一周簡評

「國恥」

每到五月，便使我們想起中日關係。五三，五四，五七，五九，這些紀念日都是關涉日本的，它們可紀念的程度一年比一年的深厚，到現今是已超過了國恥的程度而觸及國家將如何存在的問題了。

中日好轉的呼聲喧傳了好幾個月，到現在日本外交當局也仍舊這樣喊着，本月三日日外相廣田尚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演說謂中日關係已極度好轉，實際上中日關係的危機不但未去，且益深刻，關東軍的功名建築在武力上，他們似乎還沒有少鬧亂子的覺悟。好轉空氣儘管濃厚，對華壓迫絕不放鬆，戰區問題花樣百出，中「滿」交涉也層出不窮，甚至還在醞釀着什麼不可測。中國毫無收復失土的準備，只求在彼此相安中做些整理內部的工作，現在就連這個「相安」還在不可知之數。每個中國小學生都知道五九是國恥紀念日，但每個中國國民未必都能瞭解國家當前的危機因而覺悟自己的責任。這是一個新國恥，也是一個大危機！（芸生）

匪勢頑疲

近來各股匪勢大致都是很頑疲的。剿匪軍事的三個中心形勢，大致川滇無甚變化，湘中較爲緊張。朱毛現在昆明西北烏蒙山一帶的環州，該地在金沙江南岸，他的企圖顯然是要渡江，渡過金沙江便達川西會理一帶。徐向前現仍在江油北川安縣茂縣一帶盤旋，窺伺成都之說已成過去，匪的前進路線自屬川西松茂一帶。中央軍如能於最近予匪以重大打擊，則朱毛徐向前或不至會合於川西。蕭賀一股已自大庸慈利至石門一帶，並有一部竄達宜都之說。同時贛西殘匪徐彥剛股竄至平江，與蕭賀隔洞庭相望，岳州空氣因之緊張。徐匪或無多大力量，蕭賀則未可輕視，茲當中央軍致力於川滇之際，湘鄂軍事當局應該迅作有力的處置，使川滇方面不受牽掣才好！（草人）

法俄條約簽字

一再遷延的法俄互助條約，已於二日在巴黎簽字。俄捷間也開始談判締結同樣的協定，三國締約共同對德的形勢，現在已經確定，同時東歐安全協定的建議，是流產了，英國安全協商制度的主張也是失敗了。在法俄雙方鼓舞歡欣的空氣中，愈反襯出歐局的悽慘。這條約雖明白規定與遠東無干，但是蘇俄西邊的安全，因此得着一重保障，於遠東局勢，

至少將發生一些間接影響。

英國的政策，現在還是着意拉住德國，企圖和德國能成立關於海空軍軍備的妥協，雖在希忒拉高林二氏怒吼聲中，英當局表面的態度，還是十分鎮靜。英方所希望的，是德國能參加今秋的海軍會議。英方的委曲求全，德方的一意猛進，最後結果，究竟如何，這是值得注意的。倘使德國一步步地用既成事實，尤其在海空軍軍備方面，對付英國，英國能忍耐的程度，將以何為止境？

在目前醞釀期中，義大利的外交也十分活躍。義奧匈三國間舉行的威尼斯會議，已於六日閉幕。定於五月二十日在羅馬舉行的九國會議，因此已獲得一種初步諒解。觀察威尼斯會議的結果，義匈間已經獲得一種諒解，所以九國會議討論保障奧國獨立時，大概不致再發生阻力。義匈的接近，當然是德國最關心的事。法外長拉佛爾已於九日赴波。近來德波關係頗發生裂痕，倘使法波一旦舊夢重溫，德國形勢將愈見孤立。所以近傳德國外交態度將趨緩和，此說是很有可能的。

英王即位紀念

從六日起，英帝國盛大舉行英王喬治即位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慶典。英國雖號稱君主立憲，但是實際英國德謨克拉西制度的發達，實不在任何共和國家以下，這一點是很值讚美的。英國王室是維繫帝國中各員的一種表記，英國這次的盛大慶祝，並不是無意義的舉動。不過英帝國尾大不掉的形勢，自二十世紀以來，已日見顯著了，如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如坎澳等各自由領的牽制英國外交政策，如印度憲法案引起多方面的爭論，在在足以暴露出英帝國的弱點，這是無從掩飾的。試問這種離心力的趨向，是僅藉忠君觀念能以挽回的嗎？

再就目前講，英國的政局，現在頗不穩定。在最近期間，現政府至少將有局部的改組，而改組後的局勢，能否比現在穩定，恐怕也沒有把握。世界最開明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宿命如此，怎奈執迷者太衆?!　（素）

日本管窺

知堂

日本是我所懷念的一個地方。我以前在杭州住過兩年，南京東京各六年，紹興約二十年，民六以來就住在北京，這些地方都可以算是我的一種故鄉，覺得都有一種情分，雖然這分量有點淺深不一。大抵在本國因爲有密切的關係的緣故，往往多所責望，感到許多不滿意處，或者翻過來又是感情用事地自己誇耀，白晝做夢似的亂想，多半是情人眼裏的臉孔，把麻點也會看做笑靨。對於外國則可以冷淡一點，不妨稍爲個人主義的，無公民的責任，有寓公的愉快。本來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如西洋人看東方事情似乎多存一個「千夜一夜」的成見，以爲這一羣猴子中間必有十分好玩的把戲，結果將無論什麼事物都看得非常奇怪，還有或者在政治上有過仇隙的，又未免過於吹毛求疵以至幸災樂禍，此雖亦是人情所不能免，但與事實當然相去更遠了。我在東京居住是民國以前的事，自庚子至二次革命這期間大家知道中國的知識階級以至民黨對於日本的感情是並不很壞的，自五三即濟南事件至五一五即犬養被害這裏邊有好些曲折，我們現在不好一句話斷定，至於日本雖是外國但其文化的基本與中國同一，所以無論遠看近看都沒有多大驚異，如西洋人那樣看了好久畫下來時女人還不免是左衽，在這點上我們總是比較冷靜地看得清白的。因爲這些緣由我對於日本常感到故鄉似的懷念，卻比眞正的故鄉還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不過我在這里並不想寫這些回憶，我現在只想談一點關於日本的感想，先略略說明自己的情調而已。

普通講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愛國。日本人自己固然如此說，如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的第一項便是這個，西洋人也大抵如此，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的各種著書，法國詩人古修（Paul Louis Couchoud）的「日本的印象」都是這樣說法。我從前很不以爲然，覺得這是一時的習性，不能說是國民性，據漢學家內藤虎次郎說日本古來無忠孝二語，至今還是借用漢語，有時「忠」訓讀作tada，原義也只是「正」耳，因此可知這忠君之德亦是後起，至於現今被西洋人所艷稱的忠義那更是德川幕府以後的產物了。

我以爲日本人的古今不變的特性還是在川地方，這個據我想有兩點可說，一是現世思想，與中國是共通的，二是美之愛好，這似乎是中國所缺乏。此二者大抵與古希臘有點相近，不過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稱日本爲小希臘，我覺得這倒不是謬獎。我至今還是這個意見，但近來別有感到的地方，雖然仍相信忠君愛國是封建及軍國時代所能養成的，算不得一國的特性，至於所謂萬世一系的事實我却承認其重要性，以爲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對於這件事實非加以注意不可，因爲我想日本與中國的思想有些歧異的原因差不多就從這里出發的。

萬世一系是說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貫，自從開國的神武天皇至現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延綿不絕，中間別無異族異姓的侵入，這的確是希有的事，其影響於國民心理者自然至深且大。這里可以分兩點來說。其一是對於國的感情。日本古來的幸運是地理上的位置好，人民又勇悍，所以歷來他可以殺到中國高麗來，這邊殺不過去，只有一回蒙古人想征服他，結果都沈到大海裏去了。因此日本在歷史上沒有被異族征服過，這不但使國民對於自己的淸白的國土感到眞的愛情，而且更影響到國民的性情上可以使他比被征服的民族更要剛健質直一點。中國從周朝起就弄不過外夷，到了東晉天下陷沒了一半，以後千六百年，沒有什麼好日子過，元與淸又兩次征服了全國，這給與國民精神上的打擊是難以估量的。庚子聯軍入京時市民貼順民標語還要算是難怪，九一八以後關外成羣成隊的將卒都「歸順」了敵國，這是世界少見的事，外國只有做了俘虜，後來還是要回本國去的，這樣入籍式的投降實在是被征服的歷史的餘毒。這一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幸運來，他們對於本國所懷着的優越感也不是全無道理的了。但是這種感情也有粗細的分別，即鄉士的愛護與軍國的慾望。如近代詩人小林一茶有幾首俳句（那時應稱發句），其一脉櫻草云：

「在我們國裏就是草也開出櫻花來呀。」——只譯述大意，一點都不像詩了，櫻草中國名蓮馨花，但我們不大知道。其二題云外之濱：

「從今天起是日本的雁了呀，舒服地睡吧。」這都是詩人的說話。又如大沼枕山善作漢詩，我當初在永井荷風的「下谷叢話」中看見他的一首「雜言」之一，很是喜歡，後來買到「枕山詩鈔」，在初編卷下找到，詩云：

「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臺發興奇，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又二編卷下有「題芳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齋」詩四首，其四云：

「愛國憂君老陸詩，後人模仿類兒嬉，中郎慧眼能看破，杯酒之間寓痛思。」本來也很有理解，但是二編卷中有「源九郎」一首云：

「八郎單身取琉球，九郎多士況奔謀，蝦夷若用西征力，韃靼俄羅皆我州。」此原係詠史之作，稱揚義經弟兄的武勇，但詩既不佳，思想更謬，蓋優越感之惡化，有如勃闌特思之批評普式庚晚年正是獸性的愛國了。

再說其二是對於君的感情。日本現在雖然還有皇族華族士族平民四個階級，普通總說古來是一大家族，天皇就是族長，民間亦有君民一體的信仰，事實上又歷來戴着本族一姓的元首，其間自然發生一種感情，比別國的情形多少不同，感更是與情而非公式的。在中國六朝時有過雄略（二十一代）武烈（二十五代）諸天皇，據史書上說頗爲暴虐，但是去今已遠，十世紀時冷泉天皇（六十三代）用藤原氏爲關白，差不多是宰相執政，到了後鳥羽天皇（八十二代）建久三年（西歷一一九三）以源氏爲征夷大將軍，大權更是旁落，幕府就是政府，天皇不過守府而已，直到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這才王政復古。臣民中覬覦皇位的也有過兩個人，一個是武人平將門，一個是和尚弓削道鏡，却都失敗了，此外武人跋扈的更不少，不過至多做到廢立，自己只要做「將軍」握政權就够，這在中國只有曹孟德一人可以相比。順德天皇（八十四代）承久三年（一二二一）禪位於仲恭天皇（八十五代），稱上皇，但上邊還有兩位在那里，即後鳥羽上皇與土御門上皇。後鳥羽上皇因爲政權爲幕府所把握，而且源氏既滅，陪臣北條氏擅權，心甚不平，便下勅討伐，北條氏軍立即佔領京都，於是廢仲恭天皇，立後堀河天皇（八十六代），三上皇則悉「遷幸」，後鳥羽上皇往隱岐，土御門上皇往土佐，順德上皇往佐渡，又於京都南北六波羅設「探題」官兩員，以監視宮廷。這在歷史上稱爲承久之亂，又百年而有建武中興之事。後醍醐天皇（九十六代）滅北條氏，改元建武，努力中興，可是降將足利尊氏復叛，陷京都，三年（一三三六）天皇幸吉野，稱吉野朝，尊氏擁立光明院，自爲大將軍，開幕於室町，史稱南北朝焉。在歷史上南朝本爲正統，三傳至後龜山天皇乃以神器歸於北朝後小松天皇（百代），南北分立者凡六十六年。這樣看來，武人對於皇室可謂不很客氣，和我上面所說人民的感情大不相同，可是塞翁得失很是難說，因爲天皇向來只擁虛位不管事，所以人民對於他只有好感情，一切政事上的好壞都由幕府負責任，這倒頗有君主立憲的好處，所差者就是那責任幕府是世襲的獨裁者，自然不免有殘民以逞的事情，但是由我看來這總比現在還好一

點吧。我覺得日本這幾年來的情形正是明治維新的反動，將來如由武人組織法西斯政府，實際即是幕府復興，不過舊幕府的態度是直爽的，他的僭上專擅大衆皆知，做事好歹不與天皇相干，這是我所說的較好處了。別國的政治我們不好妄說，實在我也不懂，但這却是實情，歷來天皇雖無實權，人民對於天皇的感情則很深厚。在明治四十年頃，大正天皇還是皇太子的時候，我曾在東京見過一次，那時我在本鄉的大學前閒走，警官忽然叫行人都在路旁站住，又叫去帽，一煞時皇太子和太子妃坐了一輛馬車過來，舉着手對衆人還禮，我見了很佩服，覺得眞有一家和平之象。日前聽日本友人說，現今警蹕森嚴，情形有點不同了。爲什麼這樣剝奪了人民的信與愛的呢？這在中國不足爲奇，但在日本雖然我們是外國人却不能不很爲之可惜也。

日本人是單純質直的國民，有他的好性質，但是也有缺點，狹隘，暴躁。在現今的世界上欺侮別人似乎不算是什麼壞事，可以不說，單說他對自己也往往如此，愛之適以害之。日本人的愛國平常似只限於對外打仗，此外國家的名譽彷彿不甚愛惜。去年秋天我往東京，在一個集會上遇見好些日本的軍人和實業家，有一位中將同我談起許多留日學生回去都排日這是什麼緣故，他以爲一定是在日本受了欺侮的結果。我說這未必然，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不曾受過什麼欺侮，我想這還是因爲留學生看過在本國的日本人再看見在中國的日本僑民的行爲的緣故吧，中國老百姓見了他們以爲日本人本來是這樣的，無可奈何也就算了，留學生知道在本國的並不如此而來中國的特別無理，其抱反感正是當然的了。那位中將聽了十分詫異，說這樣情形倒不知道，只可惜我無暇爲他具體地說明，讓他更知道得切實一點。恰巧今天（五月三日）北平晨報的社說講及戰區內縱容日鮮浪人欺淩華人的事，又引密勒評論報調查戰區一帶販毒情形，云唐山有嗎啡館一百六十處，灤縣一百零四處，古冶廿處，林西四處，昌黎九十四處，秦皇島三十三處，北戴河七處，山海關五十處，豐潤廿三處，遵化九處，餘可類推。北平這地方雖在戰區之外我想也可以加上，這里我不曾調查出數目，但據我從在北平的好些日本的熟人直接間接聽來，頗知道一點情形，其實這已並非秘密，中日的警官以及北平市民大抵都知道了的。有一位日本友人說，他的店裏常有人去說要買，答說沒有，不肯相信，無論怎麼說他總不肯走，蓋他以爲凡是日本人的店無不賣那個的也。這位友人的窘況與不愉快我很能諒解，他就做了那些不肖的同胞的犧牲，受了侮辱叫他有口也不能分辯。但是領事館爲什麼不取締的呢？說毒化政策這個未必

，大約只是容許僑民多賺一點錢吧。本來爲富不仁，何況國際，如英國那樣商業的國家倘若決心以賣雅片爲業，便不惜與別國開戰以達目的，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並不做這生意，何苦來呢！商人賺上十萬八萬，並不怎麼了不得，却讓北平（或他處）的人民認爲日本人都是賣白面嗎啡的，這於國家名譽有何好處，豈不是貪小失大麼？日本平常動不動就說中國排日侮日，其實如上邊所說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專售嗎啡豈不更是侮日之尤，而其原因還不是在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愛惜國家的名譽的緣故麼？這又是甚可惋惜之一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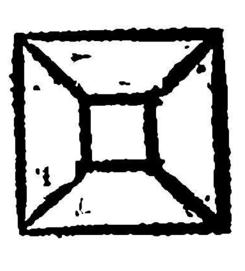
由君臣主從之義發生的武士道原是日本有名的東西，在古來歷史文藝上的確不少可泣可歌的故事，但是在現今却也已不行了。民國以前我居留東京的時候，遇見報上發表市內殺死多人的案件，便有老劍客發牢騷說人心不古，劍術太疏了，殺人要這樣的亂劈，眞不成樣子，而且殺女人小孩以及睡着的人，這都是極違反道義的行爲。老年人的歎息多是背時的，可是這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至今還記得，雖然年月人名已經說不清楚了。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十五日海陸軍青年將校殺內閣總理犬養毅，所謂五一五事件發生後，武士道似乎更成了問題：究竟這東西在日本還有麼？我們回想元祿十五年赤穗義士四十七人爲其主報仇，全依了國法切腹而死。明治元年土佐兵士殺傷法國水兵，二十人受切腹處分。這些悉是舊式武士的典型，他們犯禁，便負責伏法，即或法偶寬亦負責自殺，依了他們的「道」，也就是斯巴達武士的「規矩」。然而這回現役軍人殺了首相結果都從寬辦理，無一死罪，亦不聞有如古武士負責自殺者，老劍客如尚在不知當更如何浩歎也。仔細想起來，這也不是現在才如此，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大地震時甘粕憲兵少尉殺害大杉榮夫婦及小兒，終得放免，已有前例。其次還有民間主謀的一團人，首領井上日召據說是和尚，初審判了死刑，再審却減了等，據報上說旁聽的那些親戚家屬聽了減刑的判決都喜歡得合掌下淚。我看了這紀事却只覺得滿身不愉快，阿彌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眞掃地以盡了。主謀殺人的奸漢却怎地偷生惡死，何況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照例說，那甘粕憲兵少尉，五一五的海陸軍人，井上和尚，都應該自殺，即使法律寬縱了他們，這才合於武士道。然而他們都不這樣做，社會上又似乎特別獎勵庇護着他們，因此可知一般社會亦久不尊重武士道矣。戶川秋骨在文集「都會情景」中有一小文談到這事件，原文云：

「大臣暗殺固然也是紊亂軍規，第一是卑怯的行爲。……

或是由於說什麼現代之報仇那種頭腦胡塗的時代錯誤而起亦未可知，然這種卑怯行為在今日却專歸那所謂愛國之士去實行。他們自己或者沒有自覺到也說不定，這樣的事情乃真是士風之頹廢也。在這一點上看來，現在頂墮落的東西並非在咖啡館進出的游客，也不是左傾的學生，乃是這種胡塗思想的人們耳。

我嘗說今日如有俠客這東西，那也總是助強挫弱的這類人吧，於今知道這句話也可適用於某某了。」某某二字原係兩個乂子，無從代為補足，看語氣或者是軍人二字的避諱吧。——說到犬養木堂，並不是因為他與中國民黨有舊，我也和他的令息犬養健氏見過，所以恭維他，公平地說倒是他老人家那種堅決的態度很有武士道的精神，只可惜不幸死了，對於中日兩國都是很大的不幸，看他出來任這艱鉅是原有覺悟的，所以那死也是他的本懷，後人亦不必代為扼腕嗟歎的吧。

我從舊曆新年就想到寫這篇小文，可是一直沒有工夫寫，一方面又覺得不大好寫，這就是說不知怎麼寫好。我不喜做時式文章，意思又總是那麼中庸，所以生怕寫出來時不大合式，抗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不抗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夠客氣了。但是這沒有辦法，只能這樣了，寫了要去還拖欠已久的文債，來不及再加增減。在末了我只想說明一句，我寫這篇文章只是略說我對於日本一兩點事情的感想，並沒有拏來與中國比較長短的意思。我們所說到底是外國人的看法，難免有不對的地方，至於中國本國的事情自然知道得更清楚，也承認有很多很大的缺點，這個不待人家說自己應該早已明白了，所以我素來不想找尋別人的毛病或辯護自家的壞處。日本在他的西鄰有個支那是他的大大方便的事，在本國文化裏發見一點不愜意的分子都可以推給支那，便是研究民俗學的學者如佐藤隆三在他新著「狸考」中也說日本童話「滴沰山」（kachikachi yama）裏狸與兎的行為殘酷非日本民族所有，必定是從支那傳來的。這種說法我是不想學，也並不想辯駁，雖然這些資料並不是沒有。



赤匪突破嘉陵之前後

東明

徐向前股匪，侵入川北，已有三年，此三年之剿匪情形，錯綜複雜，瞬息萬變，其未突破嘉陵以前之情形，報端常有記載，國人已略知大概，不必多述，惟此次匪以主力突破嘉陵，傾巢西竄，川北情勢，驟形嚴重，外間人士，未知眞象，不認爲軍隊不可靠，便以爲匪勢不可侮，驚惶錯愕，議論紛紜。記者久在川北，親歷前線，對於匪之突破嘉陵江經過，及其前後情形，知之頗詳，特撰此文，以供留心時事者之參考。

赤匪突圍之原因

赤匪初入川時，不過萬人，至今已擴充至六軍，有衆五萬之譜，連游擊隊等合計，恐已不下十萬之數。通南巴各縣，自被赤匪盤據後，人民多已逃亡，所剩之少數壯丁，未遭匪之屠殺者，已悉數編入匪隊，如恩陽河一帶，記者曾旅行其間，往往數十里地，未見壯丁一人，是則匪之兵源，大有斷絕之虞，當此大軍圍剿之時，彼欲擴充僞軍，以圖抵抗，勢不能不另闢赤區，以求增厚實力。

並且通南巴各地，山多田少，本爲貧瘠之區，自匪侵入以來，壯丁或死或逃，或被編入僞軍，做莊家者，僅爲一般老弱婦女，生產力量，減少大半。並且匪之沒收政策，極爲民衆所痛恨，一般勞動民衆，認爲「做而無獲」，皆生懶惰之心，且又強迫編爲代耕隊，代耘僞軍及匪黨之田，更爲衆人所不願爲，而發生怠工現象，以致田土荒蕪，糧食缺乏，匪雖盡量集中糧食，終亦無濟於事，彼爲移地就食計，故又不得不別謀出路。

自蔣委員長蒞川，提挈於上，將士奮勵於下，指揮各軍進剿，將成合圍之勢，匪爲謀其生存計，如不及時力求出路終必被各軍困其於川陝邊境大山之中，今如被困，當不能如第一次突二十九軍之圍，與第二次突六路川軍之圍之容易。本年一月，匪之開高級會議於旺倉郎決定突圍之問題也。

赤匪突圍之目的地

赤匪自來即不以爭取都市爲其目的，此非匪之不欲奄有都市，以求進展；實匪之實力有限，都市爲官軍所必爭之地，而匪無此力量以固守之也。且近兩三年來，匪黨在都市之勢力，日就衰微，僞四川省黨部，迭被官方抄破，根本已無組織形式，及匪黨殘暴之眞面目，在川暴露無遺，各地共產黨徒，又多覺悟自新，遂使匪黨向都市之機會，愈益減少，僅能在窮鄉僻壤，麻醉無知農工，以供其利用犧牲，而得以苟延殘喘。故在川北之匪黨，絲毫不能把握智識青年，觀其少年先鋒隊之章則，雖中農之子弟，亦不得加入，可見其疑惑恐懼之深，又見其軍政治部所出之宣傳品，亦往往不通，此更可斷定匪黨中智識份子之缺乏。

匪爲謀其盲動主義之容易，勢必趨偏僻之區，且又山高路險，易守難攻之處，是則渡過嘉陵，而盤據平武，北川，松潘，茂縣爲宜。平北松茂，西接康藏，可不用兵，得以相安無事，如其勢大，南下安（安縣）綿（綿竹），可以控制成都，東扼江（江油）彰（彰明），足抵進剿之路，彼險我夷，利害相判，即不得已，則可退入深山老林，暫保實力，或者北出甘肅，以通國際路線，觀其籠絡回民之行動，似其早已準備此一條路。若果平北松茂，爲匪盤據，其進退咸宜，較之通巴之四面受敵，允爲上着。

又捨此而論，出川東，爲不可能，入陝西，山不大而物產缺；直趨川西，時機尚未許可；反走豫鄂，雖愚者亦所不爲；至於圖與朱毛會合，未嘗不有此心，但事實愈趨愈遠。故赤匪之不顧一切，猛力西竄，以求轉移陣地至平北松茂者，已非一日，今雖尚未到達目的地，觀其竄入江油，勢已然矣。

第一次突圍與入陝

本年一月下旬，匪乘二十八軍與中央軍換防之際，猛力突過嘉陵，圍攻昭化廣元，進至劍閣境內，欲將西竄。其時二十八軍已離昭廣，而至蒼溪閬中，接防昭廣之兵，僅爲中央軍胡宗南師之丁旅一旅，匪欺其兵力單薄，奮力猛攻，丁旅死守昭廣兩點，以待援師，匪卒未能攻下，不敢深入，二十八九兩軍與胡師聞訊，速往救援，將匪擊退。

當匪之進攻昭廣時，蒼閬方面，匪亦以大股作西竄之企圖，意在攻破下游，則昭廣成孤立之勢，必難久守，與二十九軍，激戰甚烈。當時該軍防線只三百餘里，兵力易於集中，得保無虞，由是川軍能戰之名，始聞國中，鄧田兩部，皆得嘉獎。

匪計不遂，乃以一股竄入陝南，陝軍猝敵不及，寧沔路

三縣，一時失守，二十八軍與胡宗南師，又迅速北上援陝，阻匪西竄。當陝南告急之時，憂時之士，推測匪方企圖，深以爲怪，蓋匪之實力，未受損失，斷無僅僅圖逃之理，別有企圖，甚爲明顯，而遠道傳聞，多以匪力已憊，落荒圖遁爲解釋，大有南北兩岸之匪，皆不足慮之概，此誠有誤。然則其竄陝之作用，果又何來？陝甘地瘠民貧，難謀根據之地，且有大軍雲集其間，豈能許其深入，若爲假道入川，而迂迴千里，不便孰甚，識者即慮其有他謀，今見其回師突破嘉陵江，乃悟其聲東擊西之計。

二十九軍受挫之遠因

赤匪禍國殃民，國家元氣，受損不小，即川北一隅之難民，亦有七八十萬，生者無復人形，死者委於溝壑，傷心慘目，不忍卒睹，此人民之悲慘情形，國人可得而知者也，孰知剿匪戰士之悲慘，不亞於人民，此國人不得而知者也，茲略舉二者，以爲剿匪史中之資料。

二十九軍兵力，原爲五十團，經連年剿匪損失，尚可勉湊四十團之譜，其全軍經費，戰時至低限度，每月亦需九十萬元，但其全駐區每月之收入，尚不足五十萬元，是故七折八扣，尚不能按時領足，省府對該軍補助費，以十六團計算，但該軍作戰部隊實在三十團以上，其拮据情形，實所不免，記者之友人某君，爲該軍中級官，身兼三職，尚無八十元一月之收入，其他中下級官，可以概見。士兵每月除火食而外，僅支零用三數角錢，聞去年在南部之某連長云：先由連長典衣買油點燈，繼由排長典衣買油點燈，後則無人典衣而聽其黑暗矣。

自剿匪軍興，前方糧食，早食罄盡，即有少數存儲之家，皆收藏惟緊，以備不虞。所有二十九軍四萬人之食米，皆從後方運來，又因缺乏現金購買，多由駐區各縣籌辦，在軍欵項下扣除，運輸夫役，亦由各縣補助辦理，以致參差不齊，難求如數實現。前方每有絕糧之虞，不得已改食稀飯，又不足，乃雜以包穀高粱，或食一頓，以延殘喘，即豬油一項，亦視爲無上珍品，如非目睹，誰其信之。

據此兩段事實，可知該軍拮据之狀，考其原由，如開支之浪費，與經手人之中飽，自然未能免除。然軍中亦不乏廉潔之士，亦同感受此種痛苦，是則餉糈不足，實爲該軍作戰上受影響之一種原因。其經濟困難至此，所以兵員之損失，難於補充，糧餉之缺乏，難於維持，械彈之消耗，難於接濟，裝具之敗壞，難於整理，其所以猶能與悍匪鏖戰至如此之久者，純爲軍匪衝突，不能兩立，且該軍久住偏僻之區，早

成模實之風，不吃飯，亦打仗，不穿衣，亦打仗，得以艱難撐持耳。

該軍素即寅支卯糧，自本年三月將政權交還省府，一時青黃不接，火食亦幾乎不能維持，剿匪將士，一窮至此，而猶能堅持到底，無一兵一卒，投向匪黨，是則川軍非不能用矣。此種困難，非獨田軍爲然，如鄧如楊，莫不相同，惟該軍作戰較久，損失尤大，而經濟之困難，更甚於他軍耳。

處此困難情境，該軍自當力求緊縮，以維現狀，乃以歷史環境關係，因循歲月，不能忍痛縮編，適以自誤。夫飢軍亦未必不能戰，要在將領能與士卒同甘苦耳。處此艱危之秋，爲師旅長者，應當穿草鞋，吃稀飯，以臨前線，其餘官兵，敢不效死，但如何德隅輩，不顧任務，優遊成都，軍事瞬息萬變，焉能應付裕如。

二十九軍受挫之近因

前次，匪未攻下昭廣，不能遂其西竄企圖，乃用聲東擊西之計，突然入陝，中央軍與二十八軍，皆悉數往援昭化劍閣，防務一空，二十九軍防守蒼溪之呂康旅，及閬蒼兩點之預備隊稅梯青部與劉漢雄師，乃移防昭劍，向北推進，於是二十九軍之防線，由五六百里延伸至八九百里，竟無預備隊之可言。今乃以六團部防，但須維持十餘縣之地方治安，亦無法抽調。且該軍作戰三年，未稍休息，力已疲敝，今更當防長兵少，處處堪虞，此種情形，雖爲軍中識者所明知，但兵力已使用罄盡，不能重新配備。二十九軍在前線部隊爲三十四團，但因作戰損失，缺額多未補充，爲固守左岸閬中一帶陣地，已用兵十餘團，守南部又用兵六七團，其餘開至昭劍，是故守蒼溪下游之何德隅部陳繼善旅，以四營之數，守約百里之地，兵力最爲單薄。而何德隅部隊歷來較欠振作，兵員之體魄，槍械之配備，均遜於該軍他部，迭經田嚴飭整頓，何均敷衍從事，最近復請假至成都，防務委之部下，匪竟乘虛猛攻，眞可謂善於選擇弱點也。

突河激戰之經過

匪之計劃成功，暗將主力集結蒼溪方面，突於三月二十八日晚，從杜李壩，百里壩，大壩口，孫家崙各處，用機砲掩護，分頭搶渡，卒以守兵力薄，被匪過河，陳旅當即調動所部，力拚死戰，旅長陳繼善身負重傷，團長陳崇樸陣亡，營長江文欽，陳宅仁，賀古雲陣亡，唐某負傷，全旅官兵，非傷即死，戰鬥之烈，可以想見。

二十九軍得匪突河消息，立調左翼劉漢雄師之四營，右

毀閬中王志遠路三團，從兩邊夾擊，以圖彌補。時匪將陳旅完全解決，僞第九軍與三十一軍，已全部渡河，分向左右橫擊，劉王兩部，適當其衝，拼死鏖戰，頗爲激烈，王且被匪包圍，陣亡營長二員，負傷營長二員，劉亦陣亡營長一員，負傷營長一員，其餘連排長等，傷亡無數。而匪之第四軍與三十軍，又陸續加入戰鬥，劉王兩部，卒不能支，向劍閣鹽亭兩路敗退。匪即乘勢分數路抄襲，斷絕閬中歸道，二十九軍守左岸之羅曾各師，乃過河突圍而走，退保富村驛一線，以屏障鹽亭潼川。劉師亦不能守劍閣，退保江油彰明，於是在昭劍方面之稅師呂旅楊旅等部隊，皆被隔絕，今已陸續尋道退出，惟呂旅與二十八軍之一部仍隔於廣元方面。

田頌堯之撤職

二十九軍自在脊受挫後，軍長田頌堯即被中央撤職，失河長官何德隅，已被扣留，尚未知如何處辦。全軍部隊由副軍長孫震，暫率戴罪圖功，現已整頓完竣，扼守綿潼一帶，此實川省剿匪戰事之一轉變，夫川軍軍紀，久已廢弛，自扣留侯之撤後，士氣頗爲一振，今田雖處情有可原之境地，而猶受斷然之處置，川中軍人，敢不興起。二十九軍爲田一八所手創，今雖遭此打擊，但如服興奮劑，全體將士知非圖功不足以贖罪，故能於最短期間，整頓淬勵，屏障鹽潼，增援綿安，阻匪西進之勢。

過江之匪勢

當匪突破嘉陵江之頃間，後方防務，異常空虛，潼川重鎮，僅有十餘連人，而匪集結重兵於鹽梓之間，或竄川西，或竄川北，皆無不可，如其乘勢直搗成都，而後再據川北，亦在意中，一時川西北民衆大起恐慌，紛紛遷移，以爲田軍瓦解，勢將不了，幸該軍董曾羅王劉各師，及李王各路，尚知爲生死關頭，奮勇苦鬥，得保鹽潼，不然恐匪踪已及川西矣。

匪突破嘉陵江，進據劍閣，趨向梓潼，橫擊昭化南部，遂將二十八軍之大部與二十九軍之一部，隔斷於廣元方面。鄧錫侯在梓綿一帶，親率六團與匪鏖戰，一面又飛調後方部隊，與二十九軍之一部，扼守江油彰明。截堵至四月中旬，潼綿兩點，兵力配備完善，南部鹽亭方面二十一軍之部隊已起來加入，廣元方面之鄧田兩部又與中央軍取得聯絡。匪恐遲則不易逃竄，乃放棄嘉陵左岸於四月十日後，連日向江油方向猛竄，戰鬥異常激烈，自嘉陵受挫後，二十八九兩軍採取守點不守線之策略，以資應付，故江油中各要點，雖被匪

隊四面猛攻，激戰經旬，卒未失守，匪未將此各要點攻下，又不敢長驅深入，雙方皆以死力相爭，情勢危急，二十九軍在鹽潼方面之部隊，亦星夜趕去應援，至今仍在戰鬥中。匪為擾亂後方計，已有一小股乘隙竄入安縣境內。

觀現在匪勢，決在攻下江彰而扼守之，以為盤據川北之咽喉，并非假道而至邊疆之地。如其勢大，或將由安縣綿竹以威脅成都，設可深入，未嘗不可遣輕騎，以染指都市，於不得已時再退川北，亦不為遲。若果如此意料，則以死守江彰，扼其來路，速調大軍，屏障成都，方為上策，且可乘其離開巢穴，根基未固之時，設法消滅之。但川中兵力，使用已盡，實力最強之二十一軍，適在匪後，一時趕來不及，恐川中赤禍，又將延長若干時日矣。

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於川北烽火中

現代中國文壇的失眠症

張會川

「睡眠是極複雜的一種作用，而失眠是各種不同的「失調」合成的結果」。心理學家這樣的說；生理學家也這樣的說。對於一個人這樣的說；對於一事一物未嘗不可也拿它來作比喻。

那麼：我們中國「此刻目下」的文壇正在患著一種「各種不同的「失調」合成的結果」的失眠症。

試試看：我們不必往遠年陳月去推，你要祇留心這一二年來的現象，便知道了所患的「失眠症」的程度，已經夠上了多少分。

從去年到現在，可以說是無一時不在「失調」中做著各種不同的動向，像「大衆語」問題，像「偉大作品的要求」問題，像……就祇一個雜誌年中，就有說不清的事件發生，今年呢，現在雖然是過來這麼幾天，可是，事件之發生已不算少了，什麼「靄理斯的時代問題」哩！「雜文」的繁與哩！吵鬧個不休，甚至於接連去年已經鬧過的「小品文之遺緒」問題哩！這些個，祇是在萌芽，然而足以象徵「失眠症」的表現，是不可諱言的。

如果，我們靜心的去等其「所以」吧，那才叫你夠失望的呢！

所得的碩果是什麼呢？所給于我們的根食又在哪裏？現在，眞是不敢想下去，「偉大的作品」有人說這待五十年後，彷彿是可靠的有了信用的一句話，「太衆話」的爭論祇是鬧得滿城風雨，小品文之打倒，反倒愈增了其產量，即便是雜誌年。又給我們些什麼？

過去的事了，我們還是不說吧！

再看，而今呢：雜文鬧的連一點兒意味也沒有，因為林語堂先生「變節」而引起的「靄理斯的時代」問題，也是懶洋洋的，一點兒也不起興，——姑無論是否合於胃口。

然而：這些尚在無法解決之中，又追隨來了，「兒童年交出食糧來」的問題，眞是夠複雜的呢！

堆積在一塊，這些各種不同的「失調」合成的結果，無疑的，已經肯定的造成了失眠症的痛苦了！

那麼，又怎麼辦，也許，等到這各種不同的「失調」合成的結果過去，我們的文壇前睡上一覺，「尚未可知」，現象和趨勢是這麼預先劃出來的。

幾時這個失眠症痊愈，我想，是等這一覺醒來還須經過醫生的診察，然後才可斷定的。

那麼，我們等着吧！失眠症過去，病人好了之後，有了健康的身體，肥腴的筋肢，才能夠振作的創造與建設哩

治康管見

絳央尼馬

康藏問題，論之者衆矣。或則根据書本陳論過高，或則專事對上不切實際。今已非昔，西藏問題另爲具論，只就西康方面而言，已有建省委員會之設立矣。各委員均係籌邊專家，藎籌碩劃，宏效易見，無須過慮。然而吐餔握髮，古聖不辭，千慮一得不能不作芻蕘之獻。茲就留康數年之見聞所得，略陳治康管見如后，或亦足供國人之參攷歟？

吾人治邊，應具根本觀念四點，以之治康尤爲切要。大中國民族之內，五族不特平等尤應打成一片，絕不能稍存畛域，此民族之觀念一也。帝制時代，中國視邊地爲藩屬，顯有本末之分，國人亦以邊荒蠻夷之域視之，今邊地與內地同爲中華民國領土，均爲本而非末，此地理之觀念二也。昔之治邊者，恒以殖民地視邊地，因之難免以邊民爲剝削之對象，此爲過去之大錯，亟應加以糾正，繁榮邊地乃得辦到而趨于正軌，此就經濟而言三也。昔日視邊民爲蠻夷，故治邊秘訣不爲懷柔則爲征服，試讀治邊大員之公文信函，無不以此項精神貫注；今應一掃過去懷柔或征服蠻夷之觀念，而作精誠之團結，使整個中國健全，此就政治方面而言四也。

右列四點，乍見之似覺淺薄平凡，雖孺子亦能道之，然而視之似易行之維艱。過去治邊而失敗，其總因即在既不知此更不能行。就康藏而論，趙爾豐陳遐齡劉成勳之流，或威震康藏，或鎮攝多年。試查其實際情形，欲求表面之和平亦不可得。武力薄弱時，猶且發生擾亂，無怪兵力一去則全境騷然。清末及民國初年之各種衝突均可爲例。漢軍失敗，絲毫治邊痕跡亦未留下，印刷機器廢而無用，所設學校少有留存，昔日駐軍大體叛變，或離去其地，或被迫退出，改土歸流，亦徒空談，安良義敦等縣址亦成廢墟，所開道路多成荒山草原，其他交通能存者亦只殘喘而已。國庫虛糜，不特成績毫無，反使漢藏間之感情日趨破裂。蓋人康藏之漢軍向以征服者自居，而康藏人民以武力不夠，又不得不爲壓迫剝削之對象。猶憶某邊地團務學校行畢業禮時，當地駐軍長官訓話，竟謂「我們有的是槍，擺在那裏，只要你們有本事，儘管去提。」只知以之爲對象，不知合之以對共同之公敵。此豈

非室內操戈之意識？可爲浩嘆！試查大金白利之糾紛及西康南路數年前之擾亂，何莫非以前經營而缺乏此四項觀念之所致？其實就過去漢軍之立場而言，如必以康藏人民爲對象，則只西康南北二路亦有槍萬支，雖無組織亦難對付。觀乎丁良佐團之被解決于河口境內，及胡子嘉軍之覆沒於木裏土司，不當引爲龜鑑乎？又試查各地人民之願往草地者，無不抱發財及騙詐蠻子之企圖。否則邊地苦寒多不願去，即如軍隊開拔，過大相嶺時逃去一部，再過折多山難保原額之半。加以冰天雪地酥油糌粑之生活，鐵石心腸之軍人亦難免思家，如無其他企圖而又無此四項觀念，誰願久留？在人民方面，亦常以被征服者之地位自居，尊外來之兵民爲上客，以期滿其慾望而求免意外之災。西去之人亦儼以優秀民族自命，猶之歐美人之入華然。故彼此之社會堡壘無形中保持甚嚴。畛域分明，不容含混，經時雖久，仍格格不入。雙方之意識，養成者如此，其欲交融，安可得乎？過去治邊之人，多以邊疆爲中國之對立物，至少亦視爲另一物而治之。向未曾念及所以深入交融之道也。且治邊之人多非產于邊地，又與實況隔膜，上列四點觀念稀薄，甚或無之。以之治邊，成則居其功而爭權奪利，敗則卸其過，至少與其私人之利益無損。即使有所主張，製成計劃，行之必不能通，絕難收相當之效。

二十四軍統領西康以後，似有改革此弊之意，惜因該軍大體用心于川事，故對康藏仍乏成績可述。其邊政訓練所因程度太淺，各縣雖曾派有畢業生二人服務．然亦不能任實際有效工作。就今日西康情形而言，一方爲統治者，一方爲被治者，雙方無法交融，有事交涉尙須通司傳譯。可見西康方面，兩單位之存在甚而對立形勢，尙未終了。

為今之計，應及時作根本之要圖，茲再具體言之。康民本爲藏種，雖大體與內地漢人血液相混，然事實上過去之漢藏不無隔閡，幷有彼我之分。且生活宗教風俗習慣，均各不相同。漢人又實有壓迫剝削之嫌，而以康藏人民爲對象。遜清以前西康亦爲藩屬，自不能與內地平等而居納貢之地位。內地之人因此亦另以眼光視之，主奴之關係顯然。共和以還，五族一家，亦有名無實。今日之言治康，斷難再蹈以前之覆轍。一言以蔽之，今後之努力爲漢藏打成一片之工作。具體辦法，首爲訓練康藏事務專門人材。招收具有自然及社會科學知識之文理法工各科大學畢業生，誓不以陞官發財爲目的而以繁榮康藏鞏固國力爲事功之人，送往西康之德蓋或巴塘地方，加以四項根本觀念之深刻嚴格的訓練，專習西藏語言文字，以能直接寫讀談話爲最低要求。加授康藏史地，籌邊政策，國際現勢之分析，帝國主義分割世界消滅弱小民

族史，中英之印藏關係，等科目。學成之後，採西洋傳敎，及今日各軍政訓工作之辦法，派往大喇嘛寺土司頭人大村落地方，作溝通絡聯工作。康藏之是否能爲我國實際之一部份，即視此項工作之成績爲轉移，其關係之鉅可知。初次派遣難免拒絕，但能運用得法，如傳敎及政訓工作，終必能邀接受。聯絡員之生活習慣應儘量與當地一致，入地既熟則宣傳活動均易爲功。利用機會作大小各種規模之講演宣傳。力避擾民，切勿取其絲毫利益，必要時尙應設法從各方面幫助之。首要目的在使聯絡員與當地打成一片，久之乃能博得喇嘛土司及當地人民之信仰。大勇法師入藏，被阻于甘孜，因康藏上下疑其有他也。然而二年之內，遠近藏民多來禮拜，視其初之被拒，不啻天淵。雖云政敎有別，然而有利無害之事，康藏民衆彌久而當愈信。聯絡員行爲廉潔活動得法，則中央之德威及其繁榮西康之意志，與夫絕非爭權奪利之用心，應設法儘量宣傳，使其大體明瞭。喇嘛土司倘能覺悟其有自力振興及與其境外併駕而聯絡之必要，則百事可爲，是在聯絡員之努力何如耳。又康藏一切，均在喇嘛土司之手中，聯絡員之第二重要工作，即在明瞭其縱的橫的各種關係及其各方面之力量。昔日各自爲政，百里之外，不相聞問，倘能納入體系之內，絕對服從中央，則西康乃得爲健全之行省，大規模之開發，乃有可能。

今日而言治康，其地域之範圍如何，此則應當談及者也。同在一國之內，省區之廣狹及變更，本無甚大關係，只視管理之便利何如耳。西康方面雅棠建南之去取，及玉樹中甸維西之劃入與否，只視有無其他需要爲定。至于金沙江以西昔日劃入西康之昌都太昭等縣，只要西藏爲我國之一部，現在即不劃入，亦無不可。討論西藏問題當另爲文，將來欲其劃入，當另擬辦法。總之今日之西康，暫以二十四軍戍區爲範圍可也。

範圍既定，試言急待辦理各端，以與專門人材之訓練、同時開始進行：

一，省政府之應從速設立也。清末以前，本無西康之名。今一般人所謂之西康，一部爲鑪邊，一部爲喀木。或入四川範圍，或又隸於西藏。職是之故，西藏與四川勢力之消長，致使所謂西康者，時受四川之管轄，時爲西藏所統治，或併受二方之蹂躪。加以川政不綱，西藏崛强，乃有所謂康藏之衝突，其實爲川藏之爭，而馳騁于西康耳。西康本身組織太不健全，併省政府亦無之，故不能與其他各省比。保持單位猶不可能。不特省界模糊，而一切均屬無望。川政既趨正軌，康事亦當即時着手，其第一步厥惟省政府之設立。

以資統籌全局。

二，財政之應由中央直接收支也。　西康旣爲我國之一部，則各項糧稅之收入，以及軍政建設各費之支出，均應由中央以全國爲立場籌劃而支配之。雅州之涼關，建昌之寧遠關，及康定之鑪關，是否尚應繼續設立，及設立之徵稅辦法，與夫各縣之糧稅及牲畜等稅，均應由中央依現行法令重新釐定。地方平靖，整頓得法，則田糧等稅均可按時收入，不致如昔日之無法徵收也。

三，交通之應立予建設也。　郵政方面應增加郵路，添設局所加快班期，不許以獲利爲前提。電政方面，固有線電報妨礙尚多，應於各重要地方，設立簡單之無線電收發局所。航空方面，應即時設計，用以聯絡各城池及重要地方，予相當情形之下收效頗宏。路政方面特爲重要，倘不能辦到，則其他一切均無法進行。雅州至康定一段，應立即改建鐵道。康定至德蓋及巴塘二路，即西康之南北二路，亦應立即建築鐵道，至少亦應于短期內先完成馬路以行駛汽車。相當時期之內，由南而北及其他支路，均應建築鐵道或汽車路，使九龍黃嗎稻城定鄉得榮鹽井瞻化白玉那科石渠各縣與南北二幹路相通。幹支各路應酌設台站，以資駐兵，而便行旅。瀘定橋河口二處之鋼橋，亦應建築。

四，軍團之應改編配備也。　交通方便，行軍之基礎乃有。康民大體雖善，然而好勇鬥狠之鄉城哇稻城哇瞻對哇，素有蹂躪鄰封之名，甚而擾及全康。此外牛廠哇之附帶掠奪，及夾霸三五成羣之游刼，均應肅清，使商旅暢行，良善之康民得以安枕。除派受有現代戰術之軍官，訓練各地團隊，加以組織，以資防範外，全康軍隊亦應有定數。十餘年前，川邊只有兵二團，後增爲十餘營。然以今日情形而論，應將全康所有現駐之軍隊二三萬人，概由中央改編，直接管轄，爲便利計，可設總指揮，以資靈活。補充新式武器，加以新式訓練。此爲全國計也，非與西康爲敵。人數除不能及不願留康之官兵外，亦只能得一萬五千人而已。此數已足，以三分一駐防康定及其以東之地，三分一駐防西康南路，餘則駐防北路及金沙江一帶。兵種方面，減少步兵，增加騎砲工兵。尤有要者，軍隊應嚴加四項觀念之訓練。蓋過去治邊失敗之最大原因，即在軍隊恰與四項觀念相反。餉糧方面，因康境苦寒，應照現行四川兵制，酌予增加，十足發放，軍風兩紀乃易維持。

五，地形之宜探險測量也。　西康尚有地域爲人所不知，由康民所稱之野人居住，如三俄洛等地是。康民認爲係另一人種，但時與康民分合。其餘山川

形勢，不少估計。然大體因不合科學，出入頗大。茲交通既便，軍團分佈得當，無匪徒之騷擾，即應派測量等項人員入康測量。河道方面，瀘定橋通嘉定之大渡河，及河口通滇省之雅龍江，因所經之地，無人烟而又不靖，且水流甚急，故無人航行。但二者江面頗寬，雖河底間有巨石，其危險性較之川江亦不爲過也。現在船隻即難通行，而木筏當可無阻，西康大山中棄于地上無人採用之木材，順江而下，可運往他省以供建築，如加以測勘而平其河底，則將來由康入川滇二省或入長江，即河買舟而下，其便利爲何如耶？此則需川滇二省之合作乃克奏功。

六、中央銀行應設立支行也。　昔日各地人民按時入康採藥開礦經商者不少，多係不携分文之貧民，由康定鉅商貸以小欵，三數月後用貨物加倍歸還，此爲極通常之事。故鉅商愈富，小商亦能得利，但對于康民則盡情騙詐。此項剝削制度貫澈全康，亟應剷除。倘能設立中央銀行，明定利率及辦法，以便小商借貸，又嚴禁騙詐，以安康民，則剝削制度剷除，金融由國家銀行周轉，不致有操縱之事，失利者只盤剝之鉅商，而小商康民之生活必如此乃得轉佳。各地人民更必趨之若鶩。即開礦采藥之舊式開發，亦當蒸蒸日上。既不吸收大量人口，自能日趨繁榮，政府之稅收，亦得以增加。交通方便，旅途平靖，川康之苛捐雜稅盡廢，則商旅之通行無阻，商貨之流暢，景氣之恢復，可操左券計日而待也。

七，農業之宜提倡也。　西康之大山甚多，而平原亦復不少，如「毛丫壩子」橫亙數百里，兼有河流。且康藏地方，有「草地」之別名，其野草之茂盛，較之內地實有過之，土地之肥沃，當不亞于江南也。康民因地曠人稀，無開墾之必要，且事牧畜，故以之養其牛羊，惟所生野草，多與內地不同，或係土質多石砂而少泥土氣候嚴寒積雪時多有以致之歟？

此則應派實際農學家率領農人，以行實驗，察其究與何種植物相宜。然而各地已有之農產，以青稞爲最普通，洋芋黃豆次之。即在未得實驗結果以前，亦可儘量獎勵開墾，以青稞爲主，其餘副之，亦合康民生活之所需。人口增加，不患無以自給者矣。此則有賴於政府之津貼帮助與獎勵。倘能種植稻麥，則因人口不多，生產必有剩餘，可以運往他省，補其不足。

八，鑛產之應調查也。　西康多山，人無不知。人又多幻想其爲金山銀山，果有豐富之蘊藏歟？似難斷言，即使有之，何種何地及產量，均需專家之調查。惟各地之有金鑛發現，則爲事實。康定附近及其他各地之溫泉甚多，河水爲

灰白色，疑其富于硫黃質也，然而開采提煉均需專家先事調查與設計。又如河口之泉水流經之地，有黃紅色之物質留積甚厚，頗似鐵質。其他富於鑛產之象徵，不勝枚舉。然此種種，均屬推測。倘派專家調查，則有可靠之報告。如無實際開掘行為，不致發生阻擾也。並可從事設計，俟相當時期即可着手大規模之開發。

九，工廠之應立予開辦也。　我國毛織品之輸入，年以千萬元計，而其原料，又半為由西康經上海輸出之羊毛。倘能即時成立大規模之毛織工廠，使輸出之羊毛，作成貨品以後輸於各省，則所塞之漏巵，不為不鉅。牛羊乳及乳油均為康民之日常飲料，此因牧畜者多，價值極廉。倘能精煉而運出，不特挽回權利，或可在出口貨中，佔一重要之地位。其他可以興辦之工業，不勝其舉。

十，敎育之宜振興也。　城市之中，康民多能說官話，但學校太少，康民又不以敎育為要務。至於鄉村，則操藏語者多，然而方言各異，致信函不通，直可謂之各地語言文字互不相同。在此情形之下，應采清末辦法，先設官話學校，全康民子弟入學，使其語言與全國相同。惟學校初興，康民難免視為剝削壓迫手段之一種，故應設法勸學。不特學校應免納費用，并應訂獎懲條例以資勸戒。能說官話者，命之升學，學校可悉照敎部之規定辦理，不必要時不予修改。夫如是則思想文化方面乃得與全國一致。此亦統一國家之必要條件也。

以上十端，倘能辦到，則西康之繁榮，有非今日所能逆料者。大規模之開發完成，然後西康乃得實際為中國有力之一部份。雖然，端賴聯絡員之工作，及政府之努力何如耳。



高考人員任用情形實錄

伯奮

南京有一個攷政學會，他研究的對象是攷試制度和銓敘制度。作者也是會員之一，會裏的負責者曾向會員徵文，很想將這幾年來關於攷試銓敘的成績作一綜合研究，但苦於沒有材料，因爲太瑣碎了，很不容易搜集。作者自己是一個經過攷試的人，現在且將年來耳聞目擊身歷的情形，拉雜的寫些出來，聊供庶官實錄之採。

自從攷試院去年舉行攷銓會議之後，我們看見全國人士均有同情攷銓制度的表示。名流如胡適之，他在會議終了北返之後，因此而轉變了對於戴季陶院長的觀念。輿論如大公報，屢次著論鼓吹，認爲厲行攷銓制度，爲澄清今日政治之源。公式機關如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旁引歐美文官制度，以証明今日攷試用人的需要。甚至有人具體的提出任用攷試人員的益處來：

一　才能整齊，比較可用。
二　後無奥援，易聽驅策。
三　用非援引，謹敬自守。

以上種種論調，站在國家利益的地位上說，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至當之論。不次超遷和平地青雲的方式，桀則桀矣，但可以偶而不可以常，可以百分之一而不可以百分之九十九，也許非常時期需要「茂材異等」的人，遇此等人不可拘以常格，但今日的中國，總希望將這非常時期快點送走，同時今日所需的人才，老實說也用不着什麼茂材異等。是以絕對依攷銓任用官吏，正是目前政府求治的首要精神了。在個人的利益上說，厲行攷銓制度的結果，首先蒙其益的，是我們經過攷試的人，我們是建築攷銓制度的一塊塊的磚石，本身的堅實，自然容易奠定百世不遷的基礎，而磚石之所以被完善的使用，則尚有待乎匠師的安排。現在稍微有些志氣的青年，總怕人說他努力想官做，但我認爲社會存在一天，政治工作人員總也需要一天，官與政治工作是不可分離的，從其遠者言之，一個公司的經理，在未正式戴有政治名義即未做官之前，他的公式號令，總不能頒布於公司範圍之外；從其近者言之，僅僅在機關裏當一個書記，當然不能參預政策

的決定。現在我們以冠冕堂皇的考試方式，取得正式的服官資格，要求法定所與的地位，以從事於相當的政治工作，有什麼慚愧，有什麼氣餒？所以我們對於以上種種有益於自己的言論，不應該存有「應當廻避」的心理，應該明白的站起來表示感謝，並且參加鼓吹。

考試選材，銓叙用材，我國今日並不是沒有考銓制度，所缺者，推行的效力而已矣，尤以銓叙一方面爲甚。考試制度所根據的是考試法，以及各類高等普通考試諸條例。銓叙制度所根據的是公務員任用法及其施行條例，還有公務員登記條例，係一種補銓公務員資格的法規。這兩種制度，很有人批評他本身並不完善。關於考試制度，就有人說在這種考試制度下所選出來的，不一定是眞才，因而有人建議改善考試科目，改善命題範圍，並且改善初試正試口試種種考試程序。至于銓叙，特別感覺到這制度不健全的痛苦的，正是我們考試人員，我們一方面固然自慚於「獲隽」不免帶有一二分的僥倖，誠如上面所說的不是眞才，另一方面，很願意藉銓叙制度以證明我們自己是否有鉛刀一割之用，良以銓叙與考試，形式上既同隸於一個考試權之下，事實上也的確不可分開，銓叙的首要工作，自然要將自己考試出來的人首先銓叙出去。而實際則殊不然。就銓定官吏任用資格方面說，在公務員任用法之前，有甄別審查條例，在公務員任用法之後，有前舉的公務員登記條例，在公務員任用法之中，復有致力國民革命幾年幾年之規定，正是網漏於吞舟之魚，鴻都深不網之嘆，登庸之途遼闊，考試資格所佔的地位，不過萬分之一而已。就銓定官吏任用程序方面說，公務員任用法及其施行條例中，對考試人員均規定在第一程序，可謂優遇之至，但不幸公務員任用法第五條留有一條可以視擬任人員學識經驗相當與否以爲予奪標準的大路，對於法律的剛性，破壞無餘，今日考試人員任用成績之低，完全是這個原因。作者在南京服務的時候，曾親見有許多考試出來的朋友，所在機關並沒有依法任用，另以他項資格人員請薦，於是銓叙部根據公務員任用法以相責難，被責難機關即以第五條相應，立得通過，這種情形屢次皆然，到後來竟成定例。於是高考及格人員，永遠在學識經驗不相倖的侮辱之下，剝奪了法定的權利。但這樣有欠健全的銓叙制度，有用人之權的長官們，仍舊不能認爲滿意，第一，銓叙部總得替考試及格人員說幾句話，既麻煩，又與自己的尊嚴，稍嫌觸犯，第二，公務員任用法對於官吏資格的限制，雖曰寬泛，究不便於任意用人。自然，這也成爲批評這制度不好的一種暗藏的原內。

也許目前的考試制度和銓叙制度，眞的沒有完善，但國

家的法令在公法學上有一個最高的原則，祇要經過合法方式所頒布施行的規條，即代表國家的意旨，無論牠是良法是惡法，在沒有依法定方式變更之前，絲毫不能影響其推行的威力——一種强制遵從性，下級機關决不能妄採浮議認爲攷試制度不能甄選眞才而遂輕視攷試及格人員，决不能因爲銓叙制度未能如意而遂以意破壞。官吏對於國家法令，服從以外，沒有別途，各行政機關長官，必須藉國民政府一紙簡狀，纔能產生其公法上的人格與權力，而謂國民政府其他法令，反可以任意弁髦，這未免有些荒謬忘本罷。

二十二年高等攷試普通行政類有一個及格人員分發在鐵道部，依法必須學習一年，如成績優良，經過審查，方可以取得公務員任用法上的試署資格，試署爲初任人員的必經階段。等到一年期滿之後，銓叙部行文調取這個人的學習成績紀錄，成績是很好的，但是他的長官不肯替他送銓叙部去，因爲一送去之後，這個人便得到試署資格，下次引用旁人的時候，銓叙部又多一個麻煩的機會了，經過銓叙部幾次正式的催索，這個人幾次私人的請托，他的長官都不理睬，到現在還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忿。考試院爲推行銓叙制度起見，曾經與兩個有力機關合作，一個是主計處，一個是審計部。在沒有會計長的機關裏，如遇沒有經過銓叙的人員，不發給薪水，但是公務員任用法上規定長官對於某一種位缺，可以委派代理，代理期間以三個月爲限，於是有的長官便利用這種規定，永遠以三個月爲周期，對此職位絡續調委代理人員，聽說行政院某部，就是用這種巧妙方式以相抵制。在沒有設會計長的機關裏，審計部對於未經銓叙人員所支的薪水單據，不予核銷，但這種事後救濟，其力量較當時不發薪水要差得多，何况審計部工作繁劇，檢察也難周密，更何况許多地方機關的賬目，根本不送審核呢。攷試及格人員之在地方機關者，情形較中央更惡劣，南京市政府分發有高等攷試及格人員六人，作者本來也是其中之一，而全市政府的高級人員，除簡任職外計爲數將近三十，往往一個市長的更換，這種高級人員去者十分之八九，然而至今還祇有一個人得到位缺。其他各省市，據作者所聞，除考試人員與長官有關係者較爲優待外，都是以勉强收容的方式，蓄養堂隅的。國民政府舉行過兩次高等考試，一次普通考試，（普通考試的任用成績還好，因爲與行政長官任用私人的衝突既少，委任位缺又很多的緣故。）第一次高等考試舉行於民國二十年，及格人員一百人，至今正式任用的，不到百分之五十，在這百分之五十之中，在中央的要佔十分之八九，在地方的不過十分之一二。第二次高等考試舉行於民國二十二年，及格人員一

百另一人，至今正式任用的，不到百分之十，在這百分之十之中，在中央的要佔十分之九，在地方的不及十分之一，然而全國可以安置考試人員的薦任位額，至少四千個。理論如彼，事實如此，在這種情形之下，少數考試人員都不能依法登用，非但建國大綱所定「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是一種不可冀希的仙境，就是去年考銓會議席上羅家倫先生所提的分次考試全國公務員分別淘汰一案，也成爲陳義過高的玄論。

有時候嘗思考試及格人員之所以不能依然任用，除了各機關長官還沒有養成守法習慣這個根本原因以外，尙有左列原因：

一，對於考試人員的一種輕視，以爲考試人員以楮墨得來，殊爲易易，補之高位，情有不甘。

二，高級職位的位額較少，汲引親故，酬謝庸績以外，不能輕與他人。

三，高級職員多須參預機密，雖然不可告人，但也不宜使他人知。

四，長官左右，常與考試人員發生利祿衝突，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考試人員，當然要受排擠。

考銓制度的意義，自然不至於將我們少數人送上做官的高座即爲已足，然而要完成考銓制度，則我們眞是寢測成敗的寒暑表。考試人員的情形如此，整個考銓制度要完成尙遼遠得很。我們現在正處於哭笑不得的地位，我們享有法令的優勝，享有正義的優勝，享有輿論的優勝，然而都抑不過事實的失敗。我們一方面應當感謝各方，一方面還得依理奮鬥，以求整個考銓制度的完成，爲了國家，也爲了自己。

二十四年五月一日於北平



論建安期的詩

——五言詩時代的文學演進觀之一——

沛清

（一）

漢代文學，辭賦最爲盛行，詩幾乎是提不起的。辭賦漸衰的時候，樂府和從樂府產生的五言詩才逐漸的抬起頭來。自建安爲始，歷魏晉南北朝隋以至唐初，五言詩風行了約五百年（公元一九六——七一〇）。在文學史上，很可以給牠個名號就叫做「五言詩時代」。

這個五言詩時代，按照其作品的內容和作風之不同，可以大概的劃分做兩個段落：一是魏晉時代，就從建安算起；二是南北朝時代，一直算到唐初。這樣的命名好像有點不邏輯，不過爲了說起來簡便，倒也沒多少要緊。

魏晉時代，照着其詩的演變的狀態和趨勢，又可以分做四個時期，即：(1)建安(2)正始(3)太康(4)永嘉到江左是也。這樣的區分，在詩品，文心雕龍，和宋書謝靈運傳中差不多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也就無妨依據了牠們。

現在，我們先從建安時期說起。

（二）

建安時期詩人很多。最著的是曹植。其次有三祖（武帝曹操，文帝丕，明帝叡）和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以及繁欽左延年等。對於這一期的五言詩，文心雕龍裏曾有概括的評論道：

「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又道：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這兩段評論，很能扼要的給我們一個關於建安的詩的概念。但若想深切的認識建安的詩，還嫌太簡單了一點。我們

應該再做一回較詳細的分析。

建安期的詩的題材，除了一小部分咏史，述時事，和頌揚勗勉以外，大部分全是抒情的。這些抒情作品，寫的多是詩人自身的經歷，像宴會呀（如曹植箜篌引），遊覽呀（如曹丕芙蓉池作），行旅呀（如曹植又贈丁儀王粲，王粲七哀詩），征役呀（如曹操苦寒行，王粲從軍行）都是。詩人遭遇的不幸也常常寫入詩中（如曹植吁嗟篇和贈白馬王彪）。友情和離思更是詩人愛用的題材（如曹植劉楨等贈答諸作）。還有，託爲婦人感傷身世的作品也不少見（如曹植雜詩，徐幹室思等）。這些詩，表現歡愉的感情者很少，大多數全是感傷的。文心雕龍說，「觀其詩文，雅好慷慨」，眞是不錯。

我們需要再深入一層的考察一下：在這些大多數的感傷的詩裏，詩人的感傷寄託在什麼上面；什麼會使得詩人那麼感傷呢？

我們看見了，首先，就是那戰亂的荒涼景象。建安是一個變亂的時代，羣雄割據，爭城爭地的戰爭頻年不絕；人烟絕滅，民生的疾苦，城垣的頹毀，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災難。詩人目覩心傷，不覺就發出慨歎來了。曹操的蒿里行道：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鷄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王粲的七哀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荆蠻。……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曹植送應氏詩的第一首道：

「步登北邙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生親，氣結不能言！」

其次，是友情的繫戀和別離的懷思。劉楨贈徐幹道：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還。……」

曹植贈王粲道：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

其次，是行旅征役的淒苦，家室鄉閭的想念。曹操的苦寒行：

「北上大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又卻東西門行：

「……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邱，故鄉安可忘！」

王粲的七哀詩：

「荊蠻非吾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沂大江，日暮愁我心。……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又其次，是自身坷坎不幸的遭遇。這一項當以曹植爲最。植因爲受了皇帝哥哥的疑忌，屢次遷轉，十一年中三徙都邑。他悲憤之餘，把轉蓬來比喻自己，作吁嗟篇云：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流泉。……流轉無恆處，誰知我苦艱！……」

最沈痛的還該數贈白馬王彪。這是一首較長的詩。植自序說：「黃初四年……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詩長不能全錄，略摘幾句，以示一斑：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疏。……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還有，深閨獨處的怨女，遇人不淑的棄婦，其淒涼的身世，切望的心理，也常常深切的感動了詩人，使他們形之於吟詠。曹丕的怨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

曹植的棄婦篇：

「……拊心常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

與死石幷！……」

徐幹的室思云：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聲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又云：

「……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這些託爲婦人口氣的詩，或抒哀怨，或表切望，或誓忠貞，總之，都不外是，遭遇了不幸的命運而沒力挽回的心情之表現。從前人解詩，常把這些認做託喩之辭。倒也大概可信。所以這類作品無妨就認爲是詩人抒寫自身遭遇不幸的作品之擴大或延長；無非那些是直接的描述，而這些却是間接的象徵，在表現的方法上有點不同罷了。

總起來說，上述各項，或是詩人親自閱歷的本身故實，或是所見所聞的人生現象，要之，映在詩人眼裏沒例外的已罩上了一層悲哀的重霧。自身的經歷是悲哀的，自身外的景象也是悲哀的，這麼一來，人生的本質也不由得不被認爲是悲哀的了。這樣，就造成了他們的悲觀的人生觀。曹操說：「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短歌行）曹丕說：「人生如寄。」（善哉行）曹植說：「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送應氏）王粲說：「悠悠世路，亂離多阻。……人生實難，願其弗與！」（贈蔡子篤）這麼短促的人生呀！這麼「願其弗與」的人生呀！他們的悲歌，表現了他們對於人生缺陷的固執，也說盡了他們對於人生本質的認識了。

因爲他們根本上覺得人生是悲哀的，所以縱然偶有歡愉快樂，倒反而成了以後加重悲哀的力量。曹植說：「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送應氏）又說：「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箜篌引）已可概見這種意思。但表現得最明晰真切的還得算曹丕給吳質的信中所說：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悽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有一封信道：

「……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在這樣悲哀悽楚的氛圍之下來吟詩唱歌，那麼，感傷的流露成了最特徵的情調，自然也就無怪乎了。

（三）

在這裏，我們要問：構成建安詩人們的悲觀心理的主要因素是什麼？是怎樣構成的？牠的社會根據又是什麼呢？

他們的悲觀心理包含着兩個主要的觀念：其一是人生的不幸，另一是人生的短促。從詩歌中流露出來的看，後一觀念似乎更強烈些。古樂府有云：「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士。」在他們看來，好像人生的前面永遠有一重黑影在張開巨口獰惡的逼近他們，時時刻刻想把他們吞噬進去。那黑影就是聚斂魂魄的蒿里地。所以他們竟是那麼深切的歎息於人生之不常！

這人生短促的觀念，其實仍然是發源於人生不幸的觀念的。他們首先認定人生是不幸的了，於是就想法來解脫。他們的解脫方法就是要從不幸的悲哀中努力去追求歡愉和快樂，以求滿足於一時。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享樂」。

曹操的短歌行道：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慨當以慷，幽思難忘。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曹丕的善哉行也說：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

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像曹氏父子那樣功業煊赫和安富尊榮的人，還存着這種心理，此外自然更不必論了。

但享樂究竟是難於常得的。因為個人生存在社會之中，他沒有力量和方法能夠控制着環繞他的社會環境叫牠盡如己意，却反而不得不沒奈何的受着社會環境的控制。個人的不幸的命運便產生在這裏。在那社會環境偶然適應於個人的意願的時候，也就是當個人的遭遇極其順利的時候，倒不缺乏機緣可以任憑你恣意享樂。但這機緣一經過去，那原有的享樂已經變做渺茫的輕夢，只可回味而不能把捉了。臨到這時，那已經逝去的享樂的泡沫，不但絲毫不能幫助你解脫對於人生的悲觀，却反而叫你的悲觀心理更加深刻。「享樂是難得的，享樂是暫時而不能常住的！」這就是他們從享樂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的認識了。

由於這認識，使他們的悲觀的人生觀得到了一個更強固有力的證明。快樂不過是一時的幻影，悲哀才是根本的實質呢，他們這樣的想了。由於這認識，使他們的時間感覺變成極端的過敏性了。那樣的快樂呀，一剎那間已經過去了，可望而不可即了，駛得好快的流光呀！他們由追懷過去又緬想

到將來，嚇，可怕的黑影正在眼前逼近的等待着呢！「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於是，他們這樣的想了。由於這認識，使他們越覺得享樂的可貴，越不得不加緊的去追求了。「今我不樂，歲月如馳！」來呀，盡量的享樂呀！生活的幸福只有在這裏還可以咀嚼到一點。這就是他們僅有的想頭了。

這根原，全由於他們看人生是悲觀的，而解脫悲觀的方法又只有享樂這一條路的緣故。他們爲什麼會這樣呢？這却有當時的社會背景和他們的階級基礎做根據。

前面說過了，建安是一個變亂的時代，羣雄割據，戰爭連年不絕。這個變亂的發動其實並不自建安起始。早在靈帝中平年間（公元一八四），做爲牠的導火線的農民叛亂（即黃巾之亂）已經爆發過了。歷史上的公例，封建社會走進商業資本發達的階段，因爲地主和商業的兩重剝削使農民陷於艱堪的貧困境況，必然的會引起他們的反抗而形成廣大的激烈的階級鬥爭，即農民叛亂。這無論在西歐或在中國，都是一樣。東漢末年的農民叛亂，雖然不久就被統治階級鎮壓了下去，但因此却給地方的官僚造成了擴張權力的機會(註一)，使皇帝的專制威權日漸減削，撒下了後來割據和戰亂的種子。果然，不久之後由於誅滅宦官的事變，演成了董卓的擅權廢立，於是普遍全國的變亂即時就爆發起來了。在那個時代，社會的秩序極度紊亂，社會的上層階級，即領有土地的貴族們，向來穩固安樂的舒適生活便一時失去了安全的保障，常常因戰亂而陷於流離失所。他們一面担憂的防範和抵禦着農民的蠢動，一面且不得不苦惱的捲進割據戰爭的漩渦裏去。長期的無休止的戰役，使他們飽嘗了疲倦，苦悶和絕望的苦痛。參與戰事的失敗者，更常常毀滅了他所有的一切。凡這些，都在顯明的啓示他們：時代在極端擾亂，每個人（這當然是指的他們自己，在貴族們的意識裏，不會把農民也擠進他們的同列去）都在苦惱的動搖與鬥爭中努力掙扎，而不知他的命運所終。這自然便要煩擾了他們，使他們必然的會特別敏銳的意識到人生的不幸，而常常抉取這類的題材形之歌咏，以發露他們的悲傷的感情了。

在那個時代，廣大的下層階級的窮苦民衆，包括了鄉村的農民和城市的手工業工人等，他們爲長期的無休止的戰役所驅使，所迫害，大批的死亡那不必說了，就是生存着的也不過幸免於死亡而已，溫飽的生活是很難獲得的。享樂的勾當自然沒他們的分兒；而且他們也不會有此夢想。惟有那些貴族們，却還可以有機會憑着時間的餘暇和物質的供給來恣意的享樂饜陣，尤其是當戰勝以後或停戰休養的時候。所以，這享樂的思想和由這而生的感情，地地道道正是當時貴族階級所獨有的特徵的心理。

（四）

在上文，我們已經分析過了表現於詩中的建安詩人的心理即詩的內容。以下，我們再就詩的形式方面略做考察。

文心雕龍說，「建安之初，五言騰踊。」建安以前，韻文的形體約有三種：一是詩經中最多見的四言體，一是楚辭的騷體和西漢的賦體，一是樂府中最多見的五言體。這些文體在建安時代本來並行於文壇，不過自然的趨勢却歸結於五言的騰踊。這就是說，建安詩的形式之第一方面——形體，是採用了五言爲主要的表現工具的。

爲什麼五言體會成了當時的主要形體呢？詩品裏曾有過解釋：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簡單的總括一句吧，因爲五言體是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適用的工具，所以牠才會盛行，這就是詩品的見解。

這個見解是不錯的。文學史上的建安原是個抒情的時代。蘊蓄在那些天才的貴族詩人們心底的人生的感情，需要一種最適用的形體來發洩流露。那些已有的形體中那種還相宜呢，詩人們都一一的試用過了。四言體格局太質直簡單，難以把整個的感情宛轉曲折毫無遺憾的表達出來。騷賦體從西漢已經走上鋪張揚厲的閎麗道路，形體的臃腫和堆砌，沈重的擠壓在內容的外面，使牠沒法做顯豁，直接，單純而有力的表現之餘地。祇有五言體，是導源於民歌的一個新形體，牠的發生和發展，一向都在極真實和極自由的空氣中。牠既沒有什麼倚傍，因而也就免掉舊形體的局促的框架的拘束，是最富於創造性的。這個自由的創造的新形體，到建安時代不過剛在從萌芽中走出來，還沒有長成到成熟的地步。所以牠充滿了新鮮的活潑的生氣。這真是最適於抒情的再好沒有的工具了。所以，儘管在當時是三體並行，而一經試用得稍久之後，在藝術的成功上立刻就顯示出分野來：四言體已經奄奄得沒生氣了，騷賦體的精采光輝也大大的褪了色了；只有五言是最有生命的，牠能開出許多鮮麗的花朵來，牠能結出無數碩大的果實來。所以，自然而然的詩人們就會都集聚在這個形體之下，而從事於詩的創作。詩品說，「會於流俗。」那並不是偶然的事啊。

雕龍又說：「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建安詩人，一面採用了五言體；一面又創造了五言體——他們使五言體豐富了，他們使五言體美化了。這就是說，他們在詩的辭采上是很重視和努力的。但他們的重視辭采却很有分寸，只是以辭采來相當的增益形體的美麗，並沒有把牠當做詩的唯一生命，製造出許多埃滿了塗飾而沒有內容的作品來。上引雕龍評語，正是很確當的見解。這裏，我們就討論到建安的詩的形式之第二方面——修辭。

在建安以前，五言體雖然漸漸在量上增多起來，但在質上尙多沒出樸素的階段而微沾野氣。(註二)這種樸素的作風，一到建安詩人手裏便改變了。宋書謝靈運傳說：

「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詩品評曹植說：

「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這所謂「文」，都指的是辭采。這兩段引文，都在顯明的指示：建安詩人已經把修辭看做重要工夫，作風已經不再是樸素而是華茂的了。他們的重視辭采，從下列幾方面就可以看出個大概：

一是用字的獨創。　如曹植詩，「朱華冒綠池」「時雨靜飛塵」，用「冒」字和「靜」字。王粲詩，「冰雪截肌膚」，用「截」字。劉楨詩，「方塘含清源」，用「含」字。

二是偶句的增多與屬對的工整。　這裏舉幾個工整的例。曹植：「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王粲：「雚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陳琳：「嘉木凋綠葉，芳草殲紅榮。」

三是描寫的細膩和刻畫的盡致。　如曹操苦寒行之寫寒景：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曹丕於玄武陂作之寫夏景：

「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羣鳥讙譁鳴。萍藻泛濫浮，澹澹隨風傾。」

曹植美女篇之寫衣飾：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又白馬篇寫游俠兒的能幹：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猿猴，勇剽若豹螭。」

建安詩人雖然重視辭采，表現在他們詩裏的作風，却並沒有顯出怎樣過分的塗飾。這是因爲：詩人最重視的究竟是詩的內容而不是形式，他們是爲了表現內容而創造適用的形式，絕不肯爲了炫耀形式而就遺棄掉當做詩的生命的內容。詩品所說的「質」，就是內容；所說的骨氣，就是由充實的內容生出來的動人的力量。這是一。再則，文學形式的發展進程，總是從舊的已經達到的境界起步，而不能做超越的跳躍。因爲這是技術發展的必然法則。建安以前，五言體還沒脫離樸素的階段，隨之而來的只能是比樸素進一步的「以文被質」的階段而不能是進兩步或三步的「繁縟」或「彩麗競繁」的階段。這是二。由於這兩個原因，就決定了建安期的詩在作風上所必走的趨向和牠所能達到的限度。

（註一）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一：中平五年三月，太常江夏劉焉見四方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註二）據舊說，建安以前，遠在西漢的時候，已經有了不少五言的佳作。其中包括有主名的（如李陵蘇武之作）和無主名的（如古詩十九首）。詩品批評說，「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雕龍批評說，「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這些作品雖然仍保持樸素的本色，但也有漸重雕潤的了；野氣自然是沒有的。假若舊說可靠，則作者此處的意見，謬誤當不待說。不過，這些詩的眞正作者和他的產生時代，早已成了文學史上的考證問題。關於這種考證，陸馮合著的中國詩史中卷裏有簡明扼要的敍述，可供參考。大概的說，根據許多人的考據，這些詩的作者已經沒法知道，不過牠的產生的時代絕不會離建安太遠。作者自己是很相信這種結論的。

川東北剿赤印象記（七）

循實

精神戰勝物質——這兒所謂的精神並不是指的什麼「精神文明」，或者是頭上有祥光繚繞的那類玄之又玄的精神，只是指那由嚴密的組織產生出來的團結力，和那從信仰上（你說他是迷信也可以）產生出來的自信力，以及從經驗上得來的沉着力等等。

我們剿匪軍浩浩蕩蕩的有十幾萬，在人數上是四與一之比，這在實力與聲勢上已該把匪壓倒了。何況又有十幾架飛機，偵察轟炸，進退自如，因為匪連半架都沒有，我們從來沒有起過「『鐵鳥』也許來到我們頭上拉屎吧？」的恐怖。砲，匪所有的不過是些只可擺樣來遠遠示威而打不響的原始的「猪兒砲」；迫擊砲前後也奪去幾門，但缺少砲彈，只打過兩回；至於什麼平射砲，管退砲，那也許連見都沒有見過。所以在陣地上我們的官兵們也很放下不少的心，因為不必怕砲打着。新近我們還添用電信的地雷；更有些將領請求劉湘把毒瓦斯拿來試試。有這許多絕對勝過赤匪的利器，照理我們早就該把他掃蕩乾淨了，然而不然！

我們的紅尾巴的飛機很少發揮過它的威力，集中使用來轟炸的時候，僅僅一兩次，平常是偶爾在天色晴朗時來一架偵察偵察。也不知是怕赤匪在高山上的樹梢綁着來代替高射砲的步槍嗎，還是怕別的什麼，它老是在雲端飛得那樣的高，高得連我們的目力都不大看得見它，它那偵察的確實效能，不能不教人懷疑。

迫擊砲雖多，威力也很可觀，但是打起來隨時在出毛病——這在前邊已經說過——而且砲兵的官兵們的技術又太欠高明，打不着敵人倒把自己的部隊打着的事也不只發生過一次。記得有一次在某處作戰，因為瞄準不準的關係，一砲打在爬到匪的工事底下的自己的隊伍中，登時傷亡了十來個，落得叫匪在上面大聲宣傳道：「老鄉！你們的砲是打你們的啊！」

不過，儘管有這些不如意的事發生，剿匪軍物質上的威力究竟是不可輕視的。

我們的魯易式機關槍，手榴彈，擲彈槍，是像家常便飯

一般，只要一和匪接觸，便要大放特放，步槍的子彈更像泥沙一樣不斷地從每支槍裏拋擲出來，火力的確是很猛烈的。

可是匪的沉着和犧牲精神，同樣是不可輕視的。有一次，匪以一兩營的兵當我們兩旅之衆。在飛機的炸彈和集中使用的迫擊砲的炮彈合力的轟炸下，匪的工事的前前後後不住地受着爆擊，匪的傷亡纍纍，那些還沒有失去戰鬥能力的連頭也難於抬起來，但是他堅守着不退，無論如何不退；而且在我軍打得疲倦的時候，他更以幾百生力軍出擊，幾乎把我軍按潰了下來。

每次他出擊時，常先拿大紅旗的旗手，總是往前衝，往前衝。他是至死也不肯把旗子放手的；一旦被打倒了，便有第二個人來接替。他那出擊部隊來衝的時候，儘管在猛烈的砲火之下直是在倒，但是他們却前撲後繼地只管來。犧牲沉着的精神，確是值得驚嘆的；所以我們的兵好像見不得匪的大紅旗，一見着多少就有些虛怯。對於匪隊出擊時的驍勇，也望而却步，雖則他們那股子衝勁也不過一兩下，但就是那一兩下的勁兒，差不多的部隊簡直沒有抵擋得住的。

尤其顯著的，是這次五路軍以八旅的大兵力，分幾路去攻萬源，預料在一次硬仗之後匪必然要退却的，誰曉得經過一次，兩次，三次的猛攻後，他都兀然不動。後來還猛烈地來反攻。

武器究竟是死的；任你怎樣犀利，怎樣充實，有時還是奈何不得人的。幾十萬大軍在江西圍勦了幾年，赤匪到現在還沒消滅；「一二八」抗日的戰役，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大砲畢竟要在勇敢沉着的十九路軍面前暫時低一下頭，也就是這個緣故。

消息異常靈通——和赤匪比較起來，我們簡直等於聽覺不靈的人。我們要想得一點關於他的軍事上的眞確消息，如匪隊的番號，指揮的人，陣容，軍實，戰略等等，是非常困難的事。反過來去看匪那方面哩，幾乎我們部隊裏發生的任何事他都會知道。說出來讀者或許會不相信哩。我們每換一次警戒，匪立時就會知道——換來的是那個部隊，甚至於團營連長的姓名綽號經歷他都明白，向你說起來一點不錯，這是屢試屢驗的事，我們在前線的官兵個個都知道的。

有時在換警戒的頭一天他便知道消息：舉個例來說——原來在通江城任警戒的彭誠孚部正要把防務交給楊森的部隊的那天，在對面工事中的匪，便這樣說：「老鄉！你們只守今天一天的警戒，明天便要換楊森的隊伍來了。」

有趣的是我們部隊有時因給養不接濟，改吃稀飯或者改吃麥子，匪便要在前線上借此以作宣傳的資料：「老鄉！你

們沒有米吃了，吃稀飯了，吃麥粑了。」鴉片烟沒有運到的時候，他便喊：「老鄉！你們這兩天沒有鴉片烟吃了嗎？我們有呵，你們可以拿紙烟，拿鹽巴來換」。於是，大家約好了不打槍，客客氣氣地這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趣事，便常常發生。

尤其惹人注意的是這次放棄通江的總退卻，恰恰在我們總攻的頭一天。

八月初得高級指揮部的通報，說確實發覺了匪對於我們軍事上的機密電不但能偷着收，而且無論什麼密碼都有法子譯出來。這個驚人的消息說明了匪的消息靈通的一個大原因，這原因的另一部，自然是，由他那無孔不入的分子們所組織成的偵探網了。

匪軍的簡單訓練法——什麼「連敎練」，什麼「四大敎程」，這些嚕嚕蘇蘇的訓練敎育，匪軍中通通是用不着的。並不是這些撈什子是該拋擲的，大概是因爲「急就」和切用兩種關係，他的訓練只有三大項：第一射擊，第二跑步，第三爬山。射擊的目的在瞄準，在命中，在節省子彈，增加效率；跑步在求練成一晝夜中可以走一二百里路的强急行軍力；爬山在使得每個紅軍能夠攀藤掛葛，利用鐵鈎抓子縋索這些傢伙，登山越嶺，如履平地。

精神方面的教育，不消說是進行得很猛烈的：認字，上講堂，讀標語，喊口號，唱國際歌，澈頭澈尾地施以「紅色的洗禮」。從游擊隊，赤衛軍，少先隊，童子團的進步分子中選拔紅色戰士，加入紅軍；再從紅軍中吸收團員，更從團員中提升黨員。以黨團員來作紅軍的骨幹，以紅軍中的黨團支部來作起領導作用的核心。從他的秘密文件中看見過紅軍中各種成分的大概統計：紅軍中以貧農雇農的分子最多，平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工人百分之十，其餘的是過去當兵和團丁的；紅軍中黨團員分子，一師中最多的三百多人，最少的六十幾人。

最近在通江檢得匪軍中「日常生活問答表」，這是規定由匪隊負責的黨員或團員逐日親自塡寫呈報的；共有六十項之多，從這張表可以看出他的黨員的工作情形和匪兵的敎育情形的一斑來。

其中的項目可以分成：（a）人事的（如軍政指揮員，戰鬥員，政治工作人員等等的統計）；（b）武器的（如各種槍支子彈的統計）；（c）工作器具的（如洋鍬，洋鋤等底統計）。（d）經濟的（如錢，米，油，鹽等的統計）；（e）一般情況的，五大類。第五類比較重要，我把它鈔錄在下面：

(1)今天發生些什麼情形；(2)今天好壞的情形怎樣；(3)今天開小差的多少，是何原因；(4)開小差的帶的什麼軍用品走；(5)今天造謠及破壞政治影響的多少；(6)今天犯錯誤的多少，爲什麼犯的，轉變否；(7)今天討論什麼文件，每個了解否；(8)今天排長以上的聯系如何；(9)今天支部向指導員聯系如何；(10)今天發展組織多少；(11)今天擴大紅軍多少；(12)今天攻擊如何；(13)今天得了多少槍，是什麼槍(注意：不說「失了多少槍」，單說「得了多少槍」，可見匪方得槍是照例的事，而失槍才是例外的事)；(14)今天作戰，犧牲多少，其中有多少是黨團員。

赤匪土地問題的解決法

在僞川陝省赤區中，土地問題是按照下列的僞土地法令來解決的。固然，它的執行是否澈底，以及土地問題是否由此得着眞正的解決，我無從下斷語；但是，普遍地執行却是事實。赤區內許許多多貧農雇農跟着紅軍跑，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土地問題的解決是赤匪的中心綱領，紅軍之所以不易因壓迫而崩潰，他必然是從這綱領相當的兌現上取得貧農們相當的擁護。

赤匪所到之處，每十家設土地委員一人，以力夫或工匠充任，大而戶口年齡糧食，小而鷄犬牲畜用物，皆由土地委員調查清楚，一一登記。一面組織村子，每村約管理四五十戶人，由村產生鄉蘇維埃。鄉蘇派少先隊童子團會同土地委員及本地窮人組成查田隊，詳細調查該村一切田地情形，查後再由鄉蘇派人復查，查訖即着手分田。所有原來的田塍都依舊未動。

分土地不是按勞動能力來做標準，採用的是計口授田制。每人分可以生產五指谷子的田。(每指約合通江斗一斗四升，合重慶斗二斗九升；通江每升約合一百五十兩，五指約合七斗，共合六百五十六斤。)這恰够一個食量好的人一年的口糧。

僞土地法令摘要：——

「(1)無條件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田壩子，山嶺房屋等。(2)雇工，貧農，兵士，失業而願意親身去做稼穡的窮人，都應分得土地。(3)自己耕種够自己吃用的中農，其土地一概不沒收，仍歸他自己所有，由他自己耕種。只要是他自己耕種出來的，就是每年有些剩米，也不得沒收。(4)土地有多的富農(請客幫種，出租自己

種不了的土地，放高利貸）也是剝削分子，其土地也應沒收。如果他自己仍然做莊稼，可分配他一份較壞的土地，但必須他自己耕種。(5)地主豪紳家的耕牛，農具，也應沒收了來歸莊稼漢共用或分用。(6)分配土地時，山地和田塝子調度着分配，按田地出產量爲標準，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够做莊稼的壯年男女多分一點，老弱的少分一點。(7)所有典當給人家的土地，一概無代價的收回，土地歸原來出當的窮人所有。(8)土地分配後一切收穫均歸耕種者所有，永遠不要繳納租課給土地舊有的主人或其他任何人。(9)這塊土地分給了誰，現在這土地上所種的稻子，豆子，菜蔬等即爲誰所有。(10)所有農民佃戶所欠主人家租谷，利谷等一概取消，不得再償還。(11)凡參加紅軍與游擊隊的僱工貧農中農首先分得最好的田地。無耕種能力者由蘇維埃負責代耕，傷亡者有撫卹的優待。(12)凡白區工農及白色官兵來參加紅軍者，同樣在赤區分得紅軍公田，由蘇維埃雇人代耕，其家屬亦可到赤區來，照人口與勞動力分得公田。(13)白區醫師，技術人材，專門家，教員，服從蘇維埃法律，在赤區工作者，除應有之工資外，如其家屬進境，亦同樣分得土地。(14)赤區獎勵種有益身體之谷類，一律禁止種鴉片烟。（鴉烟另有條例）

赤區的糧食條例

赤區中的糧食是如何徵發，如何集中，這是和土地問題同樣吸引我們的注意的，下面的僞糧食條例說明赤匪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法。

第二條　收穫糧食

土地分給雇農貧農和紅軍游擊隊，糧食就歸他們收。沒有收過的土地或富農未沒收過的好土地的糧食，立刻由未分田或分田少的雇農，中農來分配。地上的糧食通通歸分得土地的寫田戶或自耕的中農自己收，自己食，任何人不得侵犯。沒有分的荒田荒地，由蘇維埃交給有勞動能力的貧農雇農耕種，收成六成歸耕種的農民四成歸蘇維埃，作爲紅軍的糧食。富農只能收其分下壞田內的糧食，絕對不得在已分給雇農中農紅軍戰士或游擊隊員家屬的土地上收糧食，地主豪紳反革命的土地一律沒收，一顆米都不許收。

第四條　紅軍公田

紅軍公田由蘇維埃組織羣衆代耕，代耕的如果要工資便

可以從地主富農沒收得來的糧食裏抽一部分來償付。收得的糧食統交區蘇維埃專指定一處保存登記。紅軍戰士可向蘇維埃領取紅軍公田上收穫的糧食，或由得田的戰士要求變成錢領用。

第五條　地主豪紳及反革命分子沒有權利收谷子，如有不遵守蘇維埃法令擅收雇工貧農紅軍游擊隊員的谷子，全部沒收。收谷子的地主等處死刑。

第六條　被白匪逼走的羣衆糧食，他們的谷子由當地蘇維埃請羣衆代收，以十分之二給收谷的做工錢，其餘的由鄉蘇維埃保存。限跑的人三個月內回家，經過考查後，蘇維埃可以發還。三月之外回家者得考查其經過，如有窮人担保，得酌量給予其糧食土地。如係反動份子，一律沒收，沒收到的糧食，除去代收人的工錢，其餘由蘇維埃沒收後分給窮人。

第七條　糧食的儲存管理

各種收穫沒收得的糧食，除分配外有餘的保存在區蘇維埃紅軍公糧倉。各區蘇在相當的地點建立糧食站，由區蘇負責管理，各倉儲存糧食以及糧食的集中和運輸各種事情。各鄉蘇維埃保存的，被白匪壓迫走的工農的糧食，須受區蘇維埃糧食委員會支配。各區糧食站歸縣蘇維埃糧食委員會領導與管理。各縣的糧食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經理部要發生密切聯系。

第八條　糧食的保護

絕對禁止隨便糟蹋和消耗，絕對不得私自吞沒變賣，偷竊。有違反的由革命法庭，蘇維埃監委會監督處理。

第九條　糧食的運輸

各戶應繳的糧食或紅軍公田的糧食，由該戶或代耕者直接送交區蘇維埃糧食倉，由該倉發給收據。

第十條　禁止糧食出口

如違反法令，偷運糧食出口，查出後由蘇維埃沒收。一面執行沒收，一面對地主或偷運出口者執行逮捕處刑。處理糧食開禁出口的批准權屬於省蘇。

第十一條　在白區沒收與徵發糧食要則

赤區內禁止打糧，此名稱立即廢止，改用「沒收」與「徵發」（沒收地主反動的糧食，徵發富農的糧食）。在赤區沒收徵發糧食時必按階級路線發動白區工農一齊來分糧。

附偽公糧條例

（一）推翻了×××軍閥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取消了苛捐雜稅組織了工農兵自己的蘇維埃政權機關，蘇維埃公務人員和紅軍以及社會保險，必有一種保障生活

的規定。自工農兵第二次代表大會議决，在自動原則上，在數量規定範圍內，由羣衆捐輸糧食，這就叫蘇維埃公糧。

(二)這公糧規定的數量範圍是由每個成年老年小孩在每年吃穿儘够，還有剩餘的糧食來决定。

甲，成年收谷在五揹以上者應納蘇維埃公糧五升。六揹以上納七升。七揹以上納一斗。八揹以上納一斗二升五。九揹以上納一斗五升。十揹以上納二斗。(五揹以下通通不納粮。)

乙，老年小孩由四揹以上納五升。五揹以上納七升半。六揹以上納一斗。七揹以上納一斗二升五。八揹以上納五升。九揹以上納二斗。

丙，富農由三揹以上納五升。四揹以上納七升半。五揹以上納一斗。六揹以上納一斗二升五。七揹以上一斗五。八揹以上納二斗。

(三)如完全係旱地，即納包谷豌豆。可分兩季繳納：秋收納五分之三，春收納五分之二。

(四)公粮的分配以十分之四作公務人員及來往運輸隊吃；以十分之四作紅軍吃；以十分之一作社會保險，供給無生產能力的鰥寡孤獨廢疾吃。

(五)公粮集中以區為單位，每區設置倉庫保存，蘇維埃必須經常派人看守。

(六)公粮升的大小及輕重以每斤二十兩，每升一百兩(即五斤)，每斗五十斤，按照兩斗即一揹計算。

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印

附記：前兩種條例中，有無關重要的幾條皆已省略。

赤區的禁烟

在通南巴的赤區內，鴉片烟的種植是絕對禁止了的；我們走進這些地方，簡直看不見一根烟苗。吸烟的人按照僞禁烟條例的規定分別禁戒，條文如下：

(1)禁種；

(2)禁吸——

(一)不吸鴉片的絕對禁吸；(二)三十歲以下的人吸鴉片者立刻戒禁；(三)三十歲到四十歲者今年底(一九三三)一律戒禁；(四)四十歲到五十歲者明年(一九三四)三月底戒盡，(五)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因積病或體弱真難戒盡者得呈報鄉蘇區蘇，經考查准許時可由鄉蘇經營少數烟田，收烟後發給；但每鄉不得超過十揹谷子的煙地。

(3)禁售　凡蘇區開設煙館專賣與人吸食者本年底一律禁止開館售賣。至販運烟土到白區售賣者不禁，蘇維埃政府並得獎勵之。

(4)專設戒烟局，切實為人民戒煙。(設有省，區，鄉各級煙局)

(未完)

論讀書（中）

馬星野

袁枚在幼年時代，最受他祖母的愛寵，而他認為最可紀念的，是祖母伴他讀書的一幕。他的祭祖母詩中有「憶昔重孫少，曾蒙大母憐，解衣先取抱，弱冠尚同眠，鬢影紅燈下，書聲白髮前。」幾句。鬢影紅燈，書聲白髮，這是多有米的一副圖畫。蔣士銓的「鳴機夜課記」，凡是受過母親之愛的人，讀了沒有不泫然出涕的。在母親的懷中，嚴寒的冬夜，讀着很難的書，在機杼的聲中，秋月在空，秋蟲入室，青燈下讀着經史。有祖母有母親陪伴着讀書，當然是人生的極幸福事，然這種幸福，往往只限于童年，十五六歲以上，讀書的伴侶，又會換上他人了。

馬融的書院中，前列生徒，後列女樂，這些女子們，是否是讀書良伴，真是一個大疑問。當你，潛心于一種真理，腦子在參悟着時候，一陣哀箏急管，告訴你人生要及時行樂，那還讀得成書嗎？鄭康成用着書婢，他老人家脾氣不大好，有時會罰她跪在泥中的」最怪的要算是蕭穎士了，用一個書僮，僮把他打得頭破血流的。好讀書的人這樣沒有修養，或者要用佛勞依特來分析他們的心理罷。書僮書婢，笙歌女樂，似乎都不是讀書的好伴侶。古人認「紅袖燒香伴讀書。」是一個理想的環境，然而先決的條件，這位紅袖佳人不是「摩登」女性，不然，她會摔你的書本子，要你陪她去看電影哩！

讀書的伴侶，總以智慧水準及興趣嗜尚、和自己相差不遠的為宜。孔子說「無友不如己者，」所謂「如己」，指其德性人格，興趣意味，和自己相近的說法，決不是指地位財富，及其他後天的東西。這樣伴侶，在同性中容易找到些，在異性中不易找到，而如果找到的話，異性的比同性的更可寶貴，更有幫助。趙明誠和李易安的讀書生活，是值得後世懷想的。他們互相考試，一個念着書句，一個便要指出這一句在某書某頁某行，說不對，罰一杯清茶，有時笑得杯覆茶翻，這固然是游戲，然而十分有意義。便是同性的朋友，興趣相近，研究的方向相同，讀罷談天，心靈脈脈相通，有作用，有反應，有再反應，各合拍節，和諧而同調，也是人間最可樂事。如意趣不同，則對牛彈琴，各有天地了。

讀書的環境，自然要清靜，那些兒女成行，童僕盈門的家庭，自然不宜于讀書。應酬多，交際廣，電話鈴聲同客人名刺，不絕在眼前耳旁出現，儘管于讀書有怎樣興趣，効率總會減低些。清靜孤獨，太極端了，會把一個人的社會性，合羣性減低，而漸漸不能適應環境，然清靜孤獨也是成學問修養德性的必要條件。社會學家的結論，以為Isolation是危險的也是必要的。我以為常人生活，清靜與親熱相間，孤獨與合羣互相繼續，最為有益。空山雨後，秋夜初涼，或新月懸鈎，松影入室，此時讀些文學哲學，最可滌心洗慮。待山居一二月後，精神健旺，再生龍活虎的到人叢中奮門一下，多讀些政治經濟，及偉人傳記。軟性的書和硬性的書相間，實用的書和理論的書，互相調劑，是我認為使讀書興趣維持下去的很好法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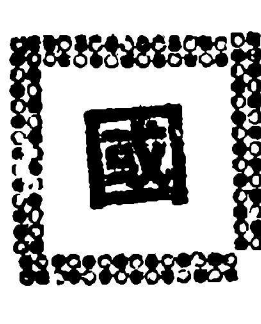
當然，在這暴風雨的時代裏，不容大多數人有這樣清福，你要有閒暇，有金錢，才不會被冷酷的物質生活，捉着你，壓着你，使你不得悠悠閒閒的享受讀書之幸福。在機關車中之工人，在前線的戰士，決不會謹慎擇讀書伴侶，改良讀書環境的。照我以為合理的社會，應該讓有讀書興趣的人，得到很好的環境，而能夠得到好環境的人，也不必怕他人的指罵，而自以為不屑。我的意見有點頑固，落伍，然而進步的革命的思想家，也不見得有更好的意見，解決，同時地解決，許多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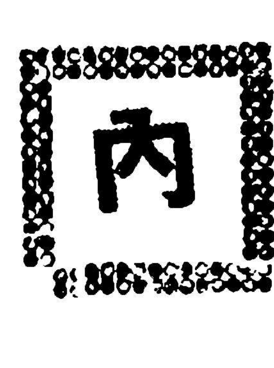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五月三日起至二十四年五月九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　【外交】：㈠中法越約，自十九年簽字後，因附件內尚有未克議妥致未實行。最近法使逕與外交當局商議，雙方意見一致，於四日正式簽字，五年懸案始獲解決，惟全文尚未公佈。㈡中日關係，自日使有吉歸國後，東京對華空氣，又自不同，於是中日經濟委員會，中日使節昇格，種種問題，應時而生。有吉行將歸任，且看外交上將有何新發展也。華北問題我方固極謹愼，而日本軍人方面仍挑剔責難，如所謂「戰區」保安隊換防事，竟謂我方違反協定，有重大之決意，情勢似甚嚴重，及中日雙方在津會商後，大致已解決，河北省府已發出保安隊開拔令，此事可望不至又有枝節發生也。【剿匪】：本週剿匪軍事，㈠川北徐向前股，已被各軍包圍大部在江油北川間之陳家壩，其在中壩彰明之糧食悉運通口曲山兩處。官軍由安縣綿陽等處分路推進，形勢似甚順利。惟徐匪避與官軍主力相遇，其一股已由北川茂縣一帶渡岷江而西，有趨理番汶縣之勢。㈡朱毛殘匪自入滇竄元謀武定一帶後，分三路圖渡金沙江，大部在金沙江南岸之環州架浮橋渡江，被空軍轟炸，未能渡過，又回竄環州，但據重慶電訊，謂劉文輝部在會理南之通安司與匪激戰，據此似匪已渡金沙江矣。㈢蕭賀殘匪，自突出復陷桑植後，其一股，曾竄湘鄂交界之子良坪地方，又有一股傳已竄至宜都境內，大部在慈利石門一帶，欲竄鄂西，今後此路剿匪軍事當側重湘鄂邊境，而鄂西防務，尤爲重要。又贛西之徐彥剛殘匪，忽竄至岳州以南之平江，此股殘匪，雖不足重視，要亦不能忽略也。蔣委員長仍在黔坐鎭，對於苗民教育，認爲治黔新政方針之一。薛岳已隨追剿軍入滇與龍雲協商剿匪計劃。張學良已由黔飛回武昌，主持湘鄂剿匪防務。

本週國外大事　本週歐陸局勢，自法俄互助協定成立後，各國對之觀點不一。法外長於赴波蘭訪問後，將赴俄與俄當局談判，法俄對德共同形勢，至此判然。英國對德仍主張合作。義奧匈三國在威尼斯會議，義匈間已得諒解，保障奧國獨立問題，當不至發生阻力。總之目前歐陸局勢。法俄波之接近，使德國感獨立之害，而義大利外交之活躍，尤足注意。本週英國舉行英王即位二十五週年大慶典，此亦國際間近年稀有之盛事也。





剿匪軍事側重湘鄂邊

本週剿匪消息，川北徐向前匪勢，自官軍下總攻擊令後，胡宗南師已收復青川平武，鄧錫侯部及孫震王纘緒部共十餘團在安縣前方佈防，各軍由綿陽前進者已進抵彰明，匪多渡涪江西退，其由安縣前進者，已佔領北川縣屬之伏泉山，向漩坪挺進，此股匪勢，主力在涪江西岸北川一帶，少數且越過岷江，入竄松潘等地，川西兵力素弱，非徐匪之敵，倘各軍追剿甚緊，則徐匪勢必西竄，朱毛殘匪自入滇後，本週初其主力由嵩明向北移動，先頭匪部已到達元謀武定一帶，且進抵環州，支搭浮橋渡金沙江，此股竄川西已成必然之勢，剿匪軍策略多取追剿，而不能截擊，此後剿匪中心當在川西，至於湘西之蕭賀，自復陷桑植後，大部猛撲慈利，圖渡澧水而北，已達石門，其一股已達宜都西南四十英里之地方，企圖竄鄂，而贛西殘匪徐彥剛一股且進擾平江，徐匪力量雖弱，然當此湘省分兵援黔未歸

之際，若匪竄入常岳，與蕭賀聲援，進圖鄂西，形勢又大變，殊不可輕視也，統觀現在各路匪勢，徐向前股仍盤旋於涪江中段岷江上游一帶，朱毛殘部由滇北渡金沙江入川，兩股匪勢終有在川西會合之可能，蕭賀殘匪已棄其老巢突圍而出，湘軍由後尾追，鄂軍堵截於前，軍事或可早日結束，惟湘鄂邊境形勢，常澧爲洞庭之上游，若不於此堵截，使匪得窺荊沙，圍剿更難矣，故今後剿匪軍事，此路甚關重要也，



貴州苗民裝束之一般

蔣委員長仍在貴陽主持一切，近對於整理黔政，頗爲注意，而於苗民教育，認爲黔政要務之一，吳忠信等已宣誓就職，今後黔省政治當有革新之望，前黔省主席兼二十五軍長王家烈已解職，隨張學良返鄂，任軍事參議院參議，黔省綏靖主任薛岳隨軍入滇追剿，已到昆明，與龍雲商剿匪務，玆將本週剿匪軍事消息，誌其大要如次，

蔣注意黔苗民教育

蔣委員長近對於整理黔政，尤注意於苗民教育，謂最好辦法，由苗民七十部落中，每部遴選可堪造就之青年三人至七人，來省肄業，一切膏火，由省府供給，蔣並電滬收集西人關於苗民之紀述文獻，蔣又以黔民烟毒甚深，萎靡不振，誠爲國家民族隱憂，三日飭速組體育促進會，謀轉移風氣，以資挽救，五日革命政府紀念日，蔣出席參加，散會後，驅車至講武堂視察，對清潔衞生有嚴切之訓示，視察後，赴安順觀瀑云，

黔省委員宣誓就職

六日晨九時黔省軍政界在省府舉行擴大紀念週，到黨政軍及各學校，各團體代表數百人，由蔣委員長主席，行禮後，即舉行省府委員宣誓就職典禮，吳稚暉代表中央監誓，蔣委員長代表國府監誓，吳委員訓詞，大意謂貴州目前需要七分政治三分軍事謀治理，尤須以革命手段，除舊布新，及恢復舊道德，蔣委員長訓詞，大意謂對新省府希望㈠貴州苗民佔四分之一人口，且體格强健，應積極施以教育，使能爲國效力，㈡先設法禁烟，然後民族始能健康，土地始能爲有利之生產，所謂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均須從禁烟着手，又政治須注意經濟之調查統計及組織，無基礎財政辦法，則無法談政治，以後須以新的方法，尤賴全省民衆與政府合作，樹立新的經濟建設，新的政治云，散會後蔣委員長復召集官佐訓話，

又黔省府主席吳忠信於三日在各界茶話會席上，報告今後建設新貴州之步驟，略謂要治理現時的貴州，可以分作三個時期辦理，(一)是剿匪時期，(二)是善後時期，(三)是建設時期，在省府施政大綱所計畫者，(一)民政，首先平匪安民，舉辦保甲，保障治安，然後愼擇官員，澄清吏治，設置行政督察專員，以增進行政效率，(二)財政，首先編訂預算，使收支適合，以穩固財政基礎，(三)教育，今後應注重鄉村教育，生產教育，苗民同化教育，(四)建設，第一步於最短期內完成湘黔川黔兩段公路，其次進行生產建設，開發礦產，及修築由重慶經貴陽到廣州的欽渝鐵路，由昆明經貴陽到長沙的滇湘鐵路云，

張學良由黔飛回鄂

張學良一日乘自備機飛貴陽謁蔣委員長後，三日晨乘原機離黔，當日下午五時返抵武昌，張於六日行營紀念週報告，略謂月來飛往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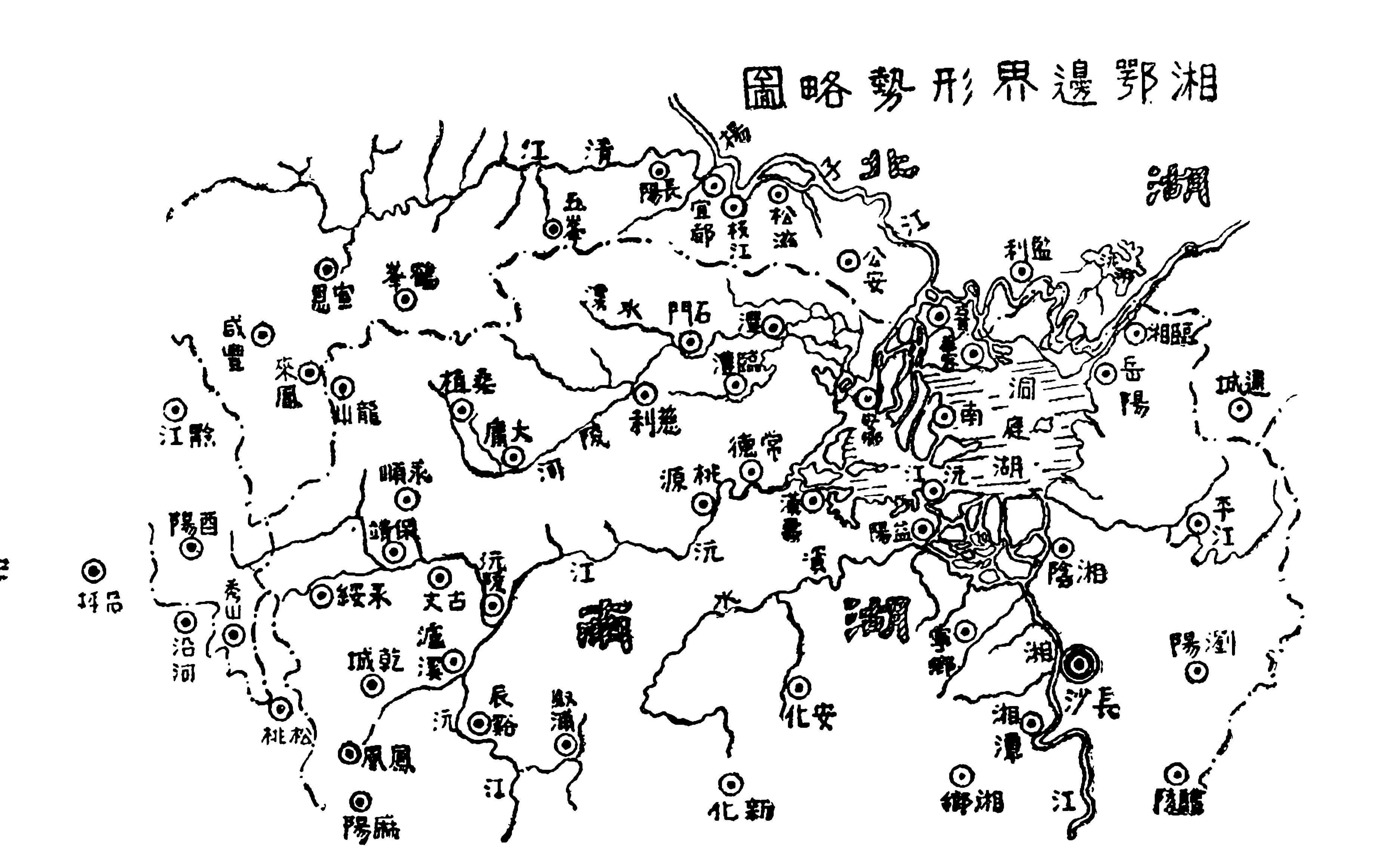
重慶•貴州•開封•西安等地，雖皆作短期勾留，然所得感想甚多，感想所及，固多引爲樂觀，然使人悲觀之點，亦殊不少，所樂觀者洛陽•開封•西安各地之一般情形，較前次去時不無進步，川陝豫各地當局，確能力圖進步，所悲觀者各地官吏，誠未能盡脫却虛僞粉飾之積習，至若貴州之貧困情形，實非吾人想像所能及，反顧最高長官，方爲國家民族之生存，慘淡經營於彼萬分艱困之環境中，艱苦卓絕，奮鬭不息，吾儕應如何埋頭苦幹，追隨邁進，庶不負最高長官之苦心孤詣，而完成吾人最大任務，是誠今日之公務員所應身體力行者，尤以本行營諸同人，在最高長官親自領導之下，更應兢兢業業，各自努力，以作他人之楷模，近日謠諑殊多，是乃社會病象，吾儕自應負其糾正之責，至如自身所負業務上秘密之保守，對人對事之力求公私分明，以及嚴戒腐化行爲，益求振作刻勵諸端，尤須隨時隨處注意及之云云，張又於八日赴鄂南校閱駐軍，佈置一切，

又前黔省主席王家烈於三日隨張學良由貴陽飛漢，據其對中央社記者談話，謂本人連年執掌軍民兩政，極感疲勞，迭經懇請辭去第二十五軍軍長第二路追剿軍總指揮及剿匪第二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官各職，最近始承委員長許可，並改任爲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派在委員長行營服務，隨同張主任來漢任事云，

蕭賀殘匪圖竄鄂西

蕭賀殘匪，自復陷桑植後，除以一部進擾大庸外，大部猛撲慈利，希圖渡澧水而北，擾庸之匪，自上月末至本月初，與李覺師之陶(柳)陳(一賢)兩旅，及朱載堂旅，於庸北之牛鼻溪，黃獅岩，及無事溪，龍家峪一帶，迭有接觸，至撲攻慈利之匪，來勢頗猛，慈利縣境，因駐軍薄弱，一度告急，津市，澧縣大起恐慌，適陶廣師之王育瑛旅長，因事回慈利原籍指揮團隊堵截，激戰數日，石(門)臨(澧)一帶，由徐源泉部嚴密布防，同時第一路軍各部，亦加緊庸慈線之防務，但據五六日路透社消息，謂蕭賀已渡澧水，佔據慈利石門澧縣，與常德成二十五英里之半圓形，又稱共匪六七股企圖由長江南岸竄往江北，沿江數處警備業已增加，賀蕭殘部自四月二十三日起，似已自湖南西北撤退，向東北方面移動，據傳一部已達常德以北之石門，何鍵軍隊已撤至桃源•常德，另傳有一股已達宜都西南四十英里地方，故宜都顯感威脅，中國官方已由宜昌派遣軍隊一百五十人

湘鄂邊界形勢略圖



，民團五百人及砲船一隻，前往宜都增援，（按宜都在宜昌及沙市之間），石門一帶共匪，企圖竄鄂，並有在宜都渡江之企圖云，而官方消息，對於匪之北竄，並無報告，祇述大庸一帶剿匪情況，照錄如下，中央社長沙七日電，大庸電稱，赤匪大部竄據慈屬通津鋪附近石厥河・風洞・柏子坪一帶，連日經我軍王旅長育瑛督同歐陽信安團長分由杉木橋・江西埡・向匪包抄，激戰十餘次，匪初猶恃強頑抗，幸李司令覺所部趕至，將匪夾攻，匪傷亡數百，勢始不支，紛向三江口・楊柳池方面逃竄，我軍當將該處失地一一收復，並將道人山・長谷鋪・歇於店各地散匪，次第肅清，沿途頗多斬獲，又陳渠珍六日電省，略稱四日午我李周兩旅協同鄂友軍張師長萬信所部，由上河溪向赤匪老巢西連包抄，五日晨與匪遭遇於鄭家界・楊家溝等處，激戰數小時，斃匪三四百，殘匪向廖家村潰退，我軍當將西庫老巢搗破，燒燬匪偽機關多所，刻正聯絡尾匪窮追中，李覺電告，龔賀殘部經我軍團連日圍剿，現已截成數段，狼狽不堪，慈石邊界桐子崗・望野坪・等處之匪，六日拂曉經我王育瑛旅擊潰，斃匪二百餘名云，

湘東方面，徐彥剛匪股，進擾平江，勢極猖獗，第一路軍部隊，因大部調往湘西，湘東防務，較形單薄，除已調有隊部赶往增援外，並有戰軍謝彬等數師，分佈于萍(鄉)醴(陵)萬(載)宜(春)之線，四面堵截，茲悉徐匪因我軍之努力堵截，已退至松板江水洞之線，湘省已派省會警備司令胡達，前往贛垣與顧祝同，詳商會剿策略，據九日消息，徐彥剛殘匪已進抵平江，按平江距岳州約一百五十里，官軍若不能堵截，使匪得長驅而入，則湘鄂局勢，殊可慮矣！

徐匪仍企圖竄川西

徐向前殘匪自渡涪江後，六路軍王纘緒部已進至綿陽與南江方面五路軍昭廣方面之一路軍切取聯絡，中央軍胡宗南師自收復平武青川後，匪之東南北三面，處於大軍包圍之中，而一路軍之楊晒軒旅苦守江油城，使匪不敢西犯，厥功甚偉，各路軍自三日下總擊命令後，在安縣前方佈防者約有兵力十餘團，茲將各路戰況，略述如下，（一）由綿陽前進者，自四日楊旅率部挺進，將匪擊潰，乘勢佔領大埡口，匪向土地包退走，六日克復彰明，匪于曾山坡，九倒拐，大安山，伏泉山一帶，陸續增加約五六千人，由地窩子向陳家[illegible]前進，與我軍在九倒拐白[illegible]等地激戰甚烈，至七日將大安山恢復，刻正協同攻擊中，（二）由安縣前進者，已佔領北川縣屬之伏泉山，向漩坪挺進，我軍正調集空軍助東岸步軍渡江，以解江油之圍，（三）北川安縣交界之墩上，匪於五六日曾以主力來擊，被我軍將團派兵擊退，（四）茂縣方面，徐匪一部曾圖竄土門，鄧部曾與之激戰數小時，據此各路官軍已將殘匪包圍，匪勢或不至突圍西竄也，

朱毛一部渡金沙江

朱毛既竄滇後，曾逼近昆明，因防堵甚嚴，乘以共匪策略向來即以避免與官軍作主力戰，故在嵩明逗留數日後，即向北移動，向金沙江北岸江驛南九十里之元謀進發，據龍雲四日電京報告，謂此次匪乘隙入滇，經霑曲嵩尋之間西竄，三日其先頭已到元謀一帶，冀圖渡江，甚屬明顯，惟為防其西竄起見，除尾追外，並向其左前方截擊，杳匪極形疲憊，狼狽不堪，彈藥尤為缺乏，一經接觸，可望消滅云，據路透社六日消息謂朱毛一部竄至昆明西方四十英里之祿豐，後悉其侵入昆明西北之武定，傳共匪現由該地向祿豐，元謀及祿勸前進云，又另一消息，偽三軍團向木龍，馬可，良村，方向竄去，偽一五兩軍團經嵩明大小竹園，向武定方面竄去，偽九軍團似在會澤附近，據九日消息，朱毛主力已到金沙江南岸之環州，圖架橋渡江入川，又據重慶九日電，朱毛匪況，（一）元謀境金沙江渡口，共匪所架浮橋，被我完全炸毀，總司令特獎空軍隊長張有谷滇洋一萬元，（二）劉旅長七日電告，匪大部竄元謀前方龍街，金沙江各渡口船隻，因被我封鎖，浮橋又難搭成，未能渡江，現回竄武定之環川，（三）會澤縣長楊茂章陣亡，又據重慶消息，謂劉文輝部在會理南之通安司與匪接觸，然則朱毛殘匪已有一部渡江入川西矣。

黔省綏靖主任薛岳四日午由馬龍抵昆明，偕來者有第四軍副軍長陳啓，總參謀長廖品卓等往迎，偕赴都蘭酒店稍息，即赴總部謁龍雲，報告剿匪經過，並商機宜，據薛氏談稱，此來為奉總司令命令，入滇追剿，自當服從命令，完成使命，現匪已竄元謀武定一帶，仍企圖渡江，我軍已跟踪追剿，擬於金沙江南岸聚殲之，本人俟請示完畢，即赴前方追剿，繼謂此來經過滇省各縣，印象極佳，盖滇民誠樸勤苦，兼有地方富紳團保，於殘匪竄入境時，均奮勉抵禦，雖因衆寡懸殊，然與城存亡有匪無我之決心，

已可概見，此種精神，即吾民族固有道德禮義廉恥之表現，與新運精神相符，若能本此精神，發揚光大，復興民族，實利賴之，薛氏末謂第三縱隊所部滇省武裝同志，軍紀嚴密，動作迅速，服從命令，作戰勇敢，此次赴黔剿匪，成績昭著，亟為各軍所欽仰，實可稱為中國之模範軍人，今後我軍各縱隊目標一致，精神協調，肅清匪人，實意中事，尚望我滇省民衆，時加督促，以便達到任務云，

贛閩邊區尚待肅清

據南昌九日電，國軍圍困瑞金殘匪於縣屬萬田沙里一帶，其竄至興國縣屬官田之股匪，旋經國軍第四師及民衆與匪激戰，卒將該匪，完全殲滅，巨匪項英及偽革命委員會主席謝桂三，偽瑞金縣府主席危輝春，及各留贛重要匪首，盡為我生擒，省民莫不稱快，日內解省，又廈門九日電稱，漳訊，蔣鼎文接蔣委員長電令，着分期肅清境內匪共，蔣鼎文奉令後，即分飭各區綏靖司令保安司令，飭於第一期破匪主力，二期搜剿殘匪，三期限九月底根本肅清，逾限分別嚴辦，另息，閩贛邊匪，分贛南閩西兩偽軍區，並各分小軍區，贛南有偽二十四師獨立第七第十三警衛等團，閩西有偽獨立第八第九第十七八九等五團，偽中央辦事處設會昌雩都間，經圍剿後，匪卒僅餘三分之一，繼續跟剿，不難肅清，

中日問題之近勢

中日問題，我政府方針仍如汪兼外長過去之聲明，而日使有吉回國與日外相廣田交換意見之結果，中日經濟提攜之說，盛囂塵上，日使昇格事俟有吉回任，即可實現，廣田於三日日本地方官會議演說，主張設置中日經濟委員會，其大意謂「日本與中國關係，現已極度好轉，在東亞有重大責任之中日兩國關係，應益加以提攜至善之事，誠兩國之為政者，尤以兩國國民一般之使命者也，中日通商貿易之發展，實兩國致富之道，故余期望民間亦能與政府互相努力，在此機會使貿易能予以增進，固不待言，即在其他各方之中日關係緊密化，亦應特別加以工作，」據電通社電稱，謂外相廣田以鑒於有吉駐華公使之歸國報告，及最近中日關係進展情形，遂益堅其中日提攜須先自經濟提攜始之信念，而擬於有吉回任後，即積極着手進行中日提攜，關於其具體策，刻雖正就設定借款信用，設立合辦事業，以及行使技術的援助等方策，加以考慮，但因認如此等方策之實施，須先在中日實業家間，獲取充分的諒解，故已內定向中日實業家，採取勸設通商評議會之方針，該評議會將倣日英，日美兩評議會組織，在大阪上海兩地設置兩國委員，而使之互相聯絡，且從事調查研究中日通商關係之維持增進策，以圖樹立兩國之健全的通商政策，而增進其友好關係，據此以觀，日本外交當局所持方針，可以推知，政友會亦於此時派員來中國視察，計為前警視總監貴族院議員藤沼庄平，安見海軍中將，太田小暮等議員一行，於三日午後一時乘上海丸赴華，預定以四十日間視察中國各地，對於中日經濟提攜等，將詳細檢討現地之狀況，出發前一行發表談話稱，本視察團係政友會之政團一新會所組織者，目下盛傳中日提攜即漸次實現，然軍部內之觀測，與此正相反對，究竟何者為實，何者為虛，殊難加以判定，故余等視察上海，南京，漢口，北平，及其他各地，作實地之考察，如有機會，則願與蔣汪諸人會見，以交換意見，該團已於五日抵滬，八日入京九日晨謁汪兼外長，十日赴漢轉平，

戰區保安隊換防已解決

日外相廣田對於中日外交方針，既着重於經濟提攜，而軍人方面態度，仍令人莫測高深，最近因「戰區」保安隊換防事，關東軍認為于學忠違反四月十一日之協定，有挑戰行動，關東軍將有決意之表示，華北局勢，忽覺嚴重，日軍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於五日晨乘飛機來津，下午一時陶尚銘朱式勤往訪儀我，交換意見，六日晚七時雙方代表在天津寧園舉行重要會談，出席者計日方為日關東軍駐榆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日使館武官高橋坦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參謀大木等，我方出席者為軍分會科長朱式勤灤榆區專員陶尚銘薊密區專員殷汝耕等，談話結果，關於張慶餘部開入薊密區，已無問題，且可定一確期，七日下午二時又會談，結果圓滿，儀我高橋等均先後離津，河北省政府已頒發開拔命令，對新舊保安隊確定十一日換防，第一總隊張慶餘部，於十一日由蔡村徒步開赴通州集中，然後再出發密雲，順義，懷柔三河各縣換防，總隊部設薊縣，第二總隊張硯田部，同日由滄州乘車同赴唐山集中後，再分往灤縣，昌黎，撫寧，遷安，豐潤各縣換防，總隊部設留守營，新編保安隊開入「戰區」

後，即由各區專員直接指揮，薊密區舊保安隊除李允聲部縮編後，仍駐燕郊夏墊，周毓英部暫駐玉田辦理清鄉外，其駐在順義，懷柔，三河一帶之范景華部，先調至南苑整理畢，開拔南下，歸還建制，灤榆區除趙雷劉佐周兩部，僅加以整理，暫不調防，及馮壽彭部日內縮編外，其駐在灤縣一帶之楊玉成部，則調回滄州訓練，經此番整理後，除張硯田，張慶餘，因定為第一二兩總隊，周毓英趙雷，劉佐周一律改為第三四五總隊，各部舊隊於新隊開到，將防務交替竣事，始離開原防，新隊番號，一律改為「河北省特種警察隊」，人數槍械，均照原議，並無增減，出發前不再點驗，應需之車輛，糧秣，暨駐防房舍，均在積極準備中，灤榆區因手續較繁，或須稍遲一二日出動，陶尚銘殷汝耕即日親赴唐山通州調度，至趙雷劉佐周兩部，此後防地，亦已商妥，不成問題云，

身任華北重責之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氏自南下普陀山休養後，迄未下山，最近黃氏對華北問題有所主張，政府正考慮中，其主張為何，未據發表，大勢觀察，不外力求維持華北和平局面而已，總之中日外交關係，以華北問題為最黯淡，我方雖百方遷就謹慎從事，而日方仍責難挑剔處處有窮於應付之苦痛也，

中法越約全部簽字

中法越約第一附件內甲乙兩表，四日下午四時在外部正式簽字，其他附件亦同時換文，全文須俟兩國政府批准後，方能公佈，查中法越南及中國滇省關係專約，係十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十時由王前外長正廷與前駐華法使瑪泰爾簽字於南京外交部長官舍中，全文十二條，來往照會十四件，內容對於通過稅訂有較公平辦法，關於鐵路問題，由越南政府辦，我政府則在越南海防·西貢·河內設立領事館，但因第一附件內甲乙兩表未克議妥，致未實行，五年以來，迭經外次徐謨與法使韋禮德磋商，久久不決，其中徵收洋米稅問題，最為癥結所在，今年法使回任後，先後南來，表示極誠懇之意，希望早日解決，近一月餘來，徐韋兩氏間，復經過十餘次之磋商，自上月末已完全商妥，二日中常會開臨時政治會議決定照簽，是日下午韋使復至外部訪徐次長，說明已奉本國政府復訓，即定四日下午四時正式簽字，並將其他關係附件同時換文，爭持五年未決之懸案，在此外交不景氣中，竟繼中英滇緬勘界協定而解決，可謂今年外交上第二大事，四日簽字換文時，我方由汪兼外長徐次長出席，法方為法使韋禮德及秘書杜康吉，換文畢各飲香檳而散，外部已呈請行政院轉呈中央批准，法方亦同時進行批准手續，俟此項手續完成，全部越約，即發生效力，

美經濟考察團北來

美經濟考察團於四日晨由滬乘中國航空公司之大型飛機南京號飛青島，在青備受青市政府及各界之熱烈歡迎，六日上午九時半由青飛津，上午十一時飛抵機場，各機關代表市商會代表等共百餘人均到場歡迎，該團福勒斯等下機後，即赴利順德飯店，午應美領事之約，在馬廠俱樂部午餐，下午訪省府于主席市府張市長，晚于主席邀宴，據該團團長福勒斯對大公報記者談，對青島經濟發展，印象甚佳，記者詢以白銀問題及對國際借款之觀察，均未置答，福勒斯表示此次遠東之行，純為調查商業，因係私人集團，並無任何使命，毫無政治的意味，故關於中美間之經濟關係及國際間各種問題，均未便有何意見發表，記者詢以將來仍赴南京否，福勒斯表示，將不再往南京，該團一部團員或往菲律濱一遊，此次調查報告書亦將於離華時起草，定九日下午三時五十分搭車赴平，該團遇必要時或於行前有書面談話發表云，七日該團依照當局所擬定之招待程序，於上午九時赴本市華新紗廠參觀，旋往參觀海京毛織廠，十二時左右來大公報館參觀，由副團長領導，先至編輯部，即赴排字房，鑄字房，機器部，營業部參觀，該團團員見本報編輯部壁上所懸之四川地圖，因謂將來如有時間，擬赴重慶一行云云，參觀畢在館內拍照後，即相偕返利順德飯店休息，並應美駐津商會之歡宴，下午二時半，赴天津電報局參觀，至三時離電報局，赴北倉參觀整理海河計劃，如永定河放淤各項工程，各團員對於海河工程頗示關心，因其對天津商務影響頗鉅，迄五時始乘汽車返津，當晚七時應天津市商會，銀行公會，電報局聯合在法租界鹽業銀行大廳歡宴，就席後，首由紀華起立，用英語致辭略稱，目前各國雖各自統制生產，然非以全世界之需供作標準，是以不能獲得世界經濟之安定，津市商人亟願與世界各

國商人共享福利，希望國際間能有一種無形之統制力量，以維持經濟落後國家之購買力，同時各國之生產，亦均使不致過剩，目前各國互相傾銷，極爲短見，關稅壁壘，尤非長策，而中國金融商業目前顯然受美國白銀政策之弊害，深盼貴團向貴政府嚴重建議，俾得共同減少經濟衰落之痛苦，考察團既以考察中國之生產，消費，需供情形爲目的，將來極願兩國間本此次考察所得之中國經濟實況，以適應其經濟方策，實爲世界和平人類永久福利建一基礎，本主席謹代表全市商人，預祝今後之偉績，」等語，旋由福勃斯代表該團致謝詞，略謂，茲聞貴商會主席之深邃理論，引證詳明事實，堪爲本團此次來華之最大收穫，謹當奉爲南針，以謀兩國間經濟之發展，而爲世界和平之基礎，敬請貴主席代向全市商人致謝見教之厚意云，至十時許散，



美經濟考察團七日參觀本報攝影

美國經濟考察團八日晨赴東門內謁孔廟後，該團團長福勃斯，副團長卡羅爾，團員瓊斯，希佛利，別克斯培等五人於九時半，赴塘沽參觀，十時許抵塘，由永利，久大兩廠及黃海化學社派員到站迎接，並以事先印就之中英文「歡迎美經濟考察團祝詞」分送各團員，首引導該團赴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參觀，並在該社圖書館稍事休息，繼參觀工人宿舍，然後，參觀久大工廠，鹽場及永利製鹼廠，該團團員認爲兩廠設備頗近代化，尤於該廠附設研究機關，獎進實驗室工作一點，盛讚不止，午後一時乃赴兩廠職員宿舍俱樂部午餐，席間首由久大副經理李燭塵報告三點，㈠久大，永利，黃海化學社三機關雖各自獨立，而營業各事均能互相聯貫，㈡各廠職員，工人多來自農村，且受大家族制度陶養，故勞資雙方團結如家人，向不知工潮爲何物，㈢對工廠一切，重視研究，凡事須通過學理，方着手去做，嗣福氏答詞，對三機關之富於研究精神及遠大眼光，極爲欽佩，而於各種設備及技術管理之妥善合理，亦深致讚美云，該團下午二時半始離塘返津，於三時五十五分抵津，晚七時出席市長張廷諤在西湖飯店之歡宴，九日上午赴南開大學參觀，校長張伯苓致歡迎詞，並謂希望中美間永遠維持友愛互助之精神，共謀經濟之發展，旋即在該校木齋圖書館舉行分組討論會，計分「出產」，「金融」，「交通」三組，出席專家共二十四人，由方顯庭，李適生，林同濟等分別担任各組翻譯，南大經濟研究所並供給一部研究資料，考察團以參加「出產」組者較多，三組由久大精鹽公司經理余嘯秋，中國銀行經理卞白眉，北寧路副局長許文國三人主領討論，採取自由談話方式，並無紀錄，討論中心，頗側重美國商業界對華投資事，歷一小時餘，歸納重要討論問題有二，一爲此間專家方面所提「中國金融商業目前顯然受美政府白銀政策之弊害，考察團可否向美政府提出建議，以謀救濟，」另一問題則爲考察團所提「美國商人對華投資，華人有無切實辦法，以保障其安全，」前者因考察團避開政治立場，故未能作切實答覆，關於考察團方面之提案我方專家主張採取合作方式，適應需供，使兩國經濟均獲

調節，則投資定可安全，至十時半散會，該團遂開始參觀南大各部，張伯苓氏並在秀山堂設午宴招待，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始返利順德飯店休息，整理行裝，三時五十五分全體由東車站登北寧路局特備之包車赴平，

立法院通過中央銀行法

立法院長孫科，偕梁寒操，傅秉常，吳尚鷹，張惠長，孫維棟等考察西北，九日晚北上赴徐，轉往西安，在陝留三四日即乘機飛蘭州等地考察，歸程決經綏，察，過平南下，定兩週返京，如時間許可，並擬赴晉一行，立法院例會照常舉行，由焦易堂代主席，

立法院九日晨於開會紀念國恥後，接開院會，到委員焦易堂等六十五人，主席孫科，討論事項，㈠修正教部組織法第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各條條文案，較現行法增設督學簡薦各二，但減少科長二人，科員四人，經費並未增加，㈡青市二十三年度地方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案，決議照財政委會審查結果改正錯誤，照案通過，惟嗣後此項預算，應飭提早編定，㈢中央銀行法案，決議照財政經濟兩委會審查結果修正通過，㈣實部組織法案，決議照法制委會審查結果通過，增設一合作司，置司長一人，將現行法中之合作事項刪除，另設專條規定，至修正訓練總監部組織法，及編制表與修正行政院組織法兩案，均經提出審議，前案因關於國民軍事教育部份，須再審查，後案因與尚在編制中之二十四年度國家總預算案有關，均經決議暫予緩議，

中央銀行法

立法院九日晨院會審議中央銀行法時，財部派政次鄒琳，錢幣司長徐堪，到院列席說明，並令旁聽者退席，議至特權章，財部代表離院後，旁聽者獲允，繼續入場，聞各委對資本組織兩章，頗有爭議，至特權章以後，除照主席提議，新增第十七條，中央銀行發兌換券之最高額，應經國民政府核准，並將第十八條兌換券之分種，照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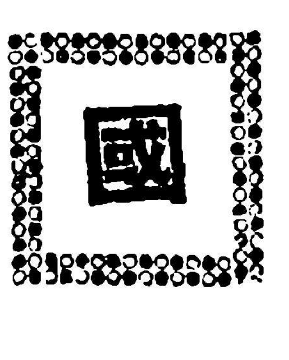
伊提議刪去二元一種，提議改為五種外，其餘對中行業務中之經收存款，是包括私人存款在內，收管各銀行法定準備金，應否將準備金之百分率規定，各委亦有爭辯，結果仍照原案通過，內容要點如次，(甲)總則章，㈠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由政府設置，㈡中央銀行由政府授予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券，經理國庫，承募內外債等特權，㈢總行設首都，分行設國內各地，國外必要地點，得設代理處，㈣中央銀行以三十年為營業期限，(乙)資本章，㈠總額為銀本位幣一萬萬元，由國庫撥足，㈡必要時得呈請擴充資本，並招集商股，(丙)組織章，㈠中行設理事會，由國府特派理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組織之，任期三年，㈡中行設總裁一人特任，副總裁二人簡任，任期三年，㈢中行設監理會，由國府特派監事七人組織之，㈣總行事務得酌設局處辦理，(丁)特權章，㈠中行發行兌換券之最高額，應經國府核准，㈡中行發行本位幣兌換券分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種，㈢中行兌換券，全國一律通用，應由總行以銀本位幣兌換之，㈣中行兌換券準備金須有百分六十現金準備，其餘為保證準備，並須完全公開，兌換券發行額及準備金額，每週列表公布，(戊)業務章，㈠中行業務凡十三，最要者為經收存款，收管各銀行法定準備金，辦理票據，交換及各銀行間之劃撥結算，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幣，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等各項業務，並須分受限制，㈡中行取得不動產，須以營業上必須，及因清償債務取得者為限，(己) 決算及報告章，㈠中行以每年十二月終為總決算期，並應造具各項表冊書類，呈報國府，㈡每屆決算，於純益項下除提百分五十為公積金外，並得酌提行員福利金，(庚) 附則章，規定本法自公佈日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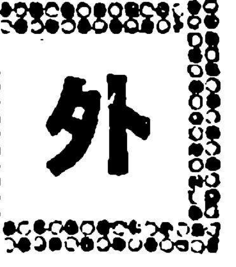
財部將統制食糖

財部為實行食糖統制，決在滬組織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已令派梁敬

錄周典與會典黃江泉等五人爲委員，並指派梁爲主任委員，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由財部起草竣事，經呈行政院轉咨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已開始審查，茲錄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暫行組織章程如次，

(第一條)財政部爲杜絕私糖，進增關稅，獎勵國產，調節民食起見，設立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管理全國食糖運銷事宜，(第二條)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委員四人，委員長由財政部長遴員派充，委員由財政部長就關務署國定稅則委員會指派三人，中國糖商中素孚衆望者指派一人兼充之，並呈報行政院備案，(第三條)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承財政部長之命，綜理食糖運銷事務，監督指揮所屬職員，暨承辦食糖運銷事務之糖公司，並各地推銷處分銷處，(第四條)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設左列各科，(一)管理科，(二)運銷科，(三)綜核科，(第五條)管理科職掌如左，關於業務管理指導事項，關於推銷分銷人員審核事項，關於調查國內外糖市情況價格事項，關於核定食糖買賣價格事項，關於防止走私推進國產事項，關於保管登記各項收入事項，關於撰擬編譯文稿章則及公告事項，關於收發文件保管檔案事項，關於編製本會經費預決算及會計事項，關於庶務及不屬於其他各科事項，(第六條)運銷科職掌如左，關於運銷事務指導事項，關於運銷執照及其他票照保管核發事項，關於指導食糖存儲地點分配運銷區域事項，關於統計國內外食糖產製運銷實況事項，關於核辦運銷表冊報告事項，關於運銷上其他事項，(第七條)綜核科職掌如左，關於考察食糖品質及種類事項，關於查核公司及推銷分銷各處帳目事項，關於核算營業盈虧事項，關於審核營業收入表冊報告事項，關於編製各項收入預決算事項，關於其他稽核事項，(第八條)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設秘書一人，科長三人，科員六人至十人，承長官之命，分掌職務，秘書·科長·由財政部長派充，科員由會遴選，呈請財政部長委任，(第九條)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爲實地考核調查各處食糖運銷產製狀況及價格起見，得酌設視察二人，分任視察報告事務，視察員由會遴選，呈請財政部長派充，(第十條)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爲佐理事務及繕寫文件，得酌用辦事員雇員，(第十一條)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每星期開會一次，遇有必要時，得臨時召集會議，(第十二條)食糖運銷管理委員會辦事細則，另定之，(第十三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呈請修正之，(第十四條)本章程自呈奉財政部核准之日施行，並由部呈報行政院備案，





義奧匈三國會議

義奧匈三國外交當局，於四日在威尼斯會議，準備五月廿日羅馬會議中所採取之立場，自午後四時起至晚八時始畢，談話時，匈外長加尼亞會提及義國與猶哥斯拉夫提攜問題，而尤注重經濟方面，緣猶匈兩國輸入義大利貨物，均以木材牲畜爲大宗，義猶若互相接近，則匈國出口業或將感受影響，一般人相信匈國在政治上所提要求，尚有下列兩項，(一)馬賽兇案在羅馬會議開幕之前，須由國聯確定解決，(二)匈國重整軍備問題，須在羅馬會議正式提出討論，此在義國則認爲當由國聯處理云，五日繼續開會，六日閉幕，官方發表公報，謂義·奧·匈·三國以友誼合作之精神，共同舉行談話後，證明三國所抱宗旨，完全一致，深信現所從事之預備工作，足使與多瑙河會議有關各國間，易於獲得諒解，三國會議之主要結果，在匈牙利參助多瑙河會議，匈牙利要求將軍備平等及修改和約是否可能之問題，與多瑙河公約問題，連帶加以考慮，經威尼斯會議加以討論後，似已商定羅馬會議中不至討論，重整軍備問題，惟義大利願單獨負責建議在羅馬會議後，另行召集特別會議，以討論重整軍備問題，一般人以爲義大利對匈牙利問題之態度不至使其他各國受其拘束，且互不干涉內政公約之目的，專在保障奧國之獨立，使奧國政制不至因外國宣傳而遭變更，故不

干涉內政公約訂結以後，則恢復哈普斯堡皇室自更見困難，此則當爲小協約諸國所滿意者，關於經濟問題，則聞威尼斯會議中，義與兩國已允許與匈牙利商約購買匈牙利所產小麥云，又聞開會時匈代表會經要求施行强迫軍役制，並編練軍隊十萬人，按奧國要求增軍後，匈牙利爲一繼起國家云，又據匈牙利京城六日哈瓦斯電，一般人相信威尼斯三國會議中匈牙利政府在三國會議已不顧一切困難，作種種之讓步，以至於最大限度，但希望小協約三國在羅馬會議中，亦作相類之讓步，匈牙利業已同意如關係各國承認依照國聯盟約第十九條，即規定不合時宜之條約，將提出國聯大會，請各會員國覆核之，准許在將來修改對匈和約中之若干領士條欵，則匈國當不在羅馬會議提出修改條約問題云。

法俄互助協定全文

法俄互助協定，業於二日由法外長拉佛爾駐法俄大使鮑泰奇亞在巴黎舉行草簽後，三日公佈全文後，俄京人士，認此爲蘇俄在國際外交中最重要之成功，民衆集隊遊行，以示慶賀，且在街中跳舞，此爲一九一七年革命後所創見，俄人之滿意，可以想見，李維諾夫於四日致電法外長拉佛爾，謂「余切望法俄協定之締結，於和平之鞏固及我兩國間之友誼與合作大有裨益，我兩國以往之努力，在世界和平與安全事業上竟已達到如此圓滿之成功，實堪慶幸，」該電又稱，蘇俄政府尤盼拉佛爾君早日命駕來俄，藉私人之接近，益可收得和平事業之良果云，拉佛爾定於十二日訪問波蘭後，即首途赴俄，法國輿論，公認此約可使歐洲避免戰爭，如德國一旦進攻，法國亦可獲得保護，英國泰晤士報批評該約雖與軍事同盟無異，但其爲防守的，而非攻擊的性質，則屬顯而易見，且謂在國聯範圍之內，他國亦可以加入，德國當非例外，該報復稱，英國對於法俄公約，亦不免有所疑懼，此爲外相西門星期四在下院之聲明未曾消除者，即法國被逼而求助蘇俄以對德時，英國在洛迦諾條約下之義務，將生實效云，美國方面，認法俄聯合，對於歐洲及遠東局勢，有和平之影響，而軍事家之觀察，則謂蘇俄在歐洲陣線鞏固，其與日本之衝突之可能將愈小，此約含義之重大，自不容忽視也，至德國方面，當然評詆，稱爲對德之軍事聯盟，足以危害歐洲之和平，並謂正約之外，尚秘密訂有輔助約文，但此說法國方面，已加以否認，茲將法外部三日正式發表全文，照錄如下，此爲近年國際間最重要之文件也，

法俄互助協定

法蘭西共和國與蘇維埃聯邦爲鞏固和平，保證國聯盟約之實施，並訂結歐洲協定起見，特簽訂協定如下，

第一條• 法俄兩國相約，倘遭歐洲國家威脅時，應立即相互諮詢，依照國聯盟約第十條應行採取之步驟，

第二條• 依照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七項，倘法俄兩國未經挑釁而遭侵略時，兩國相約，立即相互援助，

第三條• 國聯盟約第十六條規定，會員國不顧盟約第十三條，第十五條之規定，而從事侵略者，應視爲對全體會員國犯罪，遇有此種情形，法俄兩國相約，立即相互援助，如依照盟約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三條之規定，非國聯會員國從事侵略，而以法俄兩國爲其侵略目標時，則法俄兩國亦相約立即相互援助，

第四條• 本協定對於國聯爲保障和平所應採之步驟，不加以制限，

第五條• 本協定簽字後，應由簽字國政府迅速批准，並向國聯秘書處登記，本協定有效期間定爲五年，在滿期以前一年內，倘未經簽字國之一宣告廢止，則本協定無限期發生效力，但嗣後簽字國得於一年前預先通告廢止之，

法俄議定書

第一條，依照本協定第三條之規定，如國聯行政院依盟約第十五條通過解決爭端之建議書時，則簽字國之一方，負有

義務，須按照行政院建議書，準備向他方立即援助，爲此簽字國商定，遇有此等情形，簽字國應共同行動，使行政院在所必要之迅速時期內，提出建議書，如行政院未發表建議書，或建議書未獲一致通過，則簽字國相互援助之義務，仍適用之，簽字國復商定，本協定所規定之互助約束，係專指簽字國一方之本國領土實際遭侵略時而言，

第二條，簽字國商定，本協定所載明之條欵，如與簽字國一方所負担之條約義務相抵觸，而足使一方遭受國際性質之制裁時，則該條欵不適用之，

第三條，簽約國相互承認，在相當時期經簽約國相互同意後，得自由參加性質相類似之各項協定，直接或間接參加，則視適宜情形以定之，參加此項協定以後，則各項協定所產生之約束，應代替條約所產生之約束，簽字國政府聲明，本協定係由從前迭次談判之所產生，從前迭次談判，曾謀成立一種安全協定，而將東北歐各國如蘇俄·德國·捷克·波蘭·鄰接蘇俄領土之波羅的海諸國，悉數包含安全協定之內，此外更將由蘇俄·法國·德國訂結三國互助協定，規定三國中之一國侵略另國時，則其他一國應對被侵略國加以援助，此種協定雖爲簽字國所繼續期望，然至目前爲止，各方情勢迄未允許其成立，爲此簽字國商定，法俄互助協定所規定之約束，僅得在上述三國互助協定之範圍內適用之，又法俄兩國曾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訂結互不侵犯條約，此項互不侵犯之約束，並得推廣，以期普遍適用，爲此如簽字之一方適受侵略，而從事侵略者非上述三國互助協定內所開列之國家，及其他一方，在發生衝突時，對於侵略國家不得予以一切之援助，

英王即位廿五週年

英王喬治第五自即位以來，至本月六日，適爲二十五週年，英國舉行熱烈慶祝典禮，誠稀有之盛舉也，六日晨英王偕后乘車赴聖保羅教堂，行御極二十五年之感謝禮，晚八時英王在白金漢宮發廣播演詞，其詞如下，天假余年，余將爲國民繼續服務，今晨余過通衢，聞民衆一片歡聲，並廻想過去二十五年中帝國所有之遭遇，余不禁深有所感，余之感想有非語言所能達者，無已余僅可謂后與余竭誠感謝耳，余同溯既往，感謝上帝，余之人民與余共同經過多大艱苦，但此困難今尚未過去，失業者猶多，使余愴惻，但必有以助之，殘廢人民，亦當有以撫之，此外使余焦慮者，亦復不少，惟余能賴上帝之援助，苟吾人能以信任勇敢與團結應付之，則此困難，當可制服，故余對於前途，滿抱信任與希望云，英王又謂將來世界屬於少年，故希望英帝國兒童永遠無忘彼等將爲英帝國之公民云，最後英王對於各方賀電表示感謝云，

英擁護洛迦諾條約

歐洲局勢，自法俄協定宣布後，形勢又一轉變，演成德法對峙之局面，英國對德雖迭次聲明願與德合作，維持歐陸和平，惟關於凡爾賽和約規定萊因非武裝地帶，如德國有企圖改變時，英方根據洛迦諾條約，將援助法國，據西門於七日在下院宣稱，此種情勢，根據洛迦諾條約，英國會作此種保證者也，斯特雷撒會議時，英義宣言中會稱，英國政府履行所有洛迦諾條約下之責任，如有需要，並擬完成此種責任，又外次史丹賀浦七日在上院於數議員發表宣言同情於德國及三月二日首相麥克唐納在下院宣布之外交政策後，起立宣稱，英政府切望希忒拉所允在下星期發表之外交宣言，將爲德國建設行動之先聲，而可視爲希氏時常宣布之和平願望，已見諸事實，史氏又引述上星期外相西門所發之言論，願德應以行爲而非言詞恢復歐洲安全之情感，史氏答覆某議員所提出政府應改組軍縮會議之建議，謂英國在目前萬難提出，似可由衆贊允之，歐洲陸軍數字，如希忒拉能予吾人以數字則良佳，今聽德國提出切實之建議，吾人其視能否依吾

人之方針，而獲天空公約之建議，英政府已草擬天空公約，以備參閱，渠信法義兩國亦必同有此舉，吾人可彼此交換草稿，而待德國亦提出之，然後吾人可見德國是否提出實際的建議，而可使吾人重作舉行軍縮會之談判，德國殊不悅東歐公約及吾人與他國所作其他之協定，吾人應視能否實同德國之建議，軍縮建議如果爲具體的實際的公允的，不問出於何方面皆可，史氏繼乃述及海軍事務，謂吾人現方提議談判，但任何提出之建議，均須提交華府與倫敦海軍公約簽字國審核云，又英閣員，又與帝國各邦總理對國際情勢，進行非正式的討論，英方出席者有首相麥克唐納，包爾溫，張伯倫，杜瑪斯，西門，與肯里夫李斯特，雙方不久將進行進一步之討論，坎總理班納特定十一日溢返，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五月三日起
至二十四年五月九日止

五月三日　星期五

▲蔣委員長在貴陽赴火塘視察苗民。
▲行營兵工建設會議開幕。
▲張學良由黔飛漢王家烈同行。
▲立法院通過郵政公約。
▲梅劇團張蓬春等一行由滬北返。
▲美經濟考察團由滬飛青。
▲日本外相廣田演說中日關係好轉政友會議員藤沼等來中國視察。
▲法俄互助協定全文公佈。

五月四日　星期六

▲中法越約全部簽字。
▲國府命令公佈修正會計師條例。
▲何應欽由青赴濟。
▲薛岳到昆明。
▲義奧匈三國在威尼斯會議。

五月五日　星期日

▲全國各地舉行五五紀念。
▲何應欽由濟來津。
▲倫敦藝展滬預展會閉幕。
▲電影協會四屆年會在杭州開會。

五月六日　星期一

▲國府命令公佈交易所交易稅條例，修正立法院議事規則。
▲何應欽返平。
▲國府派嚴莊等接收貫台工程。
▲兵工建設會議閉幕。
▲黔省委宣誓就職。
▲美經濟考察團來津。
▲英國慶祝英王即位廿五週年紀念。
▲義奧匈會議閉幕。

五月七日　星期二

▲行政院會議二十四年度總預算審查完竣，任王家烈軍參院參議。
▲美經濟考察團參觀大公報館及本報。

五月八日　星期三

▲中政會議任王祺李宗黃監察委員。
▲于右任呈中央請設黃河督辦。
▲五九國恥紀念居正演講圖存之道。

五月九日　星期四

▲立法院通過中央銀行法，修正教實兩部組織法，孫科北上赴西北視察。
▲鳳翔天水公路通車。
▲美經濟考察團赴平。

論評選輯

關於剿匪

前日忽有朱毛竄近昆明之報，昨日消息，又已遠颺。至於川北陣線，則在江油一帶，相持已數星期。此二者，皆國人之所甚注意，但吾人以爲宜注意者別有在也。

朱毛昔爲主力，今則殘餘。近日行動飄忽，意在覓一出路，但以勢度之，其人數既日微，給養復日缺，同一疲勞也，而官軍較逸，火力亦大，補充不難，衆寡更相懸殊。是以黔滇間之問題，不關朱毛武力，不過其所餘者，皆幹部死黨，掙扎最烈，故擊破尚稽時耳。至川北之事，兩旬以前，危機最大。蓋其時，胡宗南師未達廣元，鄧錫侯大部，被截阻於中途，劉湘部尙未集中。而徐匪渡涪江，攻江油中壩，以脅綿陽，鄧錫侯駐綿陽，兵力較單，設其時前線有失，則成都立感危脅，而匪竄松理茂亦極易。故彼時之川西，頗受震動。至近日情形，則各路軍隊啣接之勢已成，戰事雖烈，但危機已大體消逝矣。

現在川黔所慮者爲戰事之延長，而川尤甚。不過要爲局部之相持，尙不致全局之蒙禍，吾人以爲川黔戰事以外，却別有可注意之點在也。其一：政府用兵，近側重川黔，是否各地防務之配備，因而疏密不均。夫川黔之匪，固爲主力，但他處小股，亦正不容忽視。如鄂西湘西間之蕭賀，數月前本已窮蹙，但近時又較活動，湘鄂間人民，最近正極望有澈底之保衛。陝南之徐海東，最小一股也，但近日又稍擴大，豫陝鄂邊界，遂亦需爲更嚴密之布置。陝北共匪，性質特殊，組織多而武力小，但井岳秀高桂滋兩師，不能掃平之，晉軍近開去一部，復有平軍分會所派參謀團爲之主持，宜可以逐漸改觀矣，但最近情報，地方秩序，似更惡化。意者中央需要再派得力部隊，方可以收鎭懾之效也。他如閩邊尙有殘餘，贛南亦有待清剿，皖省未告最後之肅淸，鄂南尙另有零股之騷擾，凡此諸地，苟有疏失，皆可復燃，川黔有重兵，各地或忽略，此不得不望軍事當局統籌兼顧者也。其二：匪區愈拖遠，災民愈造多。川黔戰地，此已成最嚴重問題。況山地作戰，運輸甚艱，軍米責諸民間，民間不克担負。四川尙較豐，貴州則奇苦，凡匪所過，地方一空，再加以軍隊給養之事，災情之重，可想而知。尤如陝南陝北，鄂西湘西，其戰事不甚惹注意，而期間則甚長，人民痛苦，必有出於想像以外者。災民不能救，則輾轉將化爲各式之匪，與剿匪軍事，亦直接有重大影響也。其三：望一般國民注意者，今後之剿匪軍事，除軍事本身而外，尙須注意兩點。一即日本問題之如何演變？一爲經濟問題之如何改良？後者直接影響財政，財政如何，則間接影響於用兵。如近日白銀之繼長增高，加重中國金融商務之困難，此已爲不容忽視之重大危機。而前者之日本問題，更直接影響於中國之各方面。最近日本外務省，雖盛傳國交好轉，而關東軍之暗流，仍咄咄逼人，尤以關於華北者爲甚。華北者，中原也，中原安危，全國係之，就剿匪軍事而論，此亦有莫大關係矣。

吾人於此，願主張於嚴整軍事拯救災民之同時，應有以喚起全國人心

，使之洞明國家全部之危機。從新爲共赴國難之呼籲。夫如白銀問題，如日本問題，權在於人，而團結民族，消弭亂源，則權在於已。剿共作戰，爲不得已而用兵，但同時對於廣大之智識層，自宜速爲融和思想，齊一志趣之運動，以求禍患之限於局部，並期增高國家精神的地位，以禦不測之外侮也。

（錄五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迎美國經濟考察團

美國經濟考察團一行十餘人，由前駐日大使福勒斯先生率領，來遠東考察商務，於上月四日抵日本，作旬餘之勾留，二十二日到上海，翌日晉京，受我國民政府之盛大歡迎，其後歷游滬粵閩青各地，皆受普遍之歡迎，預定今晨自青啓機，正午飛抵天津，小留三日，即赴北平。茲當嘉賓涖臨之日，爰述所感，略當歡迎之意。

中美兩大國，處於太平洋兩岸，航程遼遠，接觸較遲，兩國之正式邦交始於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之虎門條約（即中美五口貿易章程），迄今恰滿九十年。時當鴉片戰爭之後，中美訂交，一切因襲中英江甯條約成例，於和平無爭中開始邦交。在此九十年來之悠長歲月中，兩國關係平易進展，亦少失和違忤之事發生。此在世界交通史上爲稀有之例，中美兩國國民所應引爲榮光者也。然世局繁複，環境拘牽，兩國之商務關係雖常在平易進展之中，究不能毫無阻礙，實屬憾事。中國之對外關係，自甲午以後走入國際分割之途，美國應時勢需要，發起門戶開放領土完整政策。此項政策迄今猶爲支配中國外交關係之大原則。然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表面雖爲列强公認之原則，實際上則每被特殊勢力所動搖。在以往歷史中，美國歷屆政府均曾盡其最善之努力，以與特殊勢力鬬；即美國工商界亦曾做過重大活動。如以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氏爲中心之錦愛路計劃，滿洲鐵路中立計劃及國際銀團運動，拉門德氏之新國際銀團運動，均欲以國際投資之方式，打破勢力範圍之壟斷，以維持門戶開放；然結果均遭特殊勢力之打擊而失敗。目前之遠東局面，儼然籠罩在一種壟斷勢力之下，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之動搖，已達歷史上之空前狀態。在此狀態之下，中美商務顯然處於一種逆勢；若此種逆勢不變，則中美商務不特無發展之望，且有遭遇特殊困難之可能。福勒斯先生爲洞瞭遠東情勢之外交家，團員諸君尤爲美國工商界之有力鉅子，此度西來，意義自不平常，吾人因不憚煩，指出中美商務關係之歷史障礙，而目前尤爲更嚴重之一階段。諸君將如何盡此歷史使命，當爲兩國國民所深望。此屬於國際大勢者。至於中美本身亦有一重大阻碍在，即目前美國之白銀政策是也。美國收買白銀之手段，使中國遭逢一種空前之經濟國難，其嚴重性殆不下於失土辱盟。且美國以此種手段將中國之整個購買力摧毀，遑論商務之發展？經濟政治，互相關聯，有如一環，美國經濟政策貽害中國者嚴重至此，寖使中國幾有被迫而在政治上別求蹊徑之勢。此種危機，吾人更望炯眼之美國人士不予忽視也。

吾人以爲：考察團諸君西來之目的，如不止於旅行游覽，其任務自在增進兩國邦交，發展兩國商務，欲達此任務，則諸君所能盡力者，厥在促請政府注意遠東大局，勿任東亞之門戶關閉，同時更宜將白銀政策加以糾正，爲中國留紓喘息也。

嘉賓遠來，無以爲敬，謹以中美虎門條約第一條之條文爲兩國前途祝：「中國與合衆國及兩國人民，無論在何地方，均應互相友愛，眞誠和好，共保萬萬年太平無事！」

（錄五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行政整理與厲行考績

財政困難爲目前政府難關之一。政府爲要勉强實施二十四年度預算案，已被迫而爲行政整理的計畫，同時已決定要減成發薪，以資節省。本來

中央各機關組織，龐大重複，太不合理，縱令國家財政寬裕，也不應如此浪費，何況政費竭蹶，來日大難，早就應當通盤整理，力事節約，這是我們向來的主張，十二分希望他成爲事實。不過關於減薪一層，我們的見解，却不能無條件的贊成。我們以爲中央許多官吏，同地方服務人員較比起來，薪俸不免太大，酌量削減，未嘗不可；但是政府如果抱著「有飯大家吃」的主義，不肯裁併機關，取銷冗員，而僅僅普遍減薪，則我們期期以爲不可。我們始終主張：切實整理行政，徹底裁併機關，淘汰冗員，樹立考銓制度，登用新進人才，這其間應從厲行考績法下手，否則行政整理，不會有實際效能，普遍減薪，尤僅祇是敷衍手段。

近據本報南京電訊，公務員考績法，正由立法院審議中，通過後，自七月一日起，即可由銓叙部執行。依新辦法，中央及各省市機關每年將舉行考績小考一次，三年行大考一次，成績優良者，升等，晉級，加俸，記功，嘉獎，不良者撤職，降級，減俸，記過，申誡。此事殊値得注意。按考績法之有成文規定，本具長久歷史。政府在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即曾有考績法十條公布。按那一次的辦法，公務員之考績，每年分爲二次，於六月十二月行之。後有修正公務員考績法草案三項，由考試院於去年七月咨送立法院審核。修正案中擬定每年小考，三年大考。這次即將公布的考績法當與上項修正案相去不遠。

自去年十一月一日全國考銓會議開幕以還，我們曾再次指出建築近代政治機構之必要。中國近幾十年來，幾乎完全將注意力放在改造政務方面，如應採怎樣的政制，設甚樣的府院等空大的問題上面。而少會有人研究如何肅清吏治，救正官邪，如何樹起現代政府下層的基礎等實際問題。我們以爲在今日政治局面之下，與其將精力放在「政制」方面，實不如將其放在「政事」方面；與其爭民主與獨裁的問題，還不如討論考銓制度等問題；與其談「憲法」問題，還不如談「行政學」的問題。我們不是說，政事問題比政制問題重要。乃是認爲在今日的局面之下，談談實際的政事問題，也許還易見實效與速效。

現在果要厲行考績法，還是我們十二分贊成的。我們以爲若不厲行考績，則行政整理，永遠是空的。然而新考績法的詳確規定，我們還沒有見到。我們在這裏很願意先提出兩點來討論。這兩點如不能做到，恐怕再公布多少次考績法，其影響，其結果亦與以前所公布的相去不能過遠。

第一，我們以爲目前制定考績法首先是爲澄清仕途，暫還談不到是爲促進行政效率。我們現在要利用考績作瀉劑，而不是以之爲榮養。我們仕途之濫，冗員之多，譬如深入膏肓的毒菌，非用猛藥，不足以剋制。在新式考銓制度沒得樹立之前，必先將尸位素餐，阻塞賢路的一掃以去。不然此輩濫竽的人不去，或是親私援引推薦的制度不改，則以考試取士的理想，將永無實現的可能。人物不得一新，則其他效率問題更無從講起。所以果欲整理行政，講求效率，便須先建樹考銓制度，而欲建樹考銓制度，必先藉考績法澄清仕途。在這過程中是有個邏輯次序的。因此我們現在不能將考績法祇看成一種稽核勤惰，藉以「評定等級，分別決定獎罰」的辦法，乃是要藉考績來決定已被登用的公務員之去留，替新人闢登庸之途，爲行政開整理之路，我們先應把考績視爲一種消極的工作，一種爲積極建設開路的消極工作。

第二，考績須採用能生實效的方法。十八年國府所公布的考績法中，規定「公務員考績，分初覈覆覈；以其直接長官，執行初覈，主管長官，執行覆覈」。修正公務員考績法草案中規定，年考由各該機關，依照年考績表格式，自行考核，分別決定等第及罰獎後，報由銓叙部或銓叙分機關審核登記。總考由各機關長官，依照總考績表格式詳細記載，加具切實評語，並分別擬定等第，密封彙送銓叙部，或銓叙分機關核決。」這次所擬採用的考績法如何，現在還不能知道。不過我們以爲如果完全由各該機關自身，或各主管長官單獨主持考績事宜，一定免不了徇情敷衍的弊端。因爲許多機關，引用私親，結納徒黨，長官本人便應負責。今番要叫他再來

嚴格與屬員作難，豈不等於叫他自己向自己考績？所以我們以爲若果眞要實行考績，還得設法讓其他獨立機關來參加主持。至少銓敘部的「審核」「核定」要有實際的權能，否則考績法不會能大刀闊斧地發揮權威，同時一切的行政整理，也終等於精神白費。

去年考銓會議中，羅家倫氏提議每年抽考現任公務員之十分之一，期於十年之內，刷新整個公務員考選制度。這種辦法我們認爲很有道理。爲實現這個方法，不外須藉重考績，而在今日講考績，則第一須承認我們上面所提出的以考績爲瀉劑的原則，第二須糾正以同一機關考績自己所援用的私人之積弊。必如此然後方可以繼續談到整理行政，增進效率。

◇　◇　◇　◇　◇

法俄互助協定之半消極性與歐局

（錄五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醞釀已久之所謂法俄軍事協定，已於本月二日在巴黎草簽，三日正式以法俄互助協定五條及法俄議定書三條之形式，公佈於世界。據外電所傳，巴黎及莫斯科民衆喜和平之有保障，幸戰禍之可避免，咸如釋重負，欣欣然表示慶賀之意，尤以莫斯科之民衆慶祝行列之盛大爲一九一七年以來所未有——由此可見法俄互助協定在現階段之歐洲政局上具有如何重大意義。關於法俄協定之由來，經過，及其必然性，吾人於在四月二十一日社評欄已有論述，今願趁法俄互助協定正式公佈之機，詳察其內容及其對各方面之關聯，以預測其對於歐洲政局乃至遠東政局之影響。

據德國報紙宣傳，法俄互助協定除公布者外，尚秘密訂有輔助條文——依從來帶有軍事同盟性的條約之歷史觀之，雖有幾分可信，今姑不作深刻的穿鑿，而僅依正式公佈者爲判斷之根據，則吾人對於法俄互助協定之認識，似可分爲下述三層：第一，從內容言之，包含三事：（一）依國聯盟約第十條之規定，相互保障簽約國之領土安全及政治的獨立（協定第一條）；（二）依國聯盟約第十六及第十七條之規定，遇有國聯會員國或非國聯會員國對法俄兩國從事侵略時，簽約國立即互相援助，在國聯領導之下，實行經濟的或武力的，實力制裁（協定第三條）；（三）依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七項之規定，在法俄兩國未經挑釁而遭侵略，而於國聯理事會上不能得除紛爭當事國之代表者外，其他國聯理事會員全體俱表同意之報告書時，簽約國立即相互扶助，自動的實行所認爲正當之行動（協定第二條）。第二，從法俄協定對於各方面之關聯言之，包含五事：（一）法俄互助協定不但不與國聯盟約抵觸，而且以保證國聯盟約之實施，增強國聯之活動——此可於協定前文，協定第四條，議定書第一條及上述內容各項，明白看出；（二）法俄互助協定不與一九二五年之英法比義德捷波等國間所訂之洛迦諾條約抵觸（議定書第二條），即洛迦諾安全條約此後依舊有效，凡簽字於洛迦諾條約之國，仍當依該條約而實行幫助被侵略國，故從此點言之，在俄侵略加入洛迦諾條約內之國家時，法國不能助俄；（三）法俄互助協定不妨害將來東北歐各國間之部分的或集體的安全保障條約之締結，並不妨害將來法俄德三國間互助協定之締結（議定書第三條）；（四）法俄互助協定除對德國外，不與法俄間之互不侵犯條約抵觸，在簽約國一方遭受侵略時，簽約國另一方不得予侵略國家以一切之援助（議定書第三條）；（五）法俄互助協定不適用於遭受非歐洲國家威脅時（協定第一條）。第三，從其本質上言之，法俄互助協定實爲帶有半消極性之條約，蓋據上述各層合而觀之，一則法俄互助協定在條約實質上爲共同防禦而非共同攻守，二則在締約方向上爲依政治手段以維持和平而非依軍事手段以威脅和平，三則在條約目的上爲拉攏德國而非排斥德國，四則在適用範圍上爲僅限於歐洲及簽約國之本國領土而非適用於歐洲並亞洲及簽約國之殖民地領土也。

法俄互助協定之半消極性，雖稍出一般相信法俄軍事協定必然成立說者之意想之外，然若竟謂其在條約作用大小關係上未能比以前之條約更進一步，則又屬錯誤：依吾人所見，此種帶有半消極性之條約，在作用上雖

尙不逮一般的攻守同盟，然視僅有完全消極意義之互不侵犯條約（包含直接的互不侵犯及間接的不幫助簽約國之敵對國）及只有制裁侵略之原則而無制裁侵略的實施方法之國聯盟約並只有幫助被侵略國的規定而無立刻幫助的明文之洛迦諾條約，等等，則較爲進步，其殆他日之法俄軍事的攻守同盟之先聲歟！？若從現階段言之，吾人認爲法俄互助協定在作用上一方面當然不足以言招致歐洲之眞正和平，（因勢成騎虎之德國必不因此而放棄其重整軍備之計畫，其他列强亦勢必謀軍備的優越，故所謂歐洲和平必將益變成武裝下的和平），另一方面却因其對國聯有增强力量之作用，對英義二國可假以暫時彌縫調停之口實，及對德國可給與厚蓄實力之機會，或能使歐洲局面苟安數月亦未可知。此苟安的局面之久暫如何，當然應視英之海軍空軍擴大之程度如何，義國在最近將來之中歐九國安全會議上所獲之結果如何，及德國之內部實力團結工作之成績如何，等等以爲斷；總之，此種苟安的和平局面之有類於大風雨前之鬱積的平穩天氣，則殆可斷言也。

法俄互助協定雖依明文規定不適用於遠東，然吾人却以爲，正因其有明文規定之故，而足以證明其對遠東局面有相當巨大的反比例的影響：法對遠東關係較淺，姑置不論，俄之畏德病本已甚深，今又加以因法俄互助協定而來之條約義務的重大負担，則其無鬥志，無餘力以應付遠東方面，殆屬必不可免之數，觀近日駐日俄使頻頻周旋於日俄僞經濟提携運動者及日俄僞國境委員會設置運動者之間，恐即其內容之表現之一端；果如是，則企圖遠東霸權者必將以爲旣少減後顧之憂，當亟作西進之謀，而中國對外關係問題或將益增其困難及複雜程度矣。

（錄五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五九紀念二十年

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五九紀念日，在二十年後之今年今日，應於通常意義之外，別有解釋，有領會，以期各地之開會不虛！

第一宜比較時勢之變遷。五九紀念者，紀念民四五月九日接受日本哀的美敦條件之謂也。顧由今日言，當年條件中之最重要部份，南滿東內蒙一章，今已事實上爲歷史陳迹。當年恥其接受，今則弔其不存。不惟此也，多年所以定五九爲國恥紀念日者，以條件挾哀的美敦而來，故接受爲國家屈辱，然哀的美敦者，國際公法上往往發生之問題，或拒絕而爲戰爭，或接受而成和議，施者雖爲暴，而未嘗抹殺對方之爲國家，受者雖爲屈，而要爲經打算而來之國家的行動。近年之事，又何如哉？自九一八迄今，並未再見哀的美敦之來，而實際上年餘之局部戰事。條件未見要求，領土則去四省。況至今日，中國誠意望和，而對方晤仍煎迫，求判斷對方將何所求及何所爲而不可知。是則時勢之變遷，去民四又若隔世矣。

第二宜分別問題之性質。今日之中日問題，與二十年前之中日問題，其性質迥乎不同。民四條件，主要因滿洲問題。而滿洲問題者，中日立場雖異，固不得否認日本有發言權之問題也。蓋日俄之戰，日本交還南滿，以當時言，其與中國爲有所惠，是則不得阻其有所求。所爭執者，內容而已。至於今日之事，則滿洲全土，日本業已事實上完全統制，根本否認中國主權。此時而講中日問題。只應中國有所求，求恢復主權也。日本不得再有所求，以中國別無負於日也。中國今日，謀自己之存在與進步耳，其事艱難而宏大，非數十年不辦。日稱其雄，我謀其生，是亦已矣，奈何尙繼續臨我以不測之威哉！是以今後中日間，若竟不能實現近月所傳之平和與好轉，而其軍人常抱持現在之態度，而更起問題焉，是則性質迥異於二十年前之權利要求，而爲直接否認中國獨立之存在！故中國今後之可能的遭逢，殆超過於恥者遠矣。

第三宜解決雪恥之至計。吾人二十年來，常爲紀念國恥之言論，每執單純感可恥之甚。而其所恥者，非如通常意義之恥受哀的美敦乃以爲在受

哀的美敦之後，年年全國容言紀念，而不自反省之可恥尤甚也。近年時勢變遷國格低落，未來之患無窮，自恥之念更切。夫民族之興亡癸瘁，皆決於一念，責人者亡，自責者昌。曠觀歷史，亡國滅種者何限，弱肉强食，誰爲辨是非，理曲直，所恃者，自己而已。日本二千年來，汲取中國文化，以長養其民族，今於占有我廣大領土之後，尚嘵嘵中國之無誠，暗流洶湧，不可度測，此自非日本所以保泰之道。雖然，孰令致此，中國人義應自責自省！五九以來，二十年，九一八後，又三年餘矣。吾儕所以自謀其國家進步之成績幾何？夫吾國不否認近年各方面之略有進步，而努力之程度，自不能認爲滿足。中國所期諸日本者，曰：平等互尊，此皆事實問題，實際平等，則平等矣，其能力人格，足以受尊則受尊矣。吾敢斷言：國家進一步，則外患減一分，全國人紀念國恥之道，惟有迅速自求進步。况今日之嚴重，更數倍於五九哉！

最後乘此歷史上著名之紀念日，附告日本國民一語。曰：願俱自省，畢竟爲日本未來利益之計，果宜如何也！

（錄五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安定金融須亟求良策

白銀問題，近日益增緊要。天津進行監督兌現，然殊不能妨阻外人，更無以制止一小部分外人組織的行動。平津間情形，近日雖非嚴重，現銀流散之數，亦不爲多，但默察趨勢，衡量全局，則知安定全國金融之需要，近日殊爲迫切，此不待詳論者也。

如何安定之方法，茲不能言，以此等重大而機微之問題，原不宜輕率討論也。雖然，可斷言無疑者，有兩點。第一：以迄今爲止之方法，尚不足杜絕現銀之外流，如血液然，流久不已，終成險症。是以政府在職責上必須施治，且施治必須乘時。若因循坐誤，迨至元氣大虧而始施治，則恐竟無有效之策矣。第二：施治之方，必須求己，不能觀望國際。夫果能得國際援助，何嘗非救急之方，但事屬求人，成否難必，遲速之間，更難預斷，况國際暗潮正大，障碍定多，觀望復觀望，時機一失，將見求人更難，或求到亦無濟於事。是以政府如衡量情勢，自信並無危險，則可不論；否則必須由中國本身自求辦法，不倚賴任何國際形勢，置諸計算之內也。

中國近月之困難，顯受美國購銀政策之影響，但我固不能因此而怨美國。蓋國際商戰，要之各爲己謀。美國既因其本身之需要而購銀，則我固不能怨其不顧中國之影響而停止購銀。試觀各國，孰無經濟危機，金本位國家，多數脫離金本位，即證明大勢之緊。英美兩巨頭，先後禁金輸出，尤爲國際上空前未有之變局。要之，各國皆宜自救其危機，自全其信用，固不應怨天尤人，而忘解決之責之在己也。

吾人不知政府最近之計劃如何，但以爲以一國家官民之合作，不論何時，必能有自顧其貨幣流通之道。問題在信用，而信用之成立與否，在合作。吾人局外，對於近日情勢，認爲有大可憂慮者，蓋彷彿主管當局之注意，或者側重於如何延續現狀，以冀或然的外援，而忽略現狀之不可久延。又彷彿當局既徬徨瞻顧，不能毅然定有效之方策，同時又只以諱飾敷衍爲務。夫國家處理大政，同時需要三種因素。曰智慧，曰決斷，曰時機。現在時機之緊甚矣，或者已嫌稍晚矣，而當局之智慧與決斷，尚不能發見，此吾人不勝杞憂者也。吾人在原則上建議政府，迅速集中全國關於財政經濟上智識及力量之權威，在最短期間，用慎密而迅速之方法，討論安定金融之較良的方案，而以公私各機關之共同負責實行之！夫問題要點，信用而已，苟非資金逃散，必應有維持信用制度之道。中國目下之經濟情勢，誠已緊急，但果能公私合作，共同負責，應尚有自救之方也。

至對於一般社會，願共注意每一中國人皆有維持國家之責任，且當知欲國家鞏固，首須人民自己信任國家。即以經濟問題論，每一中國人，皆有維持其國家金融信用之義務，不貪小利，不聽謠言，顧公益而守法令，斯可矣。觀數月來銀潮雖烈，而各大都會之人心皆鎭定自如，此足徵一般社會之必能始終表現愛國無疑也。

綜合論斷，目前政府責任，最爲重大。倘復對外觀望，對內粉飾，恐情勢有漸臻惡劣之虞，集思廣益，速作籌策，乃吾人所企望不置者耳。

（錄五月十日天津大公報）



中吳道中寒雨且病作寄衆異　秋岳

零落。一。川。花。餘寒。過。江。陛。巾。衮。蹋。車。箱。臥看。坡。陀。走。連
闒。意。不。息。緯以。彌。天。柳。昨荑。今。深。青。春來。悟。已。久。頗。疑。
春。非。春。但。解。白。人。首。江。南。三。寒。食。壁立。我。何。有。世。隤。剽。
刼。急。俗。變。文。字。朽。管城。眞。窮。封。日益。勞。與。醜。酒泉。無。望。
移。我。病。當。止。酒。區。區。守。豈。弟。或。不。愧。君。友。

乙亥上巳禊集盋山精舍分韻得盛字　董卿

雉堞。抱。山。山。抱。鏡。一碧。潭。潭。龍。氣。橫。築樓。高。庋。十。萬。籤。
下有。虛。堂。足。觴。詠。往尋。薛。廬。轟。一。醉。三。十。二。年。遊。懶。更。
茲辰。解。禊。恰。選。幽。得溫。舊。夢。豈。俟。請。況叨。地。主。飲。文。字。
未要。流。杯。已。巾。聖。山光。仰。睇。俯。鑑。影。嚮午。林。陰。日。端。正。
朱顏。素。髮。恣。談。詼。散幘。峨。冠。兀。相。映。蠻。語。且。勿。吟。娵。隅。
險韻。無。妨。拈。競。病。宛陵。論。詩。記。晏。相。曰辭。不。高。名。不。盛。

國風社選

墟枯。費。春。寧。從。陶。琢礫。希。賓。不。取。孟。近來。風。倘。頗。相。左。
鄙夷。閒。適。貴。瘦。硬。嗟予。思。致。落。凡。猥。林水。祇。悅。魚。鳥。性。
當前。勍。敵。莫。敢。偭。似此。孱。羸。宜。乞。命。重愁。羽。檄。日。夜。馳。
卷甲。銜。枚。從。號。令。

二月二十二日至南京敷庵仲恂纕蘅釋戡秋岳
靄林約飲浣花樓賦此報謝　映庵

數年。不。躡。秣。陵。春。來就。吟。朋。意。倍。親。百罰。難。辭。幸。宿。約。
一杯。無。異。及。良。辰。江山。入。座。多。情。甚。樓館。臨。衢。舉。目。新。
重念。茗。寮。羣。策。罷。夢尋。闌。角。墜。花。茵。

石星巢詩札其女夫陳芑村屬題　鶴亭

老來。重。客。嶺。南。東。却對。金。華。愧。謝。公。庾信。生。平。餘。故。紙。
馬遷。留。滯。見。深。衷。題詩。兩。世。歎。姑。姪。（先姑母碧纕有題星翁母夫人詩集詩）
講學。一。燈。傳。婦。翁。聞道。川。邊。蕃。將。在。竹枝。猶。解。唱。春
風。（星翁有叠克雜詠廿四首最工）

答玉虹　公渚

平生所得頗經奇一榻收身與世遺賴尾魴魚俱有恨
噍音鳥鵲奈無枝棋枰坐閱前朝局鼙鼓難忘故主思
欲向碧淵叩消息觀河慚我植鰭姿

哭梁平甫　復堪

積勞損壽奈君何況是頻年別恨多金石孰云終不敝
聲名應信永無磨未須田宅堪娛晚難得桁楊有頌歌
卅載交親逾手足天涯涕淚一滂沱

明孝陵見杏花　仲雲

小桃謝後燕來時到眼驚看三兩枝春色半酣愁粉薄
牆頭一笑惹紅欹碧溪流水銅陵堰縹寶仙風老子祠
碎翦冰綃無限恨故宮何處不曾知
霞融雪暈最精神冷淡胭脂點染勻采筆倘書能寫意
綺筵太守解爭春連村雨濕紅泉影二月晴薰紫陌塵
猶記杏園初會面孝陵便是曲江津

寄題許蓮芳貞女芸窗小草　疑庵

人生嗟靡樂萬幻本無眞矧復丁涼節還應了妄塵獻
貞通淨果淸淑奉吟身化淚留冰雪千春儻共珍

先農壇桃花下感賦　仲濤

二十年前執事時人間猶見漢官儀於今俯仰羣華底
空詠劉郎去後詩
每逢花發憶三村故里春光照夢痕苦說歸田歸未得
祇依禪榻誦招魂（吾鄉三村方數十里盡植桃少日同遊什七八長逝矣）

爲衆異題漁洋詩稿殘卷　冀謀

附尾虞山早有聲捉刀應制賴桐城劇憐池北留殘葉
倘費諸公月旦評

虞美人（上巳烏龍潭禊集未往韞獨先生代拈得綴字）　瞿禪

五噫愁損望京眼風雨萃芳璞龍蟠更比越山青誰識
蘭亭心事是新亭　鵑邊春仗游絲綴恨咽流觴水過
江身世幾金仙難制移盤雙淚落花前

傾杯（和樂章）　仲堅

凍蔓融酥惠風催烧園林暗綴春色禊飲盛集九陌散
策歷斷橋孤驛江山不盡愁無限惹玉麈橫笛浮生寥
影曉旦晚刻骨煩憂如織　舊約前權怯問曉烟昏雨
何處雙飛翼儘勝日尋芳華時彈淚感離人羈客小閣
琴尊西園詞翰極目皆陳迹念鄉國空一抹斷雲愁碧

游山東靈巖日記（下）

藏園老人

折回小石厂、再上數百級、至白雲洞、洞加人工鑿成、渺無意趣、中有御題詩四首、余亦未書數行於壁、出洞西行、緣崖數轉、仄徑僅二三尺、而平坦可以散步、豈所云快活崖耶、里許上山埛、望後山峰巒秀異、從人於此取上方泉、折而東、數十步至懸星巖、俗呼爲功德頂、有石室頗狹小、額曰證盟殿、據志言則爲證明菴、極宏敞、今則名實皆非故有矣、室中供釋迦像殊古舊、疑出唐代所造、舊有唐宋元題名二十餘則、窮搜不之得、豈砌置佛座後、以避災害耶、養菴出黃山天都峯茶、煮上方泉、飲之甘冽無比、徘徊四眺、近見連岡迴繞如垣墉、遠則奇峯秀拔如旗戟、俯視壑中、萬木森沈、嵐翠涌出、天風冷然、意境超曠、使人有憑虛欲仙之想、俄而日色銜山、大風振谷、凜乎不可久留、急步下趨、過嶺頭、導者指巢鶴巖即在右嶺、亭基尙存、亦不及往、至行宮左側、觀甘露泉、方池湛綠如玉、取一壺而歸、養菴就泉上爲余攝影、過袈裟菴、渡澗往觀、乃頑鐵一片、兀立岸下、高五尺許、有水田紋、養菴謂是鑄鐘廢金所遺、庶幾近之、而寺僧乃侈談神異、謂自地湧出、遂傳爲玆山勝蹟、然自宋仁欽時、已題詠及之、列於十二景、則其源亦古矣、返寺已暮、是日爲養菴生日、夜中置酒共祝、擬爲長歌以詩之、憶昔年偕諸公游百花山、宿於瑞雲寺、正値江君翊雲初度、曾爲小詩四章奉賀、此亦游山之雅例也、連夕校萟中隨筆、原本爲蕘圃所鈔、夏間在武昌、見徐行可校本、可訂正余本之脫誤、因屬余讓之

世兄、取兩本寫成校記、余此行載之篋中、乘暇移寫一二、今夕幸得終卷、可喜也、

二十九日、晨興、步至寺外西坡、禮唐慧崇大師塔、有明人題詩、坡下爲和尙林、即本寺祖塔院也、中爲普同塔、妙空大師建於宣和間、祖英爲之記、詞旨雅潔、字體仿坡公、醇美可喜、左爲朗公塔、兩旁金元塔記凡三十六通、碑陰多有題名、眞煌煌鉅觀也、回時經轉輪藏故址、訪魯班洞、秉燭而入、聞朗公遺骨實藏此中、其塔記則建於和尙林、養菴又摩得石門、上有唐開元皇甫詮題字、李北海碑倚土壁間、已斷爲二、諦視字多剝損矣、回寺結束行李將行、余雅愛東澗景物之美、不忍遽別、因策杖獨行緣澗而入、坐盤石上、坐玩良久、紅樹數行、淸流一曲、最爲幽蒨、沿澗精廬相接、有白衣菴袈裟院轉輪藏各房、若葺茅舍數楹結社谿山、藉優閑歲月、於此習靜讀書、亦可樂而忘老矣、飯後選門左石壁、題識數行、用記一時勝概、未刻別寺行、二時抵萬德鎭、候南車遲久乃至、站長吳本雍、字鏡芙、副者許君、皆蘇人、爲料理上車、警士皆遣去、輿夫則給以川資、令徒步而歸、四時後到濟南、無人來迓、知長途通電有阻、入城訪玉鉉、飯於又一村、至逢源堂閱書、議價未諧、少憩遂行、赴車驛、趁八時四十五分快車行、奔馳竟日、倦極酣寢、至翊晨開眼、已抵豐台、舊都雉堞、隱隱在望矣。

按靈巖本名方山、水經注謂之玉符山、其山四面方正、今觀功德頂平正如印、其形固宛肖也、其中澗壑深邃、玉水出焉、舊名琨瑞溪、以竺僧朗隱居於此、因謂之朗公谷、山脉自泰山分支而來、層巖峭壁、周廻六十里、最高峰曰獅巖、有明孔山朗公石、巢鶴巖臥象嶺諸勝、而土脉滋

腴、靈泉濆溢、如卓錫雙鶴甘露石龜獨孤者凡十數、山水既擅靈奇、林木尤爲秀蔚、環山檜柏、無慮數萬株、或昂霄聳壑、或裂石懸巖、極蟠奇挺特之觀、成此名區、遂開梵域、圖經言希有佛出現於此、後魏正光法定禪師、乃始置寺。有靑蛇白兎雙鶴二虎之異。自宋以來、尊宿迭主、觀宇益興、眞宗始錫寺額、神哲兩朝、累降御書、主僧瓊環、恢張締構、觀張公亮所言、架殿兩層、龜首四出、南嚮安觀音像、文楣藻栱、頗極精麗。設虡刻鯨、以報昏曉、旋復闢正門、疊石塡澗爲廻廊、庭除顯敞、乃爲大壯、琅函鳳篆、輝映巖谷、寺之殿堂廊廡廚庫僧房、總五百四十間、僧行童百有五十、每歲春夏。千里居民、散財施寶、匍匐而來、惟恐不及、則當日規模之宏麗可知、其後累遘荒飢、加以兵燹、至於金元、迭有興廢、明代弘正、寺復中興、曾敕賜崇化禪寺、魯藩布金、頻施工役、故王思任游記言、五華殿須彌諸像、各莊嚴精好、寺古麗猶舊家面目、辟支塔今漸殂落、愍道人救飢不暇、是其勝概、已非昔比也、有清一代、緣邇近驛道、游客常經、題詠滋盛、乾隆二十二年、於寺側創建行宮、南巡時駐蹕者凡四次、宸藻流傳、騰光澗谷、他如施愚山之歌、姚惜抱之記、鱗見亭聽濤之圖、咸彰彰在人耳目、亦稱其紺殿寶樓之華煥、金容翠琰之瑰奇、何意百餘年來、佛像之唐塐宋雕已非故物。五華閣僅存壁立、其他勝蹟、如松風閣超然亭面壁齋甘露亭巢鶴巖絕景亭雨花亭、咸荒殘圮廢、掃地無遺、即本寺之佛殿僧廬、所存已不及半、其存者亦蕪落荒寥、無復承平鼎盛之風。蓋近歲各院析居、權分勢渙、主其事者、又無長才高識、以聳動群倫、遂坐視其日就崩頹而不之維護、余巡覽四周、愀然悽感、空桑

三宿、留戀生情、矧以山水之奧區、爲禪林之聖域、壯闊不復、宗風遂衰、此亦東魯賢士大夫、所宜銳意圖維、以延茲墜緒者也、節使韓公、顧念名區思復壯觀、將自會垣築馳道以入山中、又令建設長官、躬歷其地、詳具圖冊、以爲次第施工之本、余曾略進芻言、以爲勝蹟必當早復、然古制不可輕更、道途既通、游覽斯便、宜小築精舍、以欵賓徒、並重輯圖經、蒐采文字、以播揚其盛美、庶神明舊觀、不難一朝而復矣、余昨歲南游衡岳、遂入方廣、喜其幽勝、不減仙源、昔人言游南岳而不至方廣、直可謂之未游、今靈巖之隣於泰山、道里不過一驛、車行晌息可至、與南岳之方廣何異、近者日觀峯頭、對松亭畔、蠟屐扶筇、歲時固不絕於途、然隽流雅士、必爭至後石塢一游、以探其幽異、蓋泰山以雄厚名、而石塢轉以深秀勝也、今靈巖寺剎之古、林泉之幽、碑碣之富、勝絕遠過於蓮峯、豈石塢所能望其肩背、使登岱之徒、知妙域靈棲、近在咫尺、則嗜游者將樂泉石以忘歸、辯古者將携氈椎而爭集、是泰山得靈巖而益形其大、靈巖附泰山而自擅其奇、論地望似列屏藩、而論景物實自爲一國、余故標舉勝異、俾岱之靈巖、與衡之方廣、二岳得此附庸、對峙東南、可云雙絕、海內人士、慎毋失之交臂也、至於山中石刻、自唐以逮元明數百通、匪獨志乘多有見遺、即近世繆法所編、亦不免挂漏、養菴方摩挲攷覽、勒成目錄、附諸左方、金薤石墨、蔚然鉅觀、茲行不虛、尤私心所慶幸焉、乙亥三月十一日沅叔書於藏園池北書堂

凌霄一士 隨筆

徐樹錚爲民國史上有名人物，與政治軍事均有重要關係，譽者欽其壯猷遠略，毀者病其辣手野心，而其人起家諸生，雅好文事，與柯劭忞王樹枏馬其昶林紓姚永樸永概諸人遊，蓋有儒將之風。閱「視昔軒遺稾」，其文及詩詞，頗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僅以人傳也。「致柯鳳孫王晉卿馬通伯書」云：

……讀易後，發願總集羣經，遍爲點讀。年來奔走四方，形勞而神豫，無時無地，蓋未嘗不以丹鉛典籍自隨。近十三經中，惟餘公穀未畢，非不知貪多之爲害，特以不能詳博，何繇返約，故亦不憚其繁也。嘗考十三經之稱，傳記訓詁，雜厠併列，未爲的當，擬提出爾雅，仍以大學中庸還小戴之舊，而以大戴竝立，附國語國策於左氏傳後，合爲十五經傳，再於爾雅後增取方言釋名說文廣雅，共成經訓二十種，中國經世大文，殆可包舉無遺。讀者各儘資力所能，專治其一二，或普讀其大凡。國家興學育材，此爲之基，立賢行政，此爲之準，然後益以藝事之學，分門隸事，羣智得其範圍，古今兩無偏泥，神州泱漭，庶免陸沈之慘，特不知何日能覩厥成耳。諸子諸史騷賦詩歌塡詞南北曲八比文，皆中國文學粹腋，不可不各有最輯，擬定爲目錄，廣求名宿耆賢審愼抉擇後，刋布於世，俾勤讀之士有所依歸，近日文人之惡孼，著述之蕪穢，或不至永爲人心大患，亦治世之要也。此事重大，尚未敢輕有所表著，然權富可剝，功名可棄，此則畢生以之，窮通決無二致，非外物所得而奪矣。……聞叔節病頗殆，每念及輒爲之累日不怡；儻竟不起，寧不又少一人？天果欲仍以文化起吾中國，甚願天之先有以起吾叔節。一粒之穀，食之不足飽，種之則可推衍隴畝，蕃育萬方，非細故也。

又「上段執政書」云：

……反政以來，文教廢墜，道德淪亡，讀書種子，日少一日，如柯先生劭忞王先生樹枬馬先生其昶，經術詞章，爲世所師，皆已年逾七十。若姚永樸胡玉縉賈恩紱陳漢章諸先生，年輩差後，亦皆六十內外。其他政論家流，雖有富贍文學者，然操行雜駁，於公私邪正多不能自持。而海內宿儒爲樹錚所不及知者，尤不知凡幾。此數叟者，蟄居都門，著書講學，矻矻罔倦，擬懇厚贈祿養，矜式國人，併飭梁秘書長鴻志張帮辦伯英正志學校張校長慶琦，時爲鈞座存問，俾各身心安泰，保此斯文一脈。林畏廬與姚叔節兩先生先後病歿，至爲痛惜。樹錚辟地頻年，奔走南北，兄姊親愛，死喪迭仍，皆爲私痛，未至過戚，惟兩翁之歿，不能去懷，每一念及，輒復涕零。兩翁皆於鈞座有舊，從學滿天下，身後清苦，請飭存郵其家，使遐邇共歌鈞座崇儒重道之雅，爭奮求學，文化庶幾復興。鈞座不欲重整吾華厚施當世則已，如欲之，舍昌明經訓無他術也。爲長治久安計，練百萬雄兵不如尊聖興學信仰斯文義節之士。袁黎馮徐諸氏，能取之而不能終之，可爲殷鑒。物質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給用，禮樂政刑，非求之己國不足統攝民情，且各邦政學皆在我經訓下，二十年之後，全球大小諸國不尊我經訓爲政治最精義軌者，樹錚不敢復言讀書妄論天下事矣。惟鈞座及時圖之。

二篇均其晚年文字，治學之志尚，經國之意見，與夫慕重師儒之情懷，大氏可覩。此種議論，自不免以思想迂舊見誚，而致力甚勤，信持極篤，要爲自抒所是。至如「謝龔郅初贈倭刀」詩云：『橫海歸來壯，風雲變態多。寶刀堪贈我，世事竟如何？擊楫會宵舞，逢人莫浩歌。爲君勤拂拭，明日斫蛟鼉。』則表露其武健之本色。而「平報週年紀念日感言」云：

……余軍人也，軍人之天職在保民，在衛國，而保民之良法在去暴，衛國之能事在卻敵，然則軍人者殺人之人耳。夫彼人祖宗數十世延傳之祀續，而我以利刃斬之，彼人數十寒暑堅苦化生以有其身，而我以頃刻死之，然則天下至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殺人者哉？而余顧悍然爲之，然則余殆不平之人耳。雖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懲一勸百，殺以止殺，非聖人之所謂仁術者乎？毋亦平天下之道固有賴於是者乎？……故願爲記者進一言曰：我

國破壞之餘，建設未集，法紀蕩然，道德掃地，元凶巨憝，開出擾害，賢路未盡登庸，宵小或仍竊政，朝野隱痛，常鬱鬱多不平之氣。暴之不除，良何由安？故欲平國民不平之氣，非余輩保國衛民之軍人殺人不可。欲殺人而仍不失人心之平，非扶持正論之記者傾注余輩軍人殺人之目，參仿余輩軍人殺人之腕，以著筆著述鼓吹殺人之事業不可。平報素詳軍事，語皆翔實，執筆者之性理似於余輩軍人爲近，或者不以余言爲河漢也。余請拭目以觀後效。

其箇性尤充分呈見，覺殺氣滿紙矣。其師段祺瑞清末官江北提督時，曾自製長聯，懸諸廨園，有「好一派肅殺情形」之句，殆可移作此文評語。俞仲華(萬春)「蕩寇志」結子云：『話說那嵇仲張公統領三十六員雷將，掃平梁山泊斬盡宋江等一百單八人之後，民間起了四句歌謠，叫做：「天遣魔君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這四句歌乃是一個有才之士編造出來的，一時京都互相傳誦，本來不是童謠，後來却應了一起奇事。……』此文此歌，合看頗有相得益彰之趣。又此文之開端云：

偶憶昨爲民國二年十月三十日之夜，畏廬老人招飲，座客多平報記者，偶談及越朝十一月一日爲平報週年紀念日，於是羣謀所以爲平報祝者。畏廬老人謂余曰：『子雅與平報諸記者善，殆不能無言矣。』比以昕夕卒卒，未敢諾於口也。頃自外歸，足甫及書齋之檻，則十月三十一日平報又已褎然置案頭。念余素性不喜讀報，又時殊劇忙，雖余常御之案，中西京外報紙數十種，堆置靡弗備，而其得闌入余目，分其秒刻之暇，倏然以愒余者，平報外無一也。然則平報週年紀念日，實余讀平報週年紀念日也。平報週年紀念日，余固不必有言，余讀平報週年紀念日，余又烏可以無言？……

自道與「平報」之關係如此。按「平報」在並時諸報中，有特別之色采，羣稱爲陸軍部機關報。時祺瑞爲陸軍總長，樹錚以次長實主部務，故又見稱樹錚之機關報。主編輯者爲臧蔭松，林紓則排日爲撰筆記，曰「鐵笛亭瑣記」。是時樹錚與諸文人交遊日淺，漸染未深，文事造詣，不逮後此。此文以「以觀後效」作結，既登報端，閱者

或傳以爲笑，謂此徐次長對「平報」之訓令也。迨祺瑞樹錚見猜於袁世凱，「平報」遂停刊。（「鐵笛亭瑣記」曾由平報社出單行本，後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改名「畏廬瑣記」。）其後又有小報曰「平報」，名適同而已。遷都以還，「平報」復爲北平各報之通稱，猶之稱津報滬報等矣。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史閣部復攝政王多爾袞書。爲吾邑侯壯悔作。是時壯悔至揚入史公幕。而一時忠正公左右。意必名士如鄉。惜多不傳。嗣讀吳德旋先生聞見錄云。姚休那，有雋才卓識。何相國如寵。爲吳江周忠愍墓誌。爲世稱誦。出休那手。後入史忠正幕中。代史公爲檄文。亦多爲世所稱。有評貨殖傳。黃巢傳。刊行於世。因知忠正幕府。有姚休那先生者。考姚夢穀集。姚休那墓表云。先生爲白苓姚氏。明諸生。屈於塲屋。里中何文端延爲客。數年。適文端被召。先生見時不可爲。題臥猿圖以諷。文端遂稱病不赴。改革後。屏居田野。鬱邑悲傷。作忍死錄。以紀其家四世事。由是觀之。休那蓋有心人也。予按休那。原名士晉。後改名康。萬曆末諸生。崇禎中有以賢良方正薦者。辭不赴。史閣部延爲記室。旋歸里。不與揚州之難。所著有紅亭本草。籌績堂稿。宋史改本。太白劍詩文集。先生爲詩。獨出機杼。不襲三唐。古文辭縱橫奇肆。汪汪千頃。所慕效尤在弇州。故詩有弇州夢斷見吾衰之句。先生五言。清明後至弟墓云。地下今安否。人間竟有斯。更無天可問。只有死堪祈。急難懷兄弟。飄零感歲時。清明寒食事。自此或愆期。七言漁釣翁云。華髮蕭蕭雪滿頭。平生無計覓封侯。百花潭上三間屋。萬里橋西一釣舟。短笠輕衫烟雨曉。白蘋紅蓼海天秋。醉來嬾把羊裘著。怕有君王物色求。可想見其高致。又寄方爾止云。人事天心總亂絲。高陽猶自酒成池。醉中竟失雷驚耳。別後頻經火到眉。避世貧無三窟想。借君讀補七分詩。憑將此意留公案。倘似旗亭貰酒時。讀之兀奡之氣。猶覺濆薄紙上也。又金山即事云。秋風殘暑未全消。望裏烟波咫尺遙。北固山廻常帶郭。東來江闊更迎潮。千尋倒影樓臺動。一抹蒼烟叡浦搖。落日空廊涼吹滿。暫辭塵上對清宵。三四對屬精切變化。七絕題丁蘭廟云。秋風江上客衣單。天路何由借羽翰。一日三公無換理。憑將此意問丁蘭。詠古之作。先生獨具卓識矣。而隨園詩話。僅選先生閨怨一首。不足以見先生。故特採輯各家之說。述其生平。著於篇。

輪船上

王余杞

一

滿船上的人整天整天的談着兩開（開江和開縣）的事。

二

船到了萬縣。

到萬縣時天已黑盡，又沒點月光，於是滿天都佈散着星星，一晱一晱地，像白天太陽照臨時江邊灘上的沙金似的閃着光。其下是萬縣，城和更遠的山巒都隱沒在黑暗裏，但城中一片攢集着的燈火，緊密得和天空的星星一樣，所以也容易辨認得出來。

天上地下，一片漆黑，只到處都燦爛着數不盡的點點光影。在這光影中，有一團更整齊而鮮明的驀然從東邊山後轉過來，一組耀眼的光暈驕傲地移動着，這使得天上的星火和江邊的燈火都爲之失色。

嗚！…………

江邊立刻忙亂起來：划子像螢火虫般地駛出去，尾巴上各閃着一朵火，滿江裏亂蹿，因而滿江上都移動着燈火。看不清有多少小船和多少人羣，却喧嚣着一片人聲，人聲是爲了奮力，競爭等等而發出來的——每個人奮力不落人後，每個人競爭着最好的機會。

嗚！…………

那一團光暈漸漸緩慢了它的移動，這就已經能够看清楚籠罩在光暈下的實體，上自煙囱，下至貨艙，和腰間白鐵欄干外釘着的斗大兩個字：「蜀安」。

不等輪船停住，螢火虫般的划子便四下圍集了攏來，頭裏一個人撐起長竹竿，爭先恐後地把釘着鐵鈎的那一端勾着輪船的任何部分，任水流衝擊，任輪板撞碰，那怕是自己和自己的船幾乎就給撞翻過來也不肯鬆手。拚命地緊拖着竹竿，一把一把地使自己和輪船靠近。靠近了，一根繩子便甩過輪船邊上的欄干細柱。辱罵聲，怒吼聲，鐵鈎碰着輪船聲，划子撞着輪板聲，水波拍着船舷聲，輪船頭上的拋錨聲……混在一起，打破了剛才還十分平靜的江面空氣。

人聲混亂處輪船四周滿攢集着划子。

划子攢集處每隻划子上滿擠着人頭。

「肏你的祖宗的，擠你媽的㞗！」

「你敢罵老子？這河面上是你雜種包了的嗎，老子來不得！」

「媽㞗，老子要先上去吵！」

「灰孫子，老子會讓你！」

沒有退讓，只有向前；沒有謙虛，只有對抗；雖是在兩隻划子挨在一起時，彼此間仍然免不了幫助：那個落後了，這個會拉他一把；那個先爬上輪船，這個的繩子會由他拴在鐵柱上。然而奮力，競爭，彼此間並不停歇！

從內心表現到面容上的是緊張；從內心表現到身體上的是勇敢；從內心表現到姿態上的是瘋狂，從內心表現到喉嚨間的是高呼！……緊張，緊張！瘋狂，瘋狂！外加激蕩的喧聲，刺激得人人更加與奮。

但這只是每個小船上船頭船尾的人，其他却並不如此：高踞在輪船上的乘客們是不用說的了，在這樣狂熱的情勢中他們倒十分安閑，只要把行李交給茶房或者把艙門鎖上之後，就可以袖着手伏在欄干上看熱鬧。別人的緊張與瘋狂，在他們都深感興趣。「那隻划子差點兒翻了，」他們要笑樂着；「瘟豬，還不赶緊拉住繩子，」忽然又熱心起來。或者看見真有人手上或脚上剮掉一塊皮，鮮血淋漓着，則也不吝惜他們的同情，搖搖頭，報以一聲惋歎。

與奮的當然都是屬於小划子上的人。——連乘小划子來搭輪船的也在內。不管季候已是深秋，而又在晚間的江面上，但他們大都脫去了長袍，只穿着毛線衣或馬褂之類；兩隻袖管並且反捲起來，露出一段潔白的襯衣袖口。臉上容或出着汗，否則也糊着一層油，在汗與油之下閃着驚疑和慌促，這也許是因爲在他們心底還殘留着恐怖的原故。但雖是如此而他們倒依然能夠把握自己，使自己決不陷於昏亂以致有所疏失。他們隨時檢查着自己的一家，許可時也關切着和自己一家有關係的人，互相呼應着招呼行李，以敏捷的手段邁過比自己孱弱的而儘先爬上輪船，佔據着優越的艙位。末了又不憚煩地得將自己行李和家屬重新點過一次，小心地還怕在萬一之中有所丟失。這樣的精細，一看就明白他們是養成於平時，平日裏，收租放債都是非常精細的。

不幸，這精細現在又用在逃難中。

人羣像螞蟻一般的衆多，也像螞蟻一般地匆忙：沒有人會來幫助自己，一切只靠自己支撑。佔好了地方，盼咐女人和孩子們看守着，折轉身，向划子上搬來一件行李，頂在頭上；提起脚跟在人叢中鑽擠。大家都有行李，大家都急於搬上輪船，誰也不肯讓誰，結果是誰也搬擠不動。那怕弄得頭腦發暈，身上一陣陣直流着汗，困難與阻碍隨時都得碰着而隨時都沒法解決。

能夠和平解決時，嘴裏仍然離不了「對不起」；否則也會把咒駡來作抵抗的，便又有旁邊人出來解勸，鄭重地提醒着「這是在黎反」的話，又才把一場

糾紛便雙方在悻悻中結束。

大部分的人全都上了船，自官艙房艙統艙餐廳以至船頭艙尾和兩廊走道上完全擠滿，一步不能移動，移動也沒有插足之處，這時候，船上舊有的旅客覺得熱鬧已經看完，而要想去一隻買吃食的木船上吃碗「抄手麵」或「醪醩蛋」也不可能，偶然又記起自己的行李，就不能再在船邊上久立，各人回到各人原來的艙位，望着新來的那一批人。

那一批人，比較起來當然更顯得狼狽：一小塊地方全堆積着行李，自己便只好坐在一隻箱子上或依靠在網籃旁邊。鋪蓋捲即使打開了來，那也沒用，要想躺下怎麼也不能够，只有像狗一般地蜷屈着身子，拉開被條來蓋着一半腿脚。衣服和臉上的髒就不用提，女人們把白帕子來包着頭就像在「坐月子」。有的帶着自己的兒女，奶娃娃哭得叫人心煩，大一點的也鬧得叫人頭痛。只有會燒烟的一些人，把燈點起，他們自會走到另一境界而使得心氣和平的。

由相識而點頭，跟着便談起話來。因爲知道新來的一大批是爲什麼而來，原先的乘客正關心於兩開的情事，便不約而同地探詢着：

「到底那邊的情形怎麼樣呢？」

這一問，使得所有的新來者猛然記起這一段時間的經歷，那是當時還沒感到什麼，而今回想起來，乃驀然變成了一腔冤抑。驚惶，疲勞，羞辱，恐怖，冷，餓，悲哀，憤怒，一起都聚集在心頭，不由不向外傾瀉；但頭緒過於紛繁，委實又無從說起。急切間，倒使問者只得了幾聲歎息的回答。

這只不過一會兒工夫，跟着各人都能够像溫熟書似地源源本本吐露出來。各人有他自己的經歷，各人有他自己的見解，各人說各人的，而各人說話的方式都不一樣。於是又很容易把艙裏的空氣攪成鬧嚷嚷一片。

不過在嘈雜的人聲中，偶聽得由船外江上的夜風，天氣顯然漸漸地寒冷起來了。

三

夜風挾着江聲頂對着輪船的正面撲來，到底因爲船身不小，不免阻碍了風的威勢，便更咆哮着，萬馬奔騰般地齊向各部分鑽射。這首遭襲擊的便是門臨走廊的一帶房艙。

房艙中的一間，門一直是打開着，原因是艙裏各處都塞滿了行李，一個大網籃正橫互在門洞上，設法子把門板關過來；而走廊上又像裝沙丁魚罐頭似地重重叠叠擠滿了人，就想將門板做成半開半掩的形式也辦不到。

於是就只好眼睜睜地呆着讓冷風儘量向房裏灌。

房裏正中端坐個腦頭上蓋着皮褥子

的老人，老得叫人起敬的老人。頭頂光光的，他許毛髮大半變白而且脫落了，索性全都把牠剪個乾淨。但他長壽的表記，仍有那嘴上疏疏落落一叢白鬍子在昭示着，就那叢鬍鬚看來，說少也在七十以外。而兩眼依然炯炯有神，雖然那對眼眶跟兩頰是一樣地深深陷入。

他背靠着平釘在艙壁上作為放置茶杯茶壺之用的木板，臉却正對着門。從那里，他望得見滿天閃耀的繁星，望得見燈火漸稀的萬縣城市，望得見被風激蕩着的江流黯影。但他似乎並不注意牠們，只不過在那里望着而已。還像別有所屬地凝固不動，即使一陣冷風打在他臉上，也僅僅使他的身子微微顫抖一下，却立刻又鎮攝過來。

他有一大羣隨從，兩個二十多歲的孫子和七八個男女僕婦，但買到房艙票的却只有這老人自己一個。票是在城裏輪船公司買來，在買票時官艙已經被人估滿，而房艙也僅剩下一個舖位了。在平時，老人自己有了個身任師長的兒子，別說買幾個艙位的票，便是吩咐輪船公司專開一趟都是毫無問題的。但在此時，師長的隊伍已因被敵人繳械而受到「戴罪立功」的處分，聲威一倒，怕敵人進攻的事小，怕友軍乘機排擠的事大，不敢再肆招搖給別人以口實，老太爺就只好委屈一點，買票上船。沒有官艙，房艙也行；沒有多的，一個舖位也好。其餘兩個孫少爺和男女僕婦全買統艙票。統艙裏那里還有地方？就只有半途分開，各人尋找各人安身之所。除了兩位孫少爺，緊跟在老人身邊而外，把門外白鐵欄干做為自己軀體倚靠的地方，而陪着老人說話永不停嘴的就只有長工賴長興。

男僕們費盡了力氣，流着熱汗把行李搬到了老人艙裏，這里連立足之地也沒有，不能停留，委實也需要找塊地方來安置身子，便向老人以至於賴長興等招呼一聲，挺了挺腰再向人叢中擠去。

賴長興的兩片嘴唇老是閉不牢的，他仍然不斷地向老人和孫少爺敘述着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把由耳聞和眼見的連結在一起。也許因為他常愛說話，對於說話的技巧有着相當的訓練，儘管不免誇張，在誇張中叫聽者仍然抓得到那事實的真實部分。他敘述出共老二的形形色色，聽入了神會以為他在演說黃天霸，張飛，或者水滸上的一羣。水滸上有個一丈青，他說共老二也有許多女的。對照着他又描畫着二十三師和十八師的潰敗。表彰了自己向外逃奔時的機警，敏捷，勇敢之後，跟着也記着安慰老人，稱讚兩位孫少爺，連同伴們也一一提到：誇獎那個是好人，善意地嘲笑着那個逃難的窘狀；有時也把自己所不滿意的來痛快淋漓地咒罵一番，有時忽然又躭心着別人的種種問題來了。

跟隨老人一道的老媽子和丫頭們，上船時就分散開來被擠在角落裏，搬運行李，扶持老主人，她們都沒具有那樣的能力，一直等到劇烈的忙亂漸漸歸向安定，又才一顯一顯地去尋找她們的主子。一邊提防着身旁擁着人，一邊留心着邁腿，避免踩在船板上的人們的身上；一個個好不容易 才找到 那間房艙的門。

她們臉上戴着悲喜交集的神色問候着老人。

顏長與都搶先和她們招呼，源源本本地描述着老人上船的情形，在她們經不得冷風的襲擊和人羣的擁擠，又匆匆轉身走了之後，他又向老人把她們一一介紹一次，關於她們的身世和她們的性情等等。可惜這走道上不斷地有人走過，爲了隨時偏着身子避讓行人，或因爲行人的遮攔而把老人的身影在他眼前擋去，他便不得不更伸長了頸子，希冀從空隙中叫自己仍能給老人看到。這也不能時，他的敘述便只好暫時停頓，但只要行人一走開，他又繼續着了。

愛說話是他的特點，此外也就和別的漢子一樣。雖然在師長公館裏做工，但長在鄉下，依舊不曾脫掉鄉下人的習氣。四方臉，粗眉毛，黃眼珠，厚嘴唇，厚嘴唇裏兩排雪白的牙齒，（好像長的不是地方，所以叫人奇怪。）嚼得動鍋巴，啃得動包穀，滿肚子的包穀和鍋巴，長出一身好氣力，一担能挑二百斤，眞是個結實的身子！那怕冷風吹到身上時有點發抖，但他不在乎，風的威勢吹不閉他的嘴！

「張大娘呢 ， 上了船就沒看見她！」

而且還耽心着別人。他計算自己的一羣每個都來看望過老太爺了，還沒來的就只有那體面的老媽子張大娘，便半像掛念半像問詢似地偏着頭向着老人和兩位孫少爺。

老人始終不大言語。這是老人的特性，向來如此的。老人的家世原也不過是個小小的鄉紳，「耕讀傳家」的信條，在老人是最末一個繼承者。後來兒子入了軍隊，以至做到師長，一時顯赫的聲勢，也沒把老人因家教而養成的淡泊習性改變。既不引爲驕傲，也不曾跟着兒子到外面去享受後半世的榮華，仍是一身粗布衣服，早眠早起，整天勤勤做事。不僅爲了兒子身任師長，單憑自己的德行，也是叫遠近的人羣欽佩的。

老人成了那一方的典型，便有一番愛戴的心意和言語齊向老人投贈，老人接受着，從不多開口，一律地報以慈祥的一笑。

所以老人連做夢也不曾想到在風燭殘年還要離鄉背井！事實上是無可避免的；兒子正是現任軍官 ，兩個孫子在當地都有職務，恰是共老二的對頭，除

弄進走，一副老骨頭委實無法保全。於是兒子打電來懸出賞格，在男女僕婦的拱衛之下，連夜晚像保護珍貴的古董般地把他搬走。

第一次離開老家，第一次流出一滴老淚。

有多少人關切着老人，豈僅老人的子孫和僕婦？無意間同踏上蜀安輪船上。互相打聽又互相傳說，老人的艙門外立時繹絡着川流不息的賓客，慰問的語句毫不吝惜地向老人贈來。

老人只微微點着頭，且慇慇轉問着慰問者的好。

此外並不多說一句話。賴長與說了一番又一番，老人仍只點着頭，一多半時間還是呆望着。任是有許多熟面孔像做了一場夢之後又在這里看見，一下掠過去，也沒打斷他一直的沈默。賴長與提起張大娘，藹然也想到，便低低地應和着，

。

「是呀，沒看見她嗎！」

一說也就淡忘了，仍是那樣端坐着

慢慢地抬起眼光，開始檢查自己的行李。沒注意賴長與更向他說什麼，兩個孫子分坐在網籃的兩端在爭論着的事情也沒注意。只檢查着行李。——這其間眼光也曾落在兩邊的鋪位上：左邊下鋪上揚起一張陌生的面孔，在抽紙煙，穿着一身洋服係是個學生，他的眼睛隨時都在向自己打量，又像在諦聽自己一些人的談話。上鋪也睡着一個年青人，戴着近視眼鏡，就着電燈在看書，臉是偏向裏面的。右邊下鋪也先就有人，那人不知什麼時候蒙着頭睡覺了，被條外只露出一頸黑髮。右邊的上鋪便是老人的鋪位。上面全堆滿了大小箱子和鋪蓋捲。老人記起一件東西，一件重要的東西！一時沒看見，便揭開蓋在膝頭上的皮褥子，站起身來。

「老太爺，你老人家要啥子？」賴長與停頓了自己的叙述，半坐起身，喊。

兩個孫少爺也打斷了還沒解决的爭辯，胖的一個便去扶着老人：

「要啥子嘎，爺爺？——是不是找水烟袋？」

「菩薩！……菩薩！……」老人伸出手指，顫抖着，「菩薩！……」

烱烱的眼光仍然四下搜尋。

「在那里！」那第二個孫子，一個瘦長的少年，指點給他，「在擱茶壺的木板下面。」

「啊呀！快端起來，快端起來！」

他一面跟着少年的手指看去，一面嘰咕着。等着胖孫子把一個小竹筐捧起來了時，他便又：

「安在那里！安在那里！」

他叫把來放在擠滿了箱子的那張鋪位上。

「爺爺你不睡覺嗎？」二孫子反對着，「上面的東西還要搬下來哩，爺爺又把神主搬上去！」

捧着一筐子神主的那個便又望着爺爺。

「你安上去！」爺爺命令他。「那個敢把祖宗擱在脚下呀？不睡覺都使得！」

「對的，」一個尖銳的嗓子忽然響出，一聽聲音，都知道是師長太太的親信張大娘。老人又習慣地轉臉向着她，點點頭。

「對的，」張大娘接着，「爺爺的吩咐還錯了麼？」

張大娘的嗓子眞是響而且脆，尤其是那末了的一串「哈哈哈哈……」

但跟着又嘩天：

「天哪！老太爺，天哪天，你老人家那里受過這樣的罪嗎？挨千刀的共老二！」

末了一句是咬着嘴唇說的。張大娘的嘴唇也不薄，原因是她人不太瘦。

張大娘也愛說話，正和賴長興是一對，但品評起來他實不是她的對手：

「這下子阿彌陀佛，我也該放心哪！」她還比着手勢，伸着手掌拍胸口。「上了輪船就不怕：後天到重慶，再過幾天到成都，還怕他共老二！賴長興，你會服侍老太爺，你有功，你有功！上省去我保你的本，請太太把銀子賞給你！哈哈哈哈！……汽車呢，師長是不是開汽車下重慶來接？」

這些地方他就不如她：她說的話，又親切，又得體，誰聽到都舒服；他就不成，說滑了嘴常常叫別人截住。

他說：「共老二『冲殼子』：『給養在前方』，把前方的兵全沒放在眼裏」。

她便截住他：「共老二『冲殼子』，那個聽見的？賴長興，你親眼看見嗎？」

這麼一冷，就會叫他把興頭打斷；心裏雖直罵着「買麻屄」地不服氣，嘴裏却說不出一點道理來。愣住了，兩隻手就不知道該怎麼樣放才好。

而張大娘，不但沒有一句話會叫人抓住；單看她那一雙手的靈活，說着什麼比劃着什麼～一提「老太爺」，就總翹起大姆指；喊聲「阿彌陀佛」，兩個手掌便合了起來；要截住賴長興的話頭呢，先撇撇厚嘴唇，一隻肥手博浪鼓似地向他擺着。

賴長興不停閉的嘴也只好暫時停閉，停閉着倒抽冷氣。心裏發狠：「Ｘ媽的，將才老子還在躭心你呢，小娼婦婆娘！」

可惜張大娘不明白他的好心，反而又：

「哈哈哈哈！……老太爺，大孫少爺，二孫少爺，你們聽他的！」

老太爺仍自沒言語。二孫少爺却放下了臉來：

「賴長興的話一點不假，那個話他們一定是說過的，也不算『冲殼子』！兩個月的光景，他們檢了多少槍枝子彈去！事情不是玩笑的：一邊是只會欺負老百姓，揉水漩，靜等着別人去送死；一邊却是有計劃，有主意，拚命幹。你想想吧，該誰吃敗仗呢？」

賴長興第一個先高興了，有人來替他報仇。

張大娘可是滿身的不得勁。二孫少爺的話雖有些地方叫人不懂，但他的態度是很顯然的。這那里是一個少爺家應該說的話！明明知道他說得不對，却又不能駁倒他，他到底是少爺呀。胖臉上有點發紅，又有點發白。到底張大娘是聰明人，一下又有主意——。張開嘴正想分辯。

走廊上又擠過來幾個人，把她向外邊一推，她顛閃一下，幾乎摔倒，赶忙側着不瘦的身軀向外邊躲。話到嘴邊，又再吞下。

等人擠過去了，才站過來，靠着艙門，但那時已經聽着大孫少爺的話音。

這親親兩弟兄，除了眼睛鼻子間略有些相像處外，全不一樣，或者說性情，心意也不一樣；這是張大娘所深知的。儘管別人說二孫少爺精明强悍，但他終沒哥哥那樣地厚道，那樣的德行。哥哥才像是老太爺的孫子——尊敬老太爺，聽老太爺的話；才像是師長的兒子——够派頭，像一個公子。二孫少爺就不：連骨裏都帶着三分洋氣，連老太爺也沒把來放在眼裏，那里算是個「書香子弟」！

大孫少爺說話了，大孫少爺一定是贊成張大娘的，要不，聽他說的：

「……共老二要殺讀書人的話也是不假的嘍！爺爺就是讀書人！不過爺爺有什麽壞處呢？一生到老，勤儉持家，對人謙恭，處世和平，這有什麽錯？」

弟弟不開口。不是不開口，正在心裏說着，「這種人正是他們的對象，這種人是舊社會的維持者，幫忙的人，在優裕生活中成功一個舊社會的護符或者假面具，所發生的影響比爲非作惡還利害！」——但並沒說出來。

於是哥哥又緊逼着：

「啥子事人人都怕他們呢？」

「誰怕他們？」

「要不，啥事要逃難呢？」

「這只限於有錢的人！」

「啥事人人都說他們不好呢？」

「誰說他們不好？」

「報紙上。」

「話不能這麽講！」

「那麽你呢？你爲什麽也要跑？」

胖子顯得氣促了，越說越激忿起來，唾沫星子四下飛濺。

（未完）

穿過火線

——一個速寫——

威深

稻草刺着我的脖頸，一陣輕癢的感覺像是受了一羣螞蟻的圍攻……

這樣，我躺了約有一刻鐘，也許已經有一點鐘罷，記不清楚了；聽着空中的流彈從屋頂飛過，有時把屋頂的鉛板打穿，那聲音聽得格外清晰。

我從那條狹窄的弄堂走出來的時候，槍炮的響聲已經止住了，暗想着，再打起來恐怕要等到夜裏了。趁機會跑到公共租界去罷，也許在那裏可以找到一個什麼職業，我覺到，追迫我的不只炮火，却還有飢餓。「弄堂」呈現着敗落的樣子，好像這些樓房就要拆掉，住客們只好都搬走了；但從那些抛棄在當道的破衣物和洋鐵桶，碎裂了的瓶罐之類東西看來，又說明這些住客是倉惶地逃掉的，像是被逐，又像是失了火………

走到一個街道轉彎的地方，槍聲又響起來，突然地，密集得像雹雨；一個炮彈帶着殷紅的尾巴從陰暗的空中橫穿過來，我即刻命令自己，這回可要躲一躲了。

起初是蹲着，背靠着牆角；把那對外界感觸的全力都集中在耳朵上了，這會使眼睛發直，呼吸屏息，身體保持着殭硬般的靜止；簡直像在傾聽一種引人的歌曲了。這是怎樣的一個浩刦呀，我的心裏好像叫了出來。但，很奇異地，一種從未曾有的欣欣充塞了我，既是高興打，就來打一打罷。我的眼向前一伸，稻草在脚下滑了起來，順勢躺下了，後腦磕在凍結般的洋灰地上。

從附近的樓房頂上，響了一個砲彈的轟炸聲，有許多半磚和瓦片飛濺起來，聽不清的複雜的聲音攪在一起。

站起來，混身黏滿稻草的屑末。那個裝着一些零碎東西的小包，滾到牆脚去了，也黏滿了稻草末；裏邊的零碎東西是一套油漬斑斑的鐵匠穿的衣服，上衣的襟底有一簇被火星燒穿的洞眼，其中兩個最大的可以當眼鏡戴了。還有一些爲鐵工匠常用的小傢俱；現在，這些對於我有什麼用處呢，一點用處都沒有了，不過於必要時，它們只可以證明我是一個鐵匠罷了。我把小包從牆脚下拾起來，打落上面的草末，夾在胳肢窩下。

一隻手伸進褲袋裏摸了一下，錢沒有丟掉。我不禁笑了出來。從那汚舊的，半裝鐵板的窗子上，透露着稀薄的白光。屋裏顯得很陰暗，外面是黃昏。

這大約是一個什麼堆房罷，我想；

向門口走去。藉着從那寬大的，敞開的門口透進來的光亮，可以看見地上的碎玻璃片。

門口外邊，散亂着的稻草，碎玻璃片，半截瓶子，破裂的杯子，一些畸形的廢棄的玻璃器具，都好像帶着一種狠狽的神氣，被剛才那一陣轟炸，震得失掉常態了。

我跑到一個小規模的玻璃工廠來了。我認識出那一堆破碎了的赭色紅瓦，是用壞了的坩堝。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大堆半透明的雜色的玻璃原料。

在這個小工廠的柵欄口上，碰見了一個渾身烟黑的人。他正從一個小夾道裏跑出來，好像偷了東西似的，露着狠狽屈辱的樣子；他也許以為我就是玻璃工廠的看管人罷，望着我，不好意思地笑起來。他的半個臉和兩手上，也都是烟黑。走近了時，他低聲向我辯白道：

『鑽到烟囱裏去了。』

我明白他是故意誇大着說的；不禁笑出聲來。

他完全變成一個奇異的黑人了；礦工也不會這樣的。剛才那一陣突來的槍砲聲，好像把人都給從新改造了。

『砲彈掉在了啥地方？』

『不曉得』。我回答他，同時，兩個人的腦袋都抬起來望向天空。一抹藍天透露着像緊綳在空中的一條粗繩拖着那些凍結的濃密的雲塊，順着冬風的吹打，向遙遠的天涯奔馳過去；好像要把這個遠東的有名的大都市裏正在演變着的事件帶到全世界以及那些最偏僻的角落裏去。

我跟在他的後面走到街上去。他重新用審察的眼光望着我，一隻手打掃着身上的烟黑。

他是個矮小而單薄的人，一個勞動者；也許是常常在街上和馬路邊賣些什麼的小販，總之，現在必須要歇業了。

他漸漸隨便起來。

『北方人？』

我告訴他，我是。

『我是江北人，』

他沒等我問，就自己道出來了。

『跑到鍋爐間去了。』

他把渾身的烟黑指給我看，好像以為我還不曾注意到他那付怪樣子似的。

他的兩腿時常磕碰在一起，像一個咬架負了傷的癩狗。我默默地朝他望着，他突然辯解似地說：

『我的腿磕壞了。』

轉彎的時候，他回過頭來問我：

『你做啥生意？』

『鐵工廠』。

他隱進一個小路囊去了。

我從一個橫在凍結的髒水溝上的狹窄木橋上跨過去。天色已經淡黑了；在高高的遠處，空中的彩色電燈隱約着迷濛的輝光。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團團的

白色烟霧冒起來，旋而接連在一起，在那些被砲彈炸毀的樓房上，時而吐出一簇火焰，電線杆倒地，碎裂成木片，斷毀的電線爆炸着亮青的火花。

我沿着一條石子突露的小街道向西走去。荒涼而凄慘，冷風掃着那些關閉得緊緊的店門，小菜場變成一個空虛的砌墓，從裏面，一個頭髮散亂的寧波婦人踉蹌地跑出來，低聲罵着哭喊的孩子，——這個受驚的小動物突然在那婦人的懷抱裏哽住了，哭喊的聲音變成了無可如何的嘶啞，當那婦人抬手敲打一個水舖的門板時，孩子又大聲哭號起來。她把敲着門板的手停在中途，瞪着大而圓的眼睛望着我。

我從她的身邊走過去。更急促的打門聲和孩子的哭號在寂靜，淒冷，空虛而幽暗的街上響起來。

稀疎的路燈射着澌弱的光，我看見自己的影子迅速地在地上撲動。

火線在昨天就轉到火車站附近去了。我想，至少我也得繞到火車站西邊，才能通過去。現在已經是黑夜了，沒有路燈的地方，非常難走。

有幾次，停住脚步，探聽四周的動靜。

在轉向一條寬大的馬路時，兩個騎馬的中國兵急馳過來，那被突然勒住的馬搖晃着高仰的腦袋，後腿在堅硬的路上一滑，前掌砸下來，脆拔的響聲同鞍上的中國兵的喝喊同時迸出。他們聽到我那已經暗自預備妥當的答話，其中一個低低說了聲『中國人』，便一同飛似地跑開了。他們對我這樣的粗魯的信託，我不覺地笑出來，心中充滿着歡快。

每當有一條街道或一個開口可以望到遠處去的時候，我禁不住就停了脚步。夜是更濃了，凍裂的雲塊的夾縫中，透出一些模糊的星點，從那像卵石叢集的山坡一樣的中國馬路上，捲起了風浪，夾着塵沙和灰屑，敲打着那些緊閉了的門板。

不知在什麼地方，斷續地響起槍來，我站住，用力壓住自己的呼吸，風浪像一個苦於求偶的猪玀，不使我的耳朵安靜。

在一個被坍塌的樓房壓住了的街角處，有幾個黑灰色的人影，像抵不住風浪的吹打，枯葉一般紛紛地急速逃開了。

害怕什麼呢？槍聲麼？我不敢斷定，剛才那是否真的槍聲。——這在當時大約沒有人知道的，那穿過空虛的黑暗的風嘯的空間，像點燃的莽草的火花爆炸，斷斷續續響起來的槍聲，究竟是爲着什麼。這槍聲聽來一點不特別，連日的作戰已經漸漸使人們熟習了，雖然仍是繼續不斷地在一些人們心裏喚起恐怖，失望，和憤恨，在一些人們心理喚起

厭煩和疲勞，而又在別一些人們心裏喚起興奮和頑抗；但，這槍却是不該忘掉的，因爲它在那些聽來都是一樣單調一樣充滿死亡的恐怖和痛楚的呻吟的槍聲中，實在是一支奇異的歌，由這歌，可以聽出那鐵和血的激濺聲音，確言着一個無可翻改的歷史的眞實。——吐不平的××兵士被官長槍擊了。

那幾個黑灰的人影沉落到空虛的深淵似的街道裏去了；我的胸腔禁不住跳動起來，眞的又到了要打的時候麼？我覺得渾身的熱度增高了，額角和脊背像是浸出汗來。已經走過了很長的路。突然，覺得有些恐怖和焦急混在一起的心情，要趁着開火以前的短短時間中，從兩條火線當中穿過去的念頭，迫使着我；脚步比前更加快了。

在急驟的前行中，我用兩手護住了耳朵，遮着風聲，竭力聽取着，擔心槍聲是否又繼續響了起來。

坍塌的樓房像一個荒丘樣地蹲在街角上，冒着白色的煙霧，風掃着瓦礫和灰屑，嗞嗞地呼嘯着；有地方還起伏着火舌，舐着空虛和黑暗，顫慄着……

剛才有黑灰的人影晃動的地方，一個垂死的老人呻吟着。縮做一團，腦袋埋在泥皮和血汚裏，想要掙扎起來的力量一點沒有了。從一個閉得緊緊的里口，射過來一片淒冷的模糊的光洒在老人身上……

我沒有在半死的老人跟前停留，因爲一個人的慘死已經不像往常那樣吸引我的注意了，甚至於看成了當然的事情；一直向黑暗中快步走去，在背後遠遠的地方，有一個灰黑的人影槖槖地踏着石砌的便道疾走。

那像是壓在磚頭底下的耗子一樣的，老人的呻吟聲，深深的印在我的記憶裏，好像黏住了的油漬，無法揩拭下去了。

前面是空虛和黑暗；已經離火車路很近，我加速了步力，直衝那個方向走去。火車站的房屋和電線杆傾倒在地上，一個什麼樣的戰場啊！

像一個貓似地，在黑暗中，我走近了鐵道；突然從東邊傳來了碎裂的槍聲；我臥倒地上，猶如一個作戰的士兵；暫時停止了前行；槍聲止住了，又是一個風浪滾來；大約放槍的是那方的哨兵罷，也許又在打死什麼吐不平的人。

我到達公共租界約半點鐘後，火線上又劈劈拍拍響起來了。



時人彙誌

周作人

周作人，字豈明，別號知堂，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五年生，江南水師學堂管輪班及日本立教大學文科畢業，歷任浙江教育司省視學，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教員，國立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女子師範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私立燕京大學副教授，中法大學孔德學院教授，孔德學校中學部教員，現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教授，擅長散文，信筆寫來，別饒風趣，十餘年來，蜚聲文壇，爲學者所宗，所作散文集，如「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夜讀抄」，「談龍集」，「知堂文集」等，均極有名於時。

編輯後記

◉……知堂老人（周作人先生）早已答應給周報寫一篇關於日本的文章，「日本管窺」一文，在這期居然與讀者相見了。這篇文章非常重要，在認識上，在技術上都極端的好。慈祥愷悌，日本人士讀之，也應低回感慨。

◉……東明先生的「赤匪突破嘉陵之前後」一文，是一個實地參加戰役的綜合報告，有些是我們所不知道的眞相。

◉……「治康管見」的作者絳央尼馬先生，很明瞭康藏的情形，他這篇文章很有注意的價值。

◉……伯奮先生的「高考人員任用情形實錄」一文，揭出現政治的一個實際問題。

◉……張季鸞先生的「川黔游記」，准於下期周報發表。

（編者）